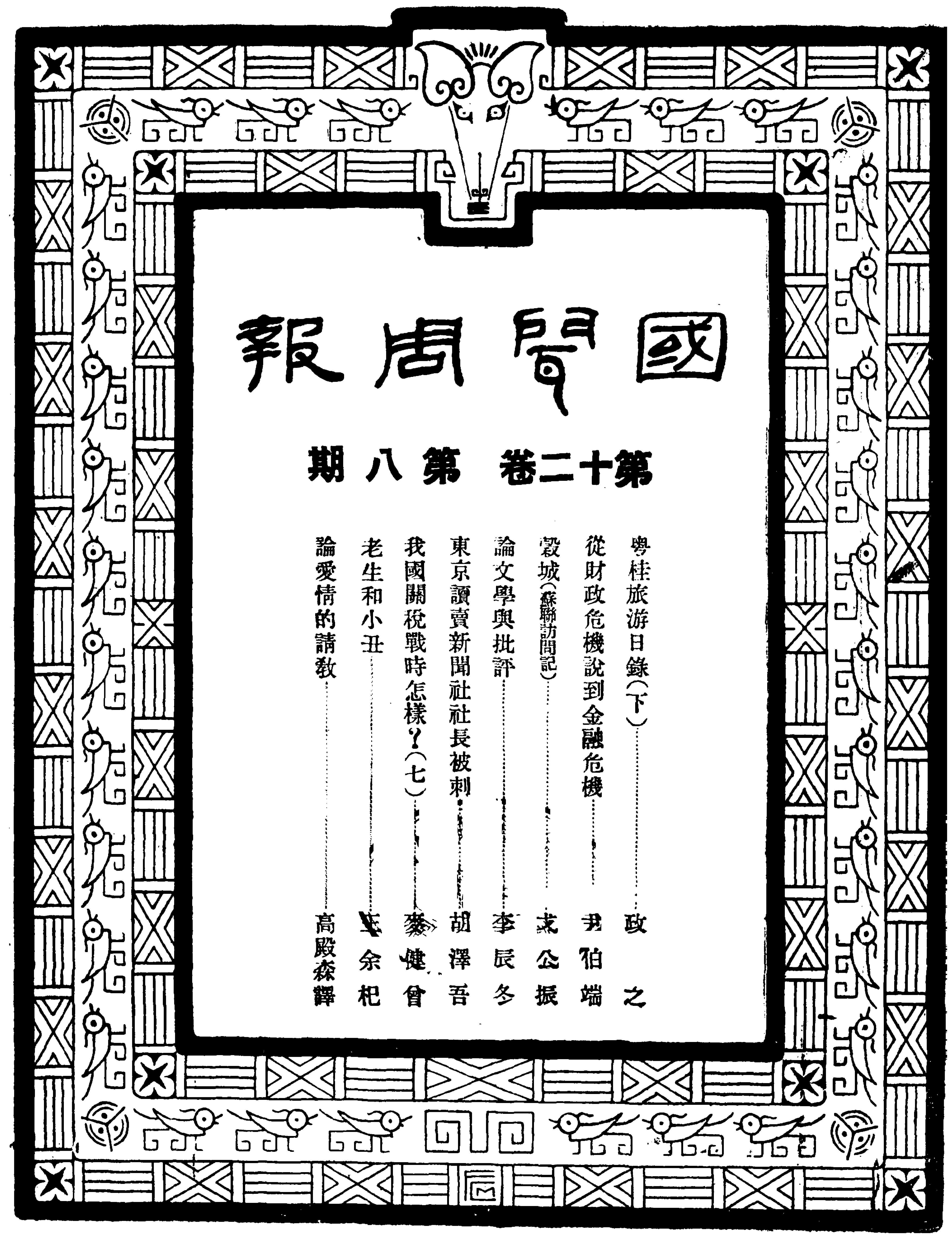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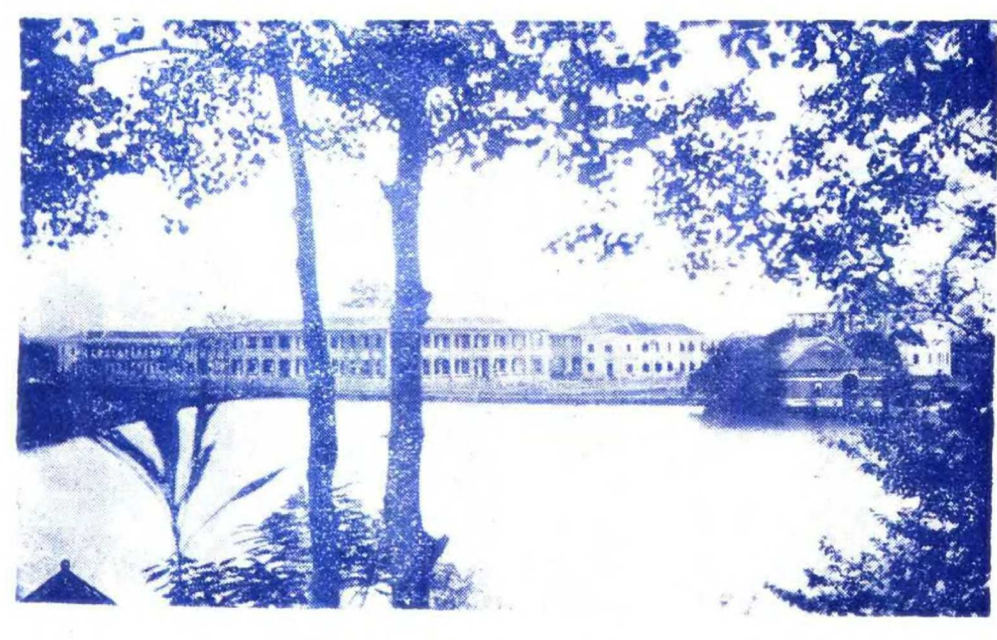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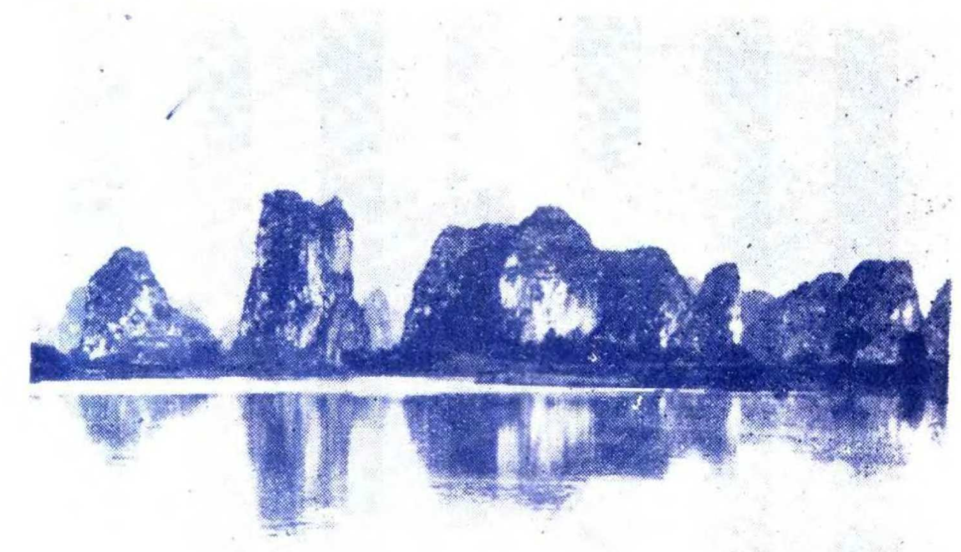
國聞周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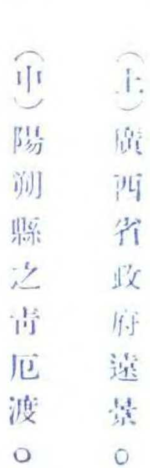
第十二卷 第八期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四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桂省風光







（上）廣西省政府遠景。

（中）陽朔縣之青厄渡。



（下）桂林之風洞山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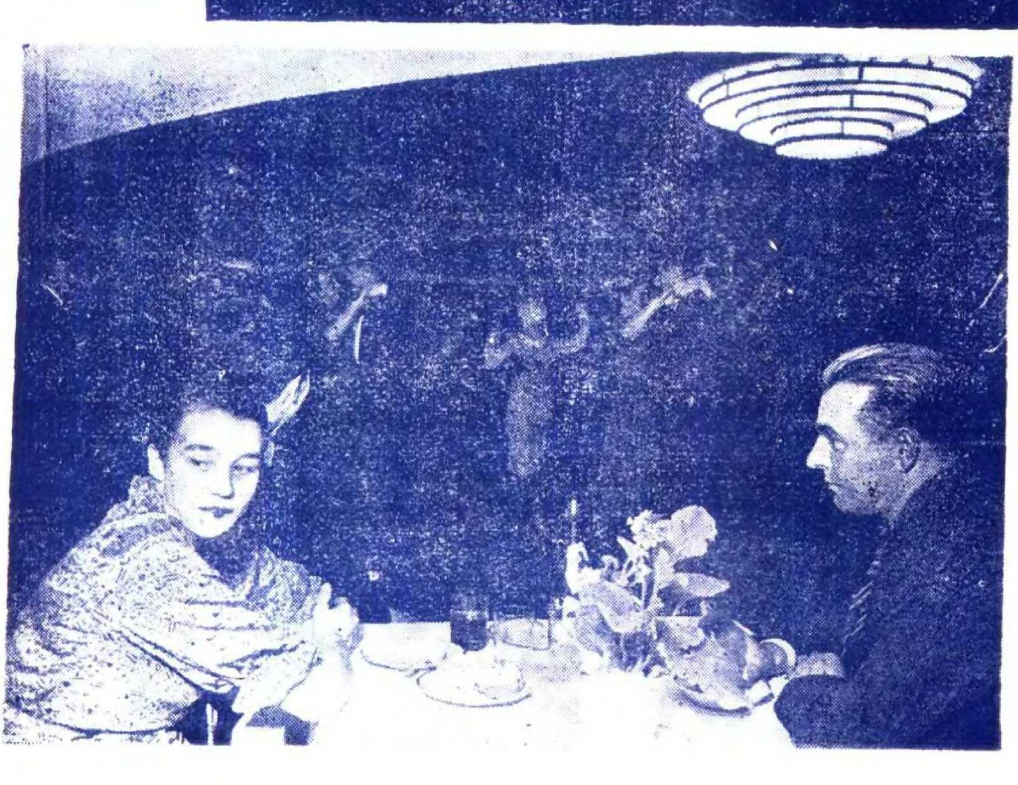
——參閱本期「粵桂旅游日錄」——

蘇聯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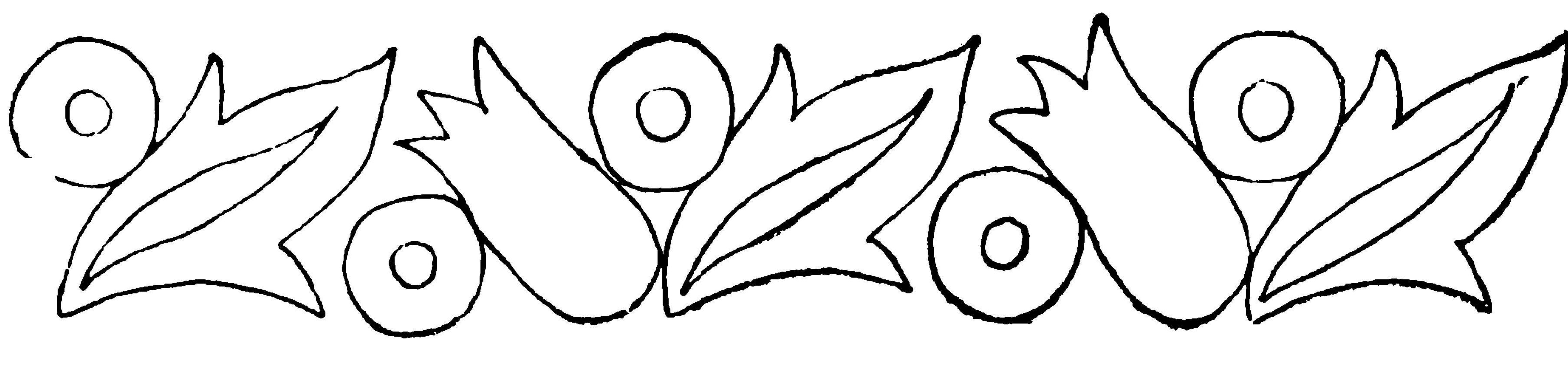
（上）蘇聯自今年元旦起取銷麵包票，麵包店之擁擠情形減少。



（中）莫斯科國家大戲院所設舞蹈專門學校表演教練技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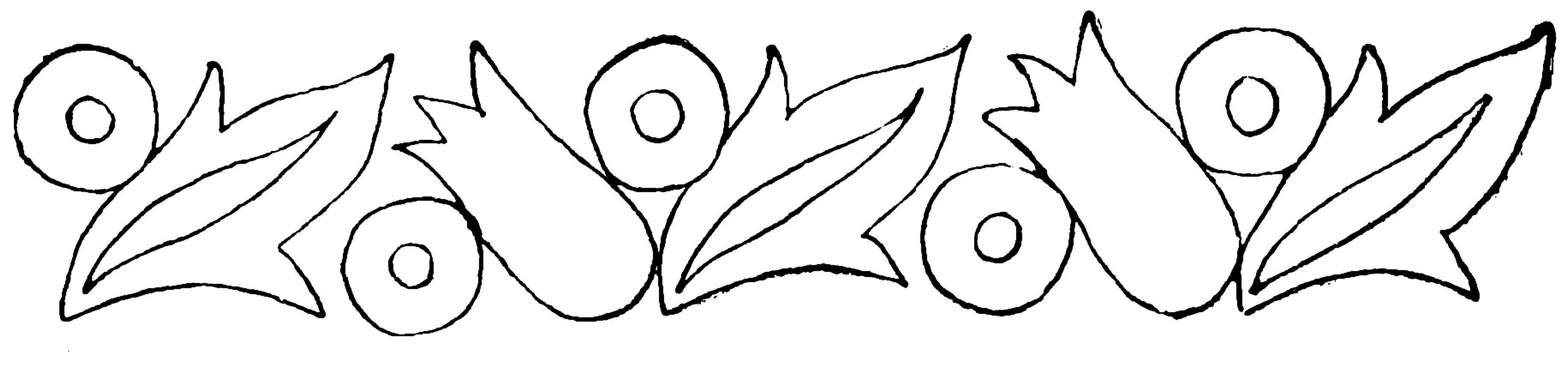
（下）蘇聯新開之Udarnik跳舞場，裝飾極爲新穎。

（戈公振寄贈）



國聞週報

第十二卷第八期目錄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四日出版



一周簡評

中日問題

本週因王寵惠博士之在日週旋，惹起全國以及全世界的注意。

王先生聲明是私人資格談話，不過當然應認爲負有政府的使命，但其使命非他，只是傳達我政府希望和平解決中日糾紛之誠意，同時要聽聽日政府的意見。

他在東京見的人不少，和外交陸海軍各政黨的領袖，都談過話。據廣田在日議會報告，王先生所談，有三個要點：（一）中日關係應以和平的外交工作，使之密切。（二）其外交，須爲和平對等之外交。（三）兩國民間，亦應使其融和。廣田並稱日方對此原則，亦表同感。其實我政府的態度，在上星期四汪院長在中政會發表的聲明，已說得十分詳盡，王氏在日所傳達者，不外乎此。

王先生現已離日本了，他在日所得印象如何，以及此後中日外交將如何發展？現尙不能深明底蘊。不過所可判斷的，王的工作，只係原則上的問題。許多具體話，並談不到，因爲他並未負有談判問題的使命。

日本軍部方面，最近有磯谷土肥原之來華，磯谷是參謀本部第二部部長，關係尤重。同時晉綏方面，近日日本軍官往遊歷者特多，尤其必到大同。雲崗名蹟吸收外資的力量比甚麼都大？

截至現在止，日本外交官與軍人向中國說的，以取締排日抗日爲第一義。華方立塲，則以解決政治糾紛，即解決東北問題爲一切合作或提携之前提。

國際間近日對遠東問題，注意較爲銳利，尤以英人爲甚。萊頓在美之言論行動，甚使得日本注目，所以廣田有一種諷刺的聲明。

中日空氣的好轉，是事實，但是還看不出解決糾紛的端緒，因爲日本第一個既定的政策，是拒談東北問題。

川陝軍事

剿共軍事的中心，漸移到川北陝南。

朱毛一股，現在還在川南奔竄着，但其實力已減損泰半，反而徐向前成了主要問題。徐的主力，現在比朱毛大，川北還殘留着一點，大部分在陝南及陝甘交界。

政府的軍事計畫，自無紀載或評斷的自由，所可紀的，中央現甚注重陝南，對於陝甘防務，已有整個籌畫，並且正在實施。

現在最可悲的，是地方糜爛，軍事上却已非重大問題。

經濟危機

由上海地產落價，金融梗塞，銀價增高諸點，暴露出來的經濟危機，在本週內增加嚴重。

其實舊曆年關以前，上海市場，就十分緊迫；年關勉渡以後，許多病象更發作出來。

上海地產的落價，原是自然趨勢，因為過去那樣高漲，本是投機的結果。依正軌而言，終須經過這樣危機的暴露，纔能恢復健全，所以原則上並不必悲觀。不過因白銀問題之相逼而來，金融本已不安，而因地產商失敗為發端，使得上海一般商場，幾乎週轉不靈，外國銀行又從而操縱之，這在目前，確成了嚴重迫切的問題。本週內另有一件激刺人心之事，是申新第七廠被匯豐拍賣。

總之這個經濟風潮，在最短期內，必須決定一個真正救濟的辦法，這辦法也不能說沒有，不過前提要金融界一致合作，同時要政府與商界合作。本週內，上海地方協會與銀錢業聯合討論想了些辦法，不過那些還不能叙作真正解決問題之用。

默觀大勢，在兩月內，應該有真正辦法出現，因為大家惟互救，才能自救，時勢的要求，逼得大家定要走向合作自救的一條路了。（一記者）

英德談判與歐局

歐局的展望，目前漸入蔗境。德國退盟以來造成的僵局，能否打開，將視下週西門柏林之行。倘使此行結果良好，那末裁軍談判，就可以遵循着一條新途徑而進行了。我們看目前英法當局態度的審慎周詳，預料前途是很有希望的。

英當局訪問俄波之說，亦引起國際若干注意。英俄二國的這種周旋，縱使沒有具體結果，而精神上的收穫，意義亦很重大。不過就歐局而言，現在問題的重心，要在西門與希忒拉二氏的會見。對於其他的晤談，我們亦不必存過分的期待。

此外本週奧總理舒斯尼格歷訪法英當局，也是很可注意的事。據官報，舒氏此次在巴黎，並未談及復辟問題，這聲明無疑的是為了恐怕引起小協約國的誤會，這問題不得小協約的諒解，是不能和平解決的。又舒氏抵倫敦以後，聲明無意向英借款，也有解除誤會的作用。按一九三一年歐洲金融風潮的起因，就是由於奧國銀行的破產，英國受其牽累，以致有放棄金本位之舉，所以此次奧揆赴英，對此點有所表示，亦是題中應有之義。觀察此次談判內容，大概仍以保障奧國獨立為主要目的，使英當局在英德會談之前，對此問題有更確定的觀念，作為與希忒拉會談時的根據。所以奧揆此行，也極饒意義。

義亞關係展望

義亞談判，迄無眉目，劃中立區的提議，現亦在停頓中。兩週來報紙上只見義大利動員的消息，戰事並未爆發，這種密雲不雨的局勢，原因究竟何在？我們比較義亞兩國的軍備，顯然有卵石之判，推測義大利尚未發動的原因，大概不外二端：（一）對內關係，義大利對本國的國防，須要考慮、對猶對德的防務，是否確有把握？戰時財政是否足以應付裕如？（二）對外關係，國際的形勢亦須考慮。法國態度現在雖然緘默，但是英國調停的努力，却也不能漠視。況且義大利是國聯重要會員之一，行動亦不能肆行無忌。所以在對於以上問題確有把握以前，他仍不能不觀望徘徊，縱使一旦有事，大概也不出於不宣而戰的一途吧。（歷樵）

粵桂旅游日錄（下）

政之

二月二日

午前六時即起，鈞任宿室適在余室對面，聞余起身，彼亦披衣而出，與吾話別，蓋余意歸途將取道湖南，不再轉至粵港也。時鍾主任已派人來送，忽忽遂與羅君握手道珍重，訂明年同游川滇黔之約而去。先至撫河邊登汽艇，溯大河上駛，逾一小時而後抵戎墟，天雨路滑，步行至汽車站登車。先是黃主席旭初先生聞余至，特派省府車送鈞任努生兩君至梧，即迎余晉省，乃先一日有總部車來自南寧，鍾君已為余留下，故今日仍乘該車行，總部交通處隨員周君同行任招待。在戎墟進早餐加汽油，九時半開行。十二時半抵容縣，其地多出顯達，今之黃紹雄葉琪諸氏，皆容籍也。過容縣，已見怪山，平地突起，奇拔詭峭。午後二時半抵鬱林，多平原。車路殊不惡，蓋路面雖欠整飭，路基則堅實，桂省多山，取石甚易故耳。大抵廣西汽車路多類此，緣公路發軔於黃紹雄主桂時代，當時祇求其四通八達，有路可走，不敢望精美。最近數年，省府苦於財政，道路局僅能隨時修補，無力作根本改造，以視湘贛兩省公路之平坦，誠所不逮。四時半抵貴縣，因天雨，遂停宿，距南寧尚有四百里也。

二月三日

午前七時起，登車開駛，九時抵賓陽縣，乃桂省之一大縣也。至縣屬蘆墟進餐，其地頗殷盛，出磁器，年來得省府補助，出產頗見改良，足供家庭使用，男婦肩挑負販到此批發者不少，乃桂省新興有望之一種工業也。由此前進，多在大山重疊中穿行，車路蜿蜒，翻山越嶺，或下臨絕壑，或上矚高峯，開山闢路之功，嘆觀止矣。過虎牢關，崑崙關，皆宋狄青大戰儂智高之地，眞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者。近年滇軍兩次攻桂，皆曾受創於此，車行其間，猶不禁驚悸。十一時半抵南寧，先到省道局，則省府方在按站電詢余之踪跡。至是駛赴樂羣社下榻，乃官辦之俱樂部，供膳宿如旅館然，有新式設備，起居安適，頓忘行役之苦。甫坐定，老友

季雨農來訪，謂連日數赴車站及飛機塲相迓，蓋未知余在梧州逗留兩宿也。比託侍者代電白健生先生黃旭初先生約時往謁，白黃兩君復以即來相見。少頃王吉占（恒）先生至，王君江西人，老國民黨，曾任衆議院議員，好學覃思，能文章，與李白諸公相處最久，與余爲十數年前故交。蓋民國十二三年間，民黨議員在國會中，處境艱危，有如孤臣孽子，獨余所辦國聞通信社表同情於王君之三五同志，時予後援，因甚相得。王君近年多病，不復任公職，聞余到，急見過，且於兩日之間，竟日盤桓，甚爲可感。旋白健生先生來，握手欣然，蓋自民國十八年平津一別，倏忽六載，回首前塵，同懷感慨。白君較昔豐腴，神采發揚，自謂宿疾已痊。方談話間，黃旭初先生至，灰衣皂履，無異士兵，靜默寡言而眞誠可掬。會邱毅吾先生亦至。邱君爲留美學生，素習政治，曾任東北大學教授，九一八事變前應北京大學之聘，長法學院，與余爲舊交，前歲受李德鄰之約，到粵任顧問，瀕行到津訪余，以出處見商，余力贊其行。現在桂任總部秘書處長，猶不脫書生氣象。後工商局楊綽庵先生相訪，楊君閩籍，與吾友黃秋岳先生諗習，秋岳在京聞余將游桂，飛函綽庵，特囑照料。余因於諸客星散後，偕楊君赴省府工商　參觀。該局與統計局同處辦公，兩局局長，皆由楊君領之。統計局專司調查，一切事業，皆以數字作根據，而依工商局之規劃，見諸事實，卷冊歷然，圖表整齊，所謂科學化的管理，庶幾近之。又偕楊君就近參觀商品陳列所，以土產與外省貨品，分類陳列，取便觀摩，其最大特色，爲桂省礦產標本，乃他省同類機關所不如者也。下午五時，黃主席邀宴於省府，得晤教育廳長雷沛鴻諸先生。飯後約季雨農君導往總部謁白健生先生，談一小時返樂羣社，時已晚間十時，沐浴後就寢。今日爲舊歷除夕，爆炸聲時斷時續，徹夜不止，足見內地新年情緒之濃。

二月四日

清晨大雨。八時起。吉占，毅吾，雨農諸君先後至。九時赴省府，途遇潘宜之先生，同道而行，潘君昨以病，致未及見。抵省府晤總務處長孫兆元先生，導觀合署辦公情形。廣西諸事從儉，惟省府建築頗堂皇，聞所費不下四十萬元。主席以次，午前八時即蒞署治事。府內有民財教三廳，另有經濟委員會，掌建設事。各廳占用辦公廳三四間不等，大抵廳長占一室，殊狹小，公事桌外，僅坐椅三五具。廳長室外爲秘書科長室，又其外爲科員辦事所在，桌椅排列如學校課堂，肅靜無譁。管理已軍事化，有值日官，雖在星期日亦有負責之人。各廳僅辦稿，收發文件，悉集中於省府總務處。

該處設有檔案處，以新法編號彙訂，類似圖書館辦法。又有保管物品處，專司省府內各廳公物之支銷。庶務僅司採辦，交由保管處領收後，會計方能憑條出賬！保管處純用新式簿記，鈎稽甚嚴，雖信紙信封，筆墨稿紙，亦列表備考，此等組織，直等於商業機關，求之政府，蓋絕未之有也。署內有圖書室，頗寬大，存書不少，用新法管理，每月利用圖書室情形，概有圖表公佈，亦政府機關所罕見者。參觀至十時半、至禮堂，參加總理紀念週，對總部及省府公務人員講演，由黃旭初先生主席介紹，題為『如何乃為現代式的公務員』，素非所習，聊以塞責而已。桂省甚重視此事，遇外省來賓至，輒作此講演之請。白健生先生謂之為『抽稅』。講演畢，時間尚早，乃偕王邱潘季諸君赴化學試驗所參觀，主持其事者乃清華大學化學教授李榮華先生，嘗專門研究軍事化學，該所係新建，儀器設備尚未完全，除受政府委託作特種研究外，並接受公衆請求，化驗各種物質，以礦物為最多，蓋桂省礦業前途頗有希望，如賀縣銀礦，其最著者。查賀縣銀礦，實有歷史價值，太平天國之洪秀全金田起義，端賴廣西豪傑之士為其主力，如石達開秦日綱輩皆賀縣人，所號召者即為銀礦工人。在前清時，曾耗費百萬元，屢開屢輟。

近又發見有金質在內，前日曾有人送所化驗云。因二月九日南寧將舉行防空演習，該所特製烟幕多桶，李君取出試演，一時烟霧蔽空，成績殊佳也。出試驗所後返樂羣社午餐小憩。午後二時偕王邱季三君參觀家畜保育所，由所長美人羅鐸博士說明一切，氏為獸醫專家，在菲律賓辦保育所多年，有聲國際。桂省因牛瘟為害農村最鉅，不惜重金，聘羅氏來辦保育事宜，將製造血清，普遍防療，預料其可為民衆造福。嗣參觀軍醫院，規模甚大，設備極新，外科為德籍醫生主治，軍用之外，兼收普通病家，聲譽甚著，王吉占先生多病，極信賴之。旋往省立印刷所一視，所長賴君彥儒，乃余同鄉，一部分鉛字，係在大公報所鑄，余至所時，得見本館寄到之最後一批鉛字，良用欣然。嗣往軍官學校一游，學生無多，規模殊小。後至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雷沛鴻先生已在彼久候。承雷君說明該院組織，並贈送書籍甚多，余最感興趣者為其自編之課本。又該院辦有中心區小學三所，限於時間，無暇往觀，惟觀院內道路之整潔，花草之美麗，據稱皆學生勞作之力，可見所謂『生活與教育打成一片，』與夫『教學做合一』之說，在廣西確在實驗中也。最後至省立中學視察，適值春假，學生歸里，無可觀者，遂即辭返旅舍。晚間應白健生先生之邀，赴總部宴會，餐罷，在其私宅觀剿共電影，舉凡桂邊殘破之情形，剿後民生之苦況，一一攝製，尊

於目視。又有共匪俘虜之光景，如潘宜之諸君之講演，給衣發糧之情況，並皆印在眼前，而匪衆囚首垢面之慘相，尤予人以深刻之印象，桂軍剿共之實況，亦賴以表現無遺。電影閱畢，已近十時，乃告辭歸樂羣社。

二月五日

午前七時起，雨農暨盧柏松先生先後到寓。盧君爲總部處長，歷年辦理民團，始終其事。余昨請於白副總司令，指定一熟習民團事務者，偕余視察，盧君此來，即係受此項任務者也。八時半與盧季兩君乘汽車赴武鳴，途中爲道桂省民團之歷史甚詳。查武鳴乃陸榮廷故鄉，陸主桂政時，爲便於往返計，既以省會從桂林移至南寧，更自南寧修一汽車路至武鳴，當時不過一種軍閥專恣自利之行逕，然此路實爲廣西最早之公路，迄今馳驅此道者，輒念及陸氏，可見畢竟建設事業足資久遠紀念也。十時半抵武鳴民團指揮部，乃舊日營房，顏曰南寧區民團指揮部，緣桂省民團分全省爲八區，集中訓練，每區所屬十數縣至七八縣不等，南寧區所屬十七縣，以武鳴地勢居中，故設指揮部於此。指揮官梁瀚嵩君出身軍旅，久治民團，勁健而細密，辦事極富熱誠。據稱本區所屬各縣，多有公路，年內可以完全開通，其村鄉公道，亦正在建造，係由民衆合作，故進展甚速。指揮部現辦之事

務有三：（一）訓練民團幹部大隊，共有六百餘人，皆從十七屬選送而來，中學畢業者占百分之九十八，現在職務非學校校長教員即各鄉村街之鄉村街長。入伍六個月，除出操外，並上課堂受課。（二）區內之中學畢業生集中受軍事訓練，現第一班已畢業，新班甫經召集，猶未到齊。（三）軍官眷屬工讀學校，有女生百數十人，皆區內各軍官團長以上之妻女，多到此入校工讀。略談之後，梁君偕余參觀部內情形，見一部學生方在出操，一部則在上課，有政治常識，經濟概論，自治法令，教育法令，農業常識，外交史要等等，悉爲切合實用之科目。院內花木茂盛，地上砌石成字，整潔異常，皆爲學生之工作。旋進午餐，縣長陳君亦來會，略談地方情形。餐畢再出參觀，學生炊事，並由自身輪值管理，汲水洗滌，概不假手外人。亦有小圖書室，羅列應用書籍圖冊，並有閱報處三四所，均備有大公報。部內附設苗圃，種樹植花，復爲課餘之作業。該部有地數十畝，正在闢路開塘，墾地培土，其間胼手胝足，荷鋤力作者，莫非幹部大隊之生徒，觀其耐勞茹苦之狀，絕不能想像其爲文弱書生，而吾人行經其地，一聲號令，立即舉行軍禮，整齊捷速，又大類訓練有素之士兵，『教育萬能』，至此不能不承認矣。旋至畜牧場，見有許多學生方在挑負泥土，助構作牆，爲狀愉快，出

乎自然。牧場有牛舍馬廐，豬圈雞屋，整理極有秩序，蓋諸生經此六個月之訓練，將為鄉村一切之良導師，由此可見廣西民團，不祇自衛作用，實欲與自治自給並冶於一爐，亦正合於蔣委員長教衛養合一之主旨也。時天方降雨，吾人心神興奮，雖步行泥濘中絕不介意。甫歸指揮部，值出操之一部學生整隊回部，步伐整齊，精神飽滿，令人見之，有莫可名言之欣慰。在部少憩後，登車往游靈水與起鳳山，梁君願偕往，俾便道視察農村實況。行十數里至夏黃村，村道平坦，不在省道之下，皆村民自造者也。村公所設在某姓祠堂內，外有廣場，建有木製高臺一，充民衆開會之用，亦可作為演戲之戲台。適昨晚由民團捕獲可疑之人兩名，即在臺前由民團人員審訊，村民圍觀者甚衆。入村公所則見本村戶口，地勢，學齡兒童之圖表，概貼壁上，一目瞭然，有教室三間，白日夜間，均有學生。公所側面有公共林及村有苗圃，整齊而修潔，此即桂省以民團推進自治自養之實物表現，殊值得注意，而村長招待之殷勤與村民對梁指揮官之親切，在在顯出樸質忠厚之風度，尤令人為之感動。出夏黃村又過一村，情形大致彷彿。少頃抵靈水，一泓清水，光可鑑人，掬而飲之，涼沁心脾。此地乃吾友季雨農所發見，捐資建數亭於山坡之上，憑欄下瞰，水流如注，采石鋪底，諸色斑爛，直是天然圖畫，更有無數游魚，小大不一，往復游泳，彌饒詩趣，靜坐移時，悠然遐想，俗念盡滌，足慰塵勞矣。少頃復往起鳳山，石洞天成，諸象畢具。山外有岩洞，其上顏曰讀書岩，洞內有磁製人象一，古貌長髯，危坐觀書，有蕭洒出塵概。據碑誌云，係黃錫袞先生避世讀書處。先生浙人，明季官於桂，嘗偕同志數十人赴桂林上書桂王圖恢復。聞肇慶破，桂王狩滇南，乃偕村之舉人黃爆，歸隱讀書於起鳳山云。其地夏季甚涼爽，梁指揮官等特建屋一楹於山麓，供游客憩息，預料春秋佳日，定必勝友如雲也。余因亟須晉省，不敢久留，至是與梁君稱謝握別，偕廬季兩君，逕返南甯，繞道往西鄉塘參觀徵兵入營後狀況。其地有徵兵千餘，行裝甫卸，尚待部勒，嬉憨跳躍，的是天真未鑿之鄉村青年，間有曾經入伍者見客至則矗立敬禮，態度自然，益令人嘆訓練之功效，誠有如響斯應之妙。歸抵旅舍，已見萬家燈火。正欲赴白黃兩公處辭行，而兩公已先來訪，毅吾吉古宜之諸君亦先後至，圍坐縱談，至十時方散，余欲由桂林赴全縣，視察共匪經過區域，然後過黃沙河取道湘南，轉漢口北旋，請於健生先生，希望得雨農同行，當承俞允，囑季君明晨與余偕行，送至湘境，上汽車為止云。

二月六日

午前七時起床，毅吾宜之諸先生來送別，八時偕雨農登省府包雇之商車啟程。仍經過廬城早發後轉趨柳州，沿途農

村亦殊整潔，公路則不如南寧梧州段，緣剿匪軍用過久，重載車最易使道路毀壞，加以連日天雨，地面泥沙，俱被衝刷，車駛碎石上，頗感動盪也。經過山嶺甚多，尤以將近柳州時之猺山爲大。下午四時半抵柳州站，見粵軍不少，蓋準備援黔者，軍紀風紀甚佳云。駛車游農林試驗場，規模宏大，步行其中，饒有野趣。最妙者紅梅牡丹秋桂夏菊，同時開放，芬香撲鼻，不但華北所無，江南亦無此景物。旋赴飛機場，欲參觀航空學校，因時逾五時，執事人員已散值，未得相當引導，略觀建築一週而去，以視廣州之航空司令部，不足觀矣。六時渡柳江，宿新柳江旅館，晚間縣長李振唐君來訪，談地方情形及桂省政界事甚詳。飯冒雨游街市，馬路殊寬闊，市面似正在振興中。

二月七日

午前七時起，偕雨農步行游柳侯公園，即柳宗元故祠也。園內略有水木之勝，祠中舊碑，泰半湮滅。有白蘭花樹一大株，高逾屋簷，乃余生平所未見。園內更有金錢豹，熊，狐，刺蝟之屬，皆捕自附近山中，送園展覽者。散步移時，渡江赴汽車站登車開駛。行至荔浦早餐，其地產金橘甘蔗山芋，碩大而香甘，蓋地甚膏腴，人復勤勞，故生產品特佳也。時天雨甚劇，雖沿途不少好山，而興趣銳減。離荔浦未幾抵陽朔。山水如畫，青翠迎人，尤以青厄渡之風景，美絕人寰，蓋其地羣山圍繞，諸象畢呈，如入倪家獅子林，怪石森羅，極妍盡態，而河水瀠洄，清明如鏡，山影倒立其中，與雲天相掩映，愈覺諸色紛披，窮於描畫。余特下車立雨中欣賞片刻，固恨天公多雨，造化弄人，然轉念雨中看山，別有奇致，或正不同於尋常色相也。過陽朔即至桂林，羣峰圍城，氣象特別。語云桂林山水甲天下，陽朔山水甲桂林，而青厄渡又陽朔風景之尤者，一朝看盡，寧不欣然？晚間本擬往訪第十五軍軍長夏威君，聞赴省，旋軍部參謀長張靖伯先生及縣長劉君來訪，張君皖之合肥人，名純義，曾爲楊化昭部團長，民十三上海齊盧之戰，守瀏河，最出力，中外知名，殊不料於此相見，握談極歡。客去方就寢，已十一時矣。

二月八日

午前七時起，劉縣長來，邀往游象鼻山及農場，又值大雨，忽忽停車一觀，隨赴軍官眷屬工讀學校參觀，規模較武鳴爲大，索得照片兩幀，以爲紀念。午後由縣府派科員曹山君引導，游祝聖寺，七星巖，虞山，伏波山等處。七星巖狀極宏大瑰麗，因天雨泥濘，洞內不便深入，僅在洞口領略奇趣。余憶往歲游瑞士諸山，亦曾觀覽許多山洞，從未見有如此偉大者，去歲游金華北山雙龍洞，視此殆遠遜之。伏波山

現爲軍醫院，求古碑不可得，殊爲悵惘。下午五時，張靖伯君代表夏軍長宴余於風洞山，景亦絕偉。席次談及湘桂間交通。據張君言，由黃沙河到洪橋，需三日路程。第一日由黃沙河至永州，計程一百里，第二日由永州至祁陽二塘，計九十里，第三日至洪橋計七十五里，由洪橋即可乘汽車到衡州，轉車赴長沙。但此三日旱道，實際里程較大，非轎夫努力，萬難赶到，而轎夫多染烟癖，極其刁頑，故行旅甚苦。張君近以剿匪聯絡故，曾取道此路，往返一次，知之甚諗，且謂天雨路滑，交通益增困難，勸余變更路程。歸而商之雨農，仍決明日先赴全縣，考察情形，再定行止，因剿匪出力之民團指揮官陳炳南君方在全縣相候，故必須往全一行也。

二月九日

今晨七時即起，八時開車，在大雨中向北疾駛，沿途地多平坦，樹木甚多，新造之林亦不少。九時頃抵大溶江，方欲過橋而橋爲大水衝壞，欲覓渡船亦不可得，詢之土人，謂須至車站電致縣署，令其備船，方可得渡。時雨勢益劇，恐徒耗時間，無濟於事。余私念如此情形，黃沙河一路勢不能走，計惟有折轉柳梧，仍趨粵港北旋，且慮雨大水漲，難免不遮斷交通，又不如從速遄行，避免山洪暴發。本此意旨，商之雨農，渠以爲然，亟命回車，先返桂林，再往柳州，途中數次渡河，皆視來時水漲，足見余所顧慮，初非杞憂，抵柳州車站，已下午八時半矣。黑夜在傾盆大雨中，馳逐於羣山萬壑之間，直與演電影無異，人固勞頓，事亦險絕矣。爲便於明晨趕行計，夜間投宿於車站飯店，房屋極壞而睡乃奇酣。

二月十日

晨四時即起，催促車夫開車，囑其務趕當晚到達戎墟，一面昨晚已由雨農電致梧州託鍾主任祖培派電輪相迓。車於黑暗中開駛，機聲與雨聲相應和，有時駛行水中，幾成車而舟者。到廬墟天甫大明，仍向前疾進，至鬱林方進餐，已十二時矣。沿途鄉村中鼓樂喧闐，羣兒舞獅爲戲，大有太平氣象。過鬱林後，車行益速，雨則時劇時止，將近梧州，天已深黑，孤車輾轉飛越於層巒峻嶺間，久久不到，令人急煞，至九時半達戎墟，辦公處已有副官在車站相候，隨登電輪，巡至大南酒店，已逾十時半。此兩日間，汽車疾行，約達三千里，非廣西之秩序佳良，斷不敢作此長途宵征之舉。余重謝兩司機人，尤謝吾友雨農，蓋非彼之精力，不能與吾共辛勞也。

二月十一日

午前十時偕雨農訪鍾主任於總部辦公處，知已爲余等訂

定艙位，詢西大馬校長梧關黃監督悉已赴粵。十二時登輪，人極擁擠。余初欲先赴香港　，定船後再赴廣州訪友辭行，乃詢之船役，知此船非十二日下午五時不能到港，計算上省時間，恐十三如有赴滬之船，勢將不及搭乘，爰又與雨農商定，今晚在三水下船，先赴省，後往港。十時小睡，二時即起，船於三時到，隨即下船，移至小艇，支頤假寐，至五時半登岸。

二月十二日

午前五時半登岸，水漲潮高，與去時情形大異，而暗中摸索，尤在在有墮水之懼。勉至車站，天甫微明，車六時二十分開行，九時半到石圍塘，渡江至新亞酒樓，將近十時矣。中國旅行社適在對門，趨詢港輪，知十三日午前六時有亞州皇后船開滬，欣慰之極，蓋如此恰合時間，三千里山路奔馳爲不虛矣。十二時訪李德隣先生於東山寓宅，面謝在桂招待之厚意，適馬君武先生亦在彼處，曷勝歡忭。一時半借李宅車訪羅鈞任先生，頗予渠以意外之感，稍談而別，返至旅舍。四時赴廣九站，鈞任來送，未幾開車，抵九龍已上燈矣。先將行李送船，仍偕雨農渡海至香港晚餐，旋赴亞洲酒店訪友，十一時返船，與雨農互道珍重並告謝意，渠下船而余就寢，粵桂之游，至此完畢。

（完）

杏山草堂詩話

曾嘯宇

桐城又有方諸。字墨卿。號勿菴。清嘉慶間歲貢生。著有嶺南集。詩情極佳。送春曲云。送春遠至珠江曲。芳草萋萋馬蹄綠。馬蹄隨意逐春風。花枝撲面珊瑚紅。蜂腰蝶翅掠花蕊。珊瑚墮落珠江水。珠江水清似若耶。珠孃顏色艷如花。春歸不知向何處。下馬且醉珠孃家。五絕，鬪笛云。雲上月行速。風停花睡酣。一聲折楊柳。回首望江南。七絕，如望湖亭云。孤亭百尺瞰蒼涼。楓葉紛紛落照黃。人自南來江自北。白波九道下潯陽。枕上作云，珠江北接曲江頭。子午潮來月倒流。兩岸紅棉舟一葉。夢中昨夜出番州。無題云，春江無定往來潮。燕子歸時郎尙遙。二十四橋明月滿。吳孃居處雨瀟瀟。此等麗句。置之唐人集中。不辨其爲牧之爲義山也。

從財政危機說到金融危機

尹伯端

今日中國之災禍，可謂極矣。然於外侮內亂之外，尚有一極嚴重之危機，而為多數人所不及察覺者，即財政金融之無辦法是已。一年來之當局，固已竭其智能，以謀補救，而事寔所昭示者，不獨無分毫改進之處，益且敗徵日露，險象環生。夫財政雖屬於經濟範圍，究與私人經濟關係密切，且中國之金融界，與國家財政又有牢不可破之連鎖關係，二者之中，一有不測，勢必急遽的影響於對方，何況今日二者皆陷於絕境乎？使無安全挽救之方，則影響所及吾人將來所感受之痛苦，當又遠勝一切。作者敢就最近之事寔，為簡略之敷陳，所冀國人，各抒偉見，以共圖挽救焉。

(一)財政上之危機

中國財政之無辦法，固不自今日始，過去姑勿論，即自十六年國民政府成立以來，每月收支不敷之數，恒在千萬左右。宋子文於十八——十九年之財政報告書中，謂『關於預算，收支不敷甚鉅，計十七年度，國庫短絀，數達八千萬元，十八年短絀數為一萬〇一百萬元，十九年度上半期，因軍費浩繁，不敷尤鉅，就借債一項而言，已達九千六百萬元……』就此寥寥數語，近年來之財政窘狀，已可見一般。宋氏應付此種困難之唯一政策，厥為公債，遂於三四年間造成十萬萬以上之內債最高額，使金融界與政府之關係，愈益深切，而國家債務費之負担，亦日漸增高，二者因之交受其困。孔繼宋掌度支，政府每月軍政費之支出不能較前少減，而金融界承受公債與貸款之能力，則已成强弩之末。益以美國之白銀政策，時時與政府及金融界以威脅，募債既不順利，遂不得不轉向於租稅之途。孔氏於就任時，宣布其財政方針，謂第一謀經濟建設，培養稅源；第二設法增加稅收，但以不傷人民元氣，不害經濟發展為原則，其言固扼要而中聽也。

就理而論，借債政策，雖能彌縫一時，然終於增加財政之困難，在國民方面徒使有產者投資公債，增加其不正當之利得，於國於民，兩無利益。歐戰時各國以公債收入，應付戰費，而穩健之財政家尚以為不當，況在我國，以公債充經常必要之支出乎？執是而論，則加稅政策，較為妥善，已不

待論。然在吾國，則有其特殊情形，中央稅制，向爲畸形之發展，幾全靠消費課稅，以維持國用。就中關鹽統三稅，爲其柱石，合佔全國稅收百分之八十七有奇。政府年來之加稅運動，亦競競焉注意此三稅，考其措施，已盡竭澤而漁之能事，究其結果，則稅率增而稅收反減，此種現象，適與當局政策以嚴重之打擊。去年十二月十七日財政部會計司長龐松升在該部紀念週報告，「謂去年七八九月稅收情況，均屬銳減，與二十二年同月比較，計關稅短收一千五百萬元，鹽稅短收九百萬元，統稅短收三百萬元，循此計算，二十三年度之差額，當在一萬萬元以上。本年尚有公債收入，故二十四年度收入，必然又比二十三年度更短，而公債本息之增加，在支出方面，又必然加多。」龐氏此言，雖經財部更正，然稅收之短少，亦承認爲事實。此種情形，近且日趨嚴重，大公報一月二十七日南京專電，「財政部因上年關稅，鹽稅，統稅均照定額短絀，亟須嚴密整頓，特令由各署切實整頓，從緝私及防止中飽，積極進行。」中國稅務行政之腐敗，固爲稅收短絀之一因，然非根本原因也，今舍本而逐末，可見當局之技已窮，而其效亦蓋可想見矣。

夫理財之道，要不外乎開源與節流，開源之效，在中國已如上述矣。論者每謂中國開源，其弊在不能另闢廣大之新稅，而僅就舊有之稅，作重重加征，宜其侵害稅本，而收入銳減，斯言誠屬有理。然今日另闢新稅，則有不可能之事寔在，一年前當局亦曾有舉辦所得遺產等稅之喧傳，旋又歸於沈寂，良以中國各省，在財政上尚未澈底的歸於統一，新辦新稅，其稅源如散漫於各地方者，在現狀之下，有不少之困難。且遺產所得等稅，非先對國民之財產與所得，有精確之調查不爲功，但在今日則財產登記，未能舉行，一切統計，復有名無寔，根本條件不備，課稅從何着手？退一步言，縱令此種條件皆具備，亦未必有多大效果可言，蓋國家稅收，無論爲直接稅或間接稅，皆課自國民之所得，須經濟繁榮，國民所得增加者，而後稅收可期暢旺。自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發生以來，各國人民所得，皆一律下降，以美國之殷富，在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二年之間，其國民所得，竟跌落百分之五十三，其他各國，莫不類似。故在恐慌期間，各國稅收入皆激減，而陷財政於困難。中國何國？今日何日？而謂國民尚有負担新稅之能力乎？新稅既不能設，舊稅又逐漸短絀，至是財政的危機，遂日益嚴重。吾友崔敬伯先生，在大公報發表「租稅政策的歧途」一文，頗致慨於中國財政之無出路，他在結論裏說，「現階段的中國租稅政策，究竟走那條路呢？爲社會目的吧，急於星火的開支怎麼辦？爲收入目的

吧，行將崩潰的經濟怎麼辦？都顧着吧，是否都能顧得到？總括的講，今日國民所遭逢的境遇，無處不是充滿荊棘的歧途，要認清目的，拿出蟄蛇在手，壯士斷腕之態度以赴之。」崔君此言，已足以說明租稅政策在目前不足以挽救危急矣。

開源既屬難能，祇有謀節流以資挹注。本來國家在經濟繁榮，稅收暢旺之日，始能適用財政上量出為入之原則。至若經濟恐慌，稅收短少，則本私經濟量入為出之原則，大事節省，亦為當然之事。故論者又頗怪我財政支出之浪費，尤以軍費之龐大，為指責之焦點。就事理而論，中國支出，不能謂無浪費，而龐大之軍費，致財政陷於困難，亦係事實所昭示，無庸諱言。但按之國內現狀，中央今日之各項支出，是否尚有節省可能？縱少有節省，又是否即能補救財政上之危機？此皆絕難信賴者也。查世界各國之預算，其支出之增加，已成一般之趨勢，而絕少例外。昔法財長Villele提出十萬萬佛郎之支出預算於國會時，議員中有訝其數目之鉅者，氏正色告之曰，「若當向此數致敬，嗣後恐不及再見之矣。」果然今日之法國預算，較之當時，其增加奚止倍蓰？歐戰而還，各國無不感財政之困難，又何嘗不想節流以資挹注，然而細檢其支出內容，又無不逐年增加，亦大勢所趨無可如何也。中國目前，外有強敵，內有共禍，各方嫌隙未泯，猶忌依然，此時而欲裁兵節餉，寧非痴人說夢？其次債務本息，乃根據契約，財政苟非破產，償還乃所必需。軍費債務兩項之支出，在實際上幾佔全支出百分之八十，二者既不可少，其餘殆可勿論，縱有縮減，亦屬杯水車薪矣。茲以二十三年度之預算言，收支各列九萬萬一千八百餘萬元。收入中關，鹽，統三稅，皆有增列，復列借款收入一萬萬數千萬元，以便收支雙方，在預算符合。今稅收既銳減，是收入已不盡可靠。在支出方面，則黨務國務等十三類費用，確加縮減，不獨原概算所新辦事業之支出，一律停止，即往日之經常費用，亦加削減。文化教育建設等費之支出，不過佔歲出百分之二而已，寧能再加緊縮乎？其次債務費一項，以契約關係，減縮甚難，二十年度之實支數為二六九，八四三，九二一元。二十三年之預算數列二五七，五三〇，二三一元，其勢已不能再有減削。最後軍費一項，為一般指摘之焦點，然以年來國內多故，軍事費用增變靡常，絕無減少之可能，二十三年度之原概算，列三〇七，七五〇，九一〇元，然有一萬三千三百餘萬元之臨時費未曾列入。修訂後經常費列二九三，〇一四，六〇〇元，臨時費列三九，九七六，三一〇元，且於文化教育費中列軍事教育費一千五百萬，於建設費中列軍事建設一千四百萬，在當局為避免軍費數目之增加，

已竭盡緊縮挪移之能事，然合計不過三千六百餘萬，較原概算所列經臨合計四萬四千餘萬元，尚相差八千餘萬元，將來實際上之支付，勢必超出，恐又非紙上數目字所能拘束也。

準是而論，中國財政收入，不獨未能增加，且逐漸減少，預算上之推算數目，絕無如願收得之可能。在支出方面，其預算數目，原已少列，而件件有超過限度之可慮，收入減少，支出增加，背道而馳之結果，財政遂愈不堪設想，而危機潛伏矣。究竟今日之理財方案應如何？謂支出應減乎，則減從何項着手？（總以實際能辦到者為限）謂收入應增乎，則開源之方法如何？今日之當局既感於支出之省無可省，復受加稅政策之着着失敗，居今日之局勢，凡屬國民俱有借箸代籌之責也。

（二）金融上之危機

中國金融界之組織與能力，向不完全，大權皆落於外國銀行之手，此殆由我外交，內政，經濟各方面之弱點所形成，其過不盡在金融界之本身。近百年來各國皆採用金本位，而我則以種種關係，一仍銀之舊，銀在他國，僅屬貨品，在我國則貨品而外，兼有本位幣之關係，故世界銀價之漲跌，我乃動受其不良影響，數年來我金融界之日趨脆弱，此其最大原因。其次中國自海通以還，關稅權操諸外人，益以內地之災禍頻仍，經濟落後，入超遂與年俱進，膏血因之外流。國民政府成立後，關稅權雖有一部分之收回，然其政策，則祗重財政上之收入，早置保護主義於不顧。去年七月，新關稅稅則之公布，以及火柴捲菸，棉紗之加稅，其祇顧收入，摧殘國產之劣點，大為暴露，因此外人在華商業，益發揮其侵略之作用，內地現金，流進都市，而逐次集中外國銀行之手。復次我國以社會不安之故，金融界不能得安全之放款，遂相率而向政府投資，從北京政府以迄今日之南京政府，銀行借款，早成驚人數目，其中為外人所不及知者，其數當復不少，至是政府財政上之危機，即是金融界本身之危機，而外籍銀行則以多年吸收我資金之關係，偶出餘資，對我銀行錢莊，作同業放款，乃得坐視操縱於一旁。

基於以上之三大原因，我金融界本已脆弱不堪，乃一年來復值美國購銀之狂潮，我金融貨幣之前途，其危機乃不堪設想。關於銀問題之經過，國人言之者甚多，作者亦曾有論列，於此不願再事嘵嘵。惟自銀協定以來，政府對銀問題，猶能以鎮靜態度出之。乃去年十月，白銀之外流日亟，銀行既露危機，政府從而受窘，及有十月十四日之倉猝決議，開征銀稅，未及經過立法程序，即電令各海關開征，其事之急，機之危，殆可想見。然課稅政策，作者早料其於事無濟，

果也其阻銀出口之效果，殆如曇花一現，銀旋復爲大量之流出。據去年十一月十六之哈瓦斯紐約電，中國政府征銀稅後，於一月內，仍有五百箱華銀運美，雖納銀稅，仍有利可圖。依海關發表數字，十月份流出白銀四千餘萬，較去年同月，則增五倍有餘。至十一月下旬，依美商部發表，運美白銀，我又居首位，滬上外行從前存銀佔百分之六十者，今則祇佔百分之三十而弱。至是我國遂逐次演成銀荒景象，依中行月刊之統計，課稅以來，上海存銀之低減，有如下表：

月份	華商銀行	外商銀行	共計
十月	三〇九，三九五	一〇一，四九六	四一〇，八九一
十一月	二九九，九二六	六二，七一三	三六二，六三九
十二月	二六四，三八八	五五，九八七	三二〇，三七五

白銀課出口稅後，不獨未能阻其出口，且有碍其進口，以進口而重出口時，又須納稅，或納稅而出口者，在勢遂不能重行運回，因此發生『白銀單程交通』之名詞，言有出而無進也。於是財部復有獎勵銀進口辦法之籌擬，現銀運回經登記後，出口不再納稅。此種辦法，殊不足以挽救頹勢，故去年年底滬市即銀謠奇熾，有謂政府將集中白銀，發行不兌換紙幣者，有謂將行減輕貨幣政策，實行通貨膨脹者，雖屬羌無故實，然亦言之成理。結果中樞要人發表談話，財政部發布闢謠令，後由中交等三行從香港購銀二千萬，維持市面，風潮乃暫告平息。顧此種辦法，祇能敷衍一時，絕不能維持於永久，故最近華盛頓電，依美國專家之觀察，中國之財政金融，將日趨惡劣，目前政府爲抵抗銀價，所採之自衛計劃，無一足以解決各問題者。據美商宣稱，在一月四日終止之一週中，白銀輸入美國之總量，爲二百六十四萬零五百零五金元。瞻顧前途，眞令人不寒而慄！

最近政府爲研究金融問題，有金融顧問委員會之籌設，依二月一日之北平晨報所載，復有人建議，減低貨幣成色，實行通貨膨脹。究竟白銀政策以如何爲妥善？減低幣值，是否可行？通貨膨脹及不免紙幣之發行，在將來是否可以避免？此不獨與國家財政一國經濟有關，即於每一個人無不有切身之利害關係也。

（三）兩者的連鎖關係

中國財政之無出路，與金融界之危機，均各到極嚴重之程度，且兩者之間，復有互爲因果，交受其弊的連鎖關係。從財政方面言，第一中央歷年之財政，均與銀行界發生極密切之借貸關係，過去姑勿論，即就去年一年言，在當局雖號稱放棄公債政策，而一年來銀行界之政治投資，據公表之數目，已達八千五百七十萬之鉅，其他秘密之借款，或亦在所不免。二者既有密切關係，則金融界之危機，政府必感受威

脅。同時財政陷於絕境，抑即銀行界之危機。第二中央之稅收，幾全為廣義的消費稅，就中關鹽統三稅佔歲入百分之八十以上，而關稅尤為大宗收入。假使金融問題無法解決，白銀外流，銀根日緊，行見物價日趨低落，工商愈見疲滯，政府稅收必感受不良影響，而日漸低減。依海關總稅務司署發表，去年入超約五萬萬，輸出輸入，均較上年大減，關稅收入之短絀，即基於此。同時鹽稅統稅之增稅而收入反減，亦無不基於銀根日緊工商疲滯之原因，是金融問題不解決，政府財政勢必毫無辦法也。反之從金融方面而論，第一銀行與政府既有極密切之債權債務關係，而此貸借資金之來，半來自人民之儲蓄，半由於工商界之備用資本Capital disponible，使國家財政，果長此無整理辦法，則不僅金融界有劇烈之騷動，即整個國民經濟，亦將陷於不了。第二照歐戰以來，各國在非常時期之理財手段，往往由征稅而公債，而通貨膨脹，而不兌換發行，如出一轍，決無例外，假使政府為財政的目的不幸而出此，其影響於金融界者，又可計量哉？

二者之危機及其交互關係，既如上述，究竟補救之方法如何，此為目前最重要而最難解決之問題。財政當局對二者固猶作個別之補救，對於財政者，如添辦新稅（交易稅）改良稅務行政，剔除中飽等，猶冀增加收入，以資挹注。在金融方面，則獎勵銀進口，並組金融顧問會，以研究改進方策。此外關心國計，注意金融之時賢，對此亦多有建議，惜以篇幅關係，不能一一為之介紹與批評。然以作者觀察，目前似尚無妥善之方案。政府當局，雖尚無採貨幣膨脹政策之意嚮，但時事推移，預測將來需要，輕微之通貨膨脹，或亦在所難免，猛劑雖可殺人，然良醫用之則癒病，不過今日之中國，良如一病人，能否受此猛劑則不可知，且主持者又不盡屬良醫耳。茲先就通貨膨脹，於我財政金融上之暫時良好影響及將來危機等，作一理論上之探討。

（四）通貨膨脹之作用與危機

中國目前，因當局之一再聲明，吾人相信至今尚無採行通貨膨脹之決心，然按之環境需要，則膨脹貨幣尚有暫時的相當利益。茲分別言之。

（一）財政上的需要　第一，依各國過去之經驗，凡值非常時期，而財政上無別種收入可圖者，莫不着眼於貨幣政策，以求盈利。中國財政既感困難，同時加稅政策又遭受意外之打擊，迫於急切之需，未嘗不可利用貨幣以謀收穫。屆時通貨量增加，則購買力低減，而物價騰貴，不啻向有貨幣財產者課稅，故貨幣政策實可以代替租稅，使人民納負担於不知不覺之中。縱不採不換紙幣政策，而行幣值貶價，其效

力亦復相同。甘末爾 Kemmerer 前爲中國籌畫「逐漸採行金本位制度」，謂減低幣值，鼓鑄銀孫之利益，約有六萬萬六千餘萬元，估計雖不確當，然而貶低幣值，於財政上固有相當之幫助也。

中國現負一切內外債，共達二十萬萬元左右，每年債務費之支出，除軍費外居首位。大凡負債較多之國家，於履行債務時，如採行通貨膨脹，必能減輕其負擔。蓋膨脹通貨，幣值必落，公債負担，實際上即消滅一部。德國在戰時所發行之公債，即由戰後紙幣之極度膨脹而歸於消滅，茲舉其公債負担，逐年減輕之數字於下，以作參考。

	德國長期與中期公債		
一九一四年三月末	四·八〇五·八 （百萬馬克）		
一九一八年三月末	仝　九二·三九六·四（百萬紙馬克）	等	三三·七四五·九（百萬紙馬克）
一九二二年三月末	仝　一六五·六六七·七（仝）	等	四〇三·八 （仝）
一九二三年三月末	仝　九九·五七三·四（仝）	等	一一·九二 （仝）
一九二三年九月末	仝　六〇·四六八 （仝）	等	〇·〇〇二六（仝）

從德國之經驗，可以證明通貨膨脹，於公債持有者不利，而於負債政府則大爲有利。中國當局雖相信無賴債之心，然幣值下落，而使公債負擔實際上輕減一部，亦財政上意外之收穫也。

（二）金融上之需要　近來因美國購銀關係，我貨幣之運出者不少，市面已感覺籌碼缺乏。中國爲用銀國而非產銀國，今以銀缺之故，必少送銀鑄幣者，自由鑄造既一時不克實行，而政府鼓鑄又感購銀之不易，則減低幣值，發行代表幣（名幣），其勢固順而易行也。

（三）經濟上之需要　通貨膨脹，可使物價上漲，不啻注入新購買力於國民經濟之中，能刺激生產，繁榮企業。且以自國貨幣下落之故，國內商品於國外市場之競爭能力加大，促進國際貿易。中國近年來即感現金缺乏，物價下落，工商疲滯，財政與金融交受其困，如通貨膨脹，則物價上漲，工商必有一度之繁榮。且幣值日落，則人民之儲蓄減少，消費增加，以消費稅爲唯一財源之中央財政，亦可得若干之補助也。馬寅初氏曾謂美國大減金元成分，旨在壓低匯價，以圖海外之傾銷，英日等國亦早採此策，中國爲自衛計，似亦有減低成分之必要。故爲經濟上着想，貶低幣值，又有其需要也。

基於以上之理由，故愚以爲通貨膨脹，在中國目前之環境下，實有一度實現之可能。不過中國是否能於短期內發行鉅額新幣，以供各地之用，尚屬問題，且以中國內政之不統一，幣制之複雜，連帶而來之問題亦不少。縱欲貶低幣值，

未必係短期所能作到。準情度勢，或者一面以財政之危急，一面以白銀之流空，自然地紙幣增發，終於不兌現，而成極度的通貨膨脹形式，亦未可知。吾人固極信當局及金融界不肯出此，以自陷於不利，然而環顧事實，又不能不作杞人之憂也。

發行不兌換紙幣，在開始時亦未嘗於財政金融無一時之便利，然其程度容易深化與惡化，結果必致物價暴漲，政府每歲支出，有劇烈之增加，而稅收將等於零，其勢非繼續增發紙幣，不至同歸於盡不止。德，波，匈，奧之覆轍，可為寒心。（德國戰後馬克之價值，為戰前價值一萬億分之一。波蘭為戰前一百八十萬分之一，奧大利為戰前一萬六千分之一，匈牙利為一萬七千分之一——見Hantons: Das goldproblem in Mitteleurope 1925）中國以衰落之國家尚能經此浩劫哉？愚以為貨幣貶價，如政府及金融界有充分之準備，未嘗不可一行，然必嚴守限度，否則將不堪設想。總之金融問題，應出以慎重態度，不妨與我有關之鄰國共商救濟之道。如美國目前之政策，勢必至中國之現銀流盡不止，鄰家失火，於彼亦未必有利也。至於財政方面，加稅既不可，添稅又不能，公債政策又到盡頭，其勢誠屬困難。目前救急之道，愚以為祇有商得外人之協助，就我現行捲烟，火柴等大宗消費物，改行財政獨占Monopole fiscal，或可有濟於財政之急需。惟茲事牽涉之範圍甚廣，獨占制度亦有種種之不同，非片言數語所能道其詳，暇當另為文論之。

丁玲將出洋

左翼作家丁玲女士，自經保釋後，即至杭養痾，每日在西子湖畔遊山玩水，聊以自遣，不暇仍從事讀書，經人勸告，已將作風轉變，不如曩昔之激烈，近聞丁女士以長此以往，終非上策，擬出洋考察，以求深造，業經有力者向中央說項，准予成全，並乞援助，聞已邀中央許可云。

穀城（蘇聯訪問記）

——國營農場和集體農場——

戈公振

讀了託爾斯泰和屠謹立夫的著述，看了莫斯科郊外的Ostankino，俄國大地主如何豪奢，和農人如何貧困，已可知道一個大概。

俄國佔有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而却是農產品輸入的國家，這是很可驚奇的。現在的情形如何，是不是已隨革命潮流而改善，最好拿事實來說明。

第一個五年計畫中，農業是佔着重要位置，但是所得的結果，成績遠不如工業，而且在家畜方面，遭着極嚴重的打擊，一時反顯着退化，這是無從掩飾的。不過在第二個五年計畫的開始，因爲天時順利，糧食的收穫，不但打破革命前後所有的紀錄，而且超過美國，（註一）一躍而爲世界上農產品最多的國家。所以俄人懽欣鼓舞，稱一九三三年爲農業年。今年世界各處都鬧着旱災，烏克蘭北高加索也如此，幸而瓦爾加一帶晴雨調勻，又兼農人有了兩三年的經驗，機械和組織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所以平均計算，收成不減於去年，因爲農業地位漸趨穩定，他們已決定自明年元旦起將所謂「麵包票」制度（註二）取消，以後各種糧食可以自由購買，這可以證明現在的蘇聯政府，不但有權力充分控制全國的工業，而且有權力，充分控制全國的農業。

（註一）一九一三年收穫爲八萬零一百萬公担（Centuer）一九二九年爲七萬一千七百四十萬公担，去年爲八萬九千八百萬公担，同年美國爲八萬九千二百萬公担。

（註二）所謂麵包票制度（Bread Card System），就是糧食憑証供給制度。所謂糧食，尚包括肉糖牛奶牛油麪粉蔬菜等等，不過麵包爲主要食品，所以簡稱爲麵包票。歐洲大戰時各國皆曾實行過。蘇聯在六年前（一九二八年），因爲農人尚未集體化，對於糧食毫無把握，爲保証工業給養，也採取糧食管理政策。凡是有正當職業的人，可以領取麵包票，一切日用食品，購買均有定額。譬如用力的工人，每日可購買白黑兩種麵包各四百格蘭姆，用腦的工人，和家主婦及兒童，減半，每公斤（Kilogram）定價白麵包爲一盧布二十戈比，黑麵包爲六十戈比。設若需要超過此項定額，那須去普通市場購買，定價要高起一倍，即白麵包每公斤三盧布五十戈比黑麵包二盧布現在如將此項限制取消，以後即不必到政府所指定的處所購買，但定價要增加十分之四，即每公斤白麵包爲二盧布，黑麵包爲一盧布。所以有正當職業的人，每月由政府津貼十五盧布，以資彌補。不

過其他日用食品，有連帶減價的趨勢，譬如糖以前自由購買每公斤爲十五盧布，現只七盧布五十戈比，設若將來一切定額供給制度都取消，人民生活自然會更有進步。

蘇聯本是天生的一個農業國家，但在五年計劃未實行以前，百分之九十七的土地，是用中世紀的方法耕種，耘土用木犁，割麥用鐮刀，打穀用連枷，而其他四分之三的工作，還是用手，所以農人勤勞終歲有時竟不獲溫飽。五年計劃的目的，是求自給自足，一方面振興工業，因需大宗原料，和向國外購買機器，一部份賴以農產品相交易，一方面充實國防，不得不多儲軍實，和集中都市的人，不能不養活，所以她的出路，非改造農業不可。這種大規模的試驗，可分兩種形式來說明。

（a）國營農場（State farm）俄文簡稱Sovhoz，譯爲蘇維埃經濟，從前或係一片荒土，或爲大地主所佔有，由政府直接管理，用最新方法和機械，來開闢和種植，按照土地的饒瘠，規定出產的數量，大約三分之二繳納政府，三分之一留爲該場自用，其組織完全與工廠無異，故可稱爲出產糧食的工廠。

（B）集體農場（Collective Farm） 俄文簡稱Kolhoz，直譯爲集合經濟。此中又可分爲三種形式，第一種是集合多人的土地同耕，收穫則各自爲各。第二種是進一步稱曰artel（普通譯爲勞動協社）不僅勞力合作，即農具磨坊牲畜和收穫亦無不合作，但個人之住宅及附帶之菜圃或花園以及少數家畜，如乳牛猪羊鷄鴨兎等，則仍歸私有。第三種是更進一步稱曰Commune（普通譯爲公社） 一切合作，無私人財產的保留。這些農場按照面積，除繳納正稅外，須以收成若干照官價賣給政府，餘下的，方可自由處分。設若利用政府所設的農業機械站，用新式方法耕種，那也要另行報酬。

此外又有和集體農場相對稱的所謂個體農場（Individual Farm） 就是頑固的農人不加入何種合作組織，保存舊有的形式，以自耕自食爲滿足，不過他們要負集體化農人的同等義務，而且納稅甚重，售賣剩餘產物要抽所得稅。如不履行計畫，被認爲消極抵抗，且要受嚴厲的責罰。

我國也是以農立國的，也是農產品輸入的國家，所以我對於蘇聯農業的改造，尤其是國營農場的建設，非常有興味。我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曾看過許多農場，但終覺得規模小，心猶以爲未足，所以決定去北高加索，一觀世界最大的農場。

由莫斯科去若斯妥夫（Rostov-on-Don），中間要經

過哈可夫，（Kharkov），那時哈可夫還是烏克蘭共和國的首都，而且是南俄的工業中心，有蘇聯的 st. Louis或 Birmingham之目，所以我在那邊曾停留了四天。

記得我抵哈可夫的那天，正值深秋，遊客衆多，連問了三個大旅館，才覓得一個小房間。幸而行李簡單，還不覺十分狼狽。政府和大商店，集中泰偉來夫（Tevelev）大街，我冒雨外出買了些紀念品和旅途用物，比較莫斯科，不但貨不充足而且定價也很高。如博物院和戲院，則因暑假休息，沒有機會鑒賞烏克蘭的藝術，眞是此行一件憾事。

第二日我去voks（對外文化社）訪問，並順便參觀該社所舉行的烏克蘭新建設展覽會，該社贈我一份烏克蘭五年計畫的成績圖表，並派女秘書領我去新區域遊覽，我們沿電車路線而行，並未坐車，途中見有不少立方體的新屋，高出於舊建築的當中，新區域則更氣象一新，尤其是那高凡十四層的工業大厦，將幾所大房屋，用天橋連貫成半圓形；而且表面高低凹凸不一，能面面充分吸收陽光，最能顯出新建築技術的特色。我們乘電梯到屋頂花園，向前面俯看，爲一長方式的廣場，直達烏克蘭黨部。當地每有羣衆集會，多在此舉行。向後面俯看，則爲鱗次櫛比的新住宅，有些已經竣工，有些尙在建築。在這所大厦內，共有八百五十三間辦事室，人民委員會，計劃委員會，財政委員會等六十餘個重要機關，都在內。中央則爲財政銀行和公共圖書館，規模宏大，在蘇聯是數一數二的。後又同去訪問若太（Ratau）通信社，和社長談了好久。該社每日和塔斯（Tass）通信社交換消息，供給各烏克蘭文報紙之用，在該共和國內也有一個通信網。

第三天和外客旅行社（Intourist）的翻譯去城南參觀，當地最大也是蘇聯大工廠之一的拖重機製造廠（ Kharkov Tractor Factory 簡稱K. T. Z.）。拖重機是農業上主要利器。蘇聯在五年計劃中，曾籌集巨欵，創辦此種工廠。除哈可夫一所於一九三一年成立外，在施大林格勒（Staningrad）及郤路賓斯開（Chely abinsk）又續設二所，這個工廠，占地六十公畝，（Hectare），分機件車輪配合三大部，日夜開工。據云每日可出拖重機一百三十三輛。工人共有一萬三千七百人，內女子占四分之一，又外國工程師一百七十三人，內捷克人占多數，所以去該廠不遠，建有所謂「社會城」，設備完美，堪稱爲南俄工人住宅區的模範。凡是稍有軍事常識的人都知道，能造拖重機的工廠，就能造唐克車和其他鐵甲車。所以這類工廠，不輕易許人參觀。據他們估計，這三所新設的拖重機廠，連同舊有的普鐵蘇夫（Putilov）工廠等，每年可共造拖重機九萬輛。

這次南俄之遊，本準備和顏大使同行，臨時因爲車票難買，他却先去基塢（Kiev）。這是烏克蘭的新首都，風景優美，爲蘇聯最有歷史的古城。

第四日我們在哈可夫又會面了，同去參觀猶太人集體農場和流浪兒童敎養所。但是顏氏有事牽絆，當晚就回莫斯科，我仍繼續南下去若斯妥夫，又復分道揚鑣。

若斯妥夫是北高加索的大城，因爲濱臨頓河，土地肥沃，物產豐饒，又兼輪軌交錯，運輸便利，遂成了蘇聯農業的中心。我到那地的時候，旅館也人滿爲患，後由外客旅行社，介紹到一個舊式旅館內住，其實這個旅館，高據小丘，面臨頓河，波光帆影，皆在眼下。旅館執事，雖然不諳英語，而招待却極慇懃，每飯必來爲我選菜，無不豐滿可口。飯廳內也有音樂隊，不時吹奏。其中有一瞽人，兩目失明，四肢屈曲，外貌很不雅，但拉得一手好風琴，抑揚疾徐，無不如意，聽衆皆擊掌不已。至今我腦中猶留一印象。後來我又經過若斯妥夫兩次，都是住在這個旅館。此地日間較長，天氣亦較暖，晚飯後，至當地最繁盛的安格爾大街散步。一端爲公園和列寧廣場，一端爲市政府和金融信託各機關。路旁有飲料店和鮮花亭極多，皆佈置雅潔。來往的人衣服也整齊。男人有穿絲織高加索上衣的。次早我去菜場遊覽，且買到鄉下人自製的麵包，精美爲那時莫斯科所無有。這可以證明若斯妥夫是很富庶。

若斯妥夫附近的農場，最大的要推佳鋼（Gigant），國營農場，面積計有十八萬五千公畝。比美國最大的農場還要超過三四倍。其次是載羅（Zerno）國營農場，面積計有十一萬公畝。佳鋼農場去城太遠，一日不能來回，而且載羅農場，是由留美學生管理，設備最爲完美。所以我同意外客旅行社的建議，却去參觀後一農場。

第三天清晨，和旅行社的女翻譯，乘汽車出城，放眼都是平原，彷彿在碧海中行走。路是天然的，頗有些顚簸。中間經過許多小村落，見農人所住高加索式的木屋，雖然『采椽不刮』，不過窗沿總刻有花紋，有些塗以綠漆，倒也于樸素中顯出美麗。行了一點多鐘，在一個合作社牛奶農場的花圃內暫息。這個農場，從前也是荒地，兩年前才開闢的。農場主任領我去看牛欄猪圈各部份，設備甚爲新穎。其中新建的取乳間，裝有新發明的機械，一個人可管二十五條牛，而且可以防火，只須將某機件轉動，牛能自己走出。像這樣規模的牛奶農場，在若斯妥夫共有四處。余等旋繼續前進，在火傘高張風沙刮面之下，又走了一點多鐘，越過一座小橋，才遠遠看見有許多立方體的房屋，出現于地平線上。知道載

羅農場已快到了，這使我回想起經過蘇彝士河順道遊覽開羅，有同樣的情形，就是從浩浩無垠的平沙中，湧出一座巍莪璀燦的城市。

走入農場中心以後，已經汗流遍體，塵積滿面，乃先至旅館第二號洗面嗽口，並飲了一兩杯涼水。此時另有一旅行社的男翻譯，係專在此農村招待遊客的，接替領我到各處參觀。

載羅農場是一九二九年開闢的，分為九個區域，現有工人連家屬共八千餘人。中央一區名載羅城，佈置尤為周備。其中房屋是學校化驗所俱樂部戲院等為一組，在戲院的外面有一所廣場，中央有座高台，這是羣衆聚會的所在。機械場機器修理廠磚坊等為一組，相去不遠的是升降塔，晒場倉庫油池等。住宅，麵包廠，公共食堂，合作社，郵電局，洗衣作，寄兒所，幼稚園等，另為一組。相去不遠的是醫院。這些房屋一律粉成白色，最偉大的是學校，最高的是升降塔。其間有馬路；有人行道，道旁都是樹木和花圃。是先有計畫而後建築的。最高建設費，據云達一千二百萬盧布。

那時學校計有學生五百餘人，全是農家子弟，其中十分之六是學徒，四分之一是女子，他們都是半工半讀，而且工重于讀，有二年畢業的，有四年畢業的，後面的一種有資格可以當工程師和機械師，他們不但不繳學費，每月還領一百三十五盧布的津貼。如在田中工作成績優良的，那津貼還比較多。教法注重實用，照我所看的順序：第一是機器室將各種農具集合一處陳列，使人一見即能辨識；第二是機件配合室，此在樓上樓下各有一所，講解用影片帮助，即如何將零星機件配合成大而複雜的機器；第三是電氣試驗室；第四是重力試驗室。各教室內都懸有圖表和照片，表示各種機件的質地和如何才會損壞。走廊則排列許多新舊農具，以供參考。此外又有許多化驗室，和照像室，為學生各別研究之用。

化驗所和學校毗連，工作最有價值，有研究土壤的，有研究種籽的，有研究害虫的，有研究麵粉的。

看那陳列有序的標本，好似一所小博物院。現在全國從事於此種農業科學的不下九千人。最高的學府，是列寧農學研究院，（all Union Lenin Agricultural Academy）。

機器修理廠是一個小規模的鐵工廠，任何機件均可自己修理和添配；磚坊是將麥從屋頂注入篩中，去泥屑，分成許多種類，裝成麻袋；升降塔是將麥從地窖中用皮帶引至頂端，經過秤重以後，分由六個管子注入火車。據云每五分鐘可裝一車，此車與幹線相連，隨時運去城內。塔內光線甚暗，灰塵甚大，我走出的時候，喉管覺得很難受。

機械場是露天的，據云有拖重機二百十架，複合機（Combine）二百六十四架，播種機一百二十架，撈穀機四十架，耘土機八百二十五架，和其他附屬機件，排列得很整齊。我曾聽許多人說過，俄人不知愛護機器，以致容易損壞，或不能充分利用，用過以後，又不知妥為收藏，以致再用時必須修理。像此處機器也任他日晒雨淋，可証明前此評隲是一個事實。除了農具以外，還有飛機四架，汽車四輛，和載重汽車二百十一輛，專供運輸之用。

工人住宅全是Apartment 式，房間因人口多寡而分配，傢俱及電燈電話煤氣管自來水等都有，只被褥桌布窗簾等要自備；我曾參觀了三家，一家住的是新婚夫婦，陳設最為華美，一家是兩個未嫁的女子同住，很簡單而清潔，一家是有小孩的，那就比較無秩序。另外又有許多獨立的小洋房，只可住一家或兩家，是為工程師教員和高級職員而特建的。每家都可視自己餘力的多寡，領取公地若干，留為自己種菜栽花和飼養家禽之用。

寄兒所有兩處，都是從上午八時開到下午三時。農忙的時候，提早二小時。一處收兩個月到四歲的小孩。一處收四歲到七歲的小孩。平時每日有五六十個小孩送去，農忙時常增加至一倍。醫院在農場內也算一個大建築，備有病床五十六架，有九個醫生和許多看護婦常駐。

看到此處，已經夕陽西下，乃回至旅館稍息，並至食堂吃了些點心。我遊興未闌，乃再乘汽車循着田中大道至一個分區參觀。這個分區也自成一個村落，不過沒有中央區那樣規模大，可是我的汽車走了半點多鐘只繞了一區的邊界，此時才想起飛機在農場內，並不是裝飾品，在農忙的時候，常要利用牠視察整個農場，有時機器在田中損壞，或是工人在田中受傷，添配零件和索取醫藥，惟有飛機才能救急。據云有些新開闢的土地用飛機散布種籽，也有相當的成功。

每個分區的面積，大的約一萬六千公畝，常雇的工人約一百三十人，臨時的約七十餘人；小的約八千六百公畝，常雇的工人約七十五人，臨時的約六十餘人，工資每日最低是三盧布半，（註三）能運用機械的可增加至一倍。工程師農業專家和醫生可增加至三四倍，而且他們全體的住宅子女教育和醫藥完全免費，到公共食堂進餐，每人只需八十五戈比，所以生活非常寬裕。

（註三）盧布合國際市價，以現在購買力說，每盧布約合我國大洋一角。

每個農場的管理，由場長負全責，佐以副場長，政治部主任，機械師農業專家等人。每個分區也有一個主任，八千餘的工人，半數是在田中工作，其中分成若干隊，每隊有一

個隊長率領，農忙的時候，又分成若干班，或在上午，或在下午。在工人缺少的時候，工廠內的工人，常下鄉去帮忙。在秋收以後，農場的工人也有由工會介紹到城內去工作的。各區之間，設有電話網，可以互通消息，爲全場精神上連繫的，又有自己印刷的報紙，名曰『拖重機』，每日可銷一千六百份。

栽羅農場的出產，麥占一半，玉米向日葵等占百分之十二，蔬菜和草料占百分之九。其餘還養着七百匹牛，二十七匹馬，二千八百隻羊，九百隻猪，和一千八百隻鷄，這可以說是附產。據云今年（一九三三）收成甚好每公畝平均可收穫十一公擔。

那時已過農忙時期，有些工作未能看見，而且那位男翻譯知識也不夠，很使我失望。後來在莫斯科遇見該場的場長，才解決了許多疑問。回抵若斯妥夫已經夜午，因爲進城要穿過頓河，適有海船進口，已將橋面移開，旅館近在對岸，可望而不可即，一車的人只好挨着餓等待。幸而一位農場搭客，帶有西瓜和麵包，乃取出來供大家暫時果腹。他們在這百無聊賴中，告我十三年前，這橋頭曾有劇烈的戰爭，結果是紅軍把但立金（Denikin）部趕跑了。因白軍中堅被摧毀，而南俄遂勢如破竹而下。敘述當時兩軍對峙的情形，尚歷歷如繪，不覺爲之忘倦。

第四天上午又去看一所農具製造廠（Rostov Agricultural Machinery Plant，簡稱 Rosselmash） 這在薩若妥夫，（Saratov Combine Plant簡稱 S. K.）和栽坡如磯，（Zaporjie Communar Combine Plant）也各有一所，專造複合機和其他輔助農具，規模也很大。當日下午，我仍繼續南行去巴枯（Baky）。

在這個大規模的國營農場以外，我再介紹一個小規模的國營農場，以資比較。

茹普樹（Ropsha）國營農場，在列寧格勒城外，面積約三千五百公畝，係俄皇尼古拉斯第二養花的處所，革命後改爲農業學校試驗場。到一九三〇年才加以擴充，改種蔬菜。蔬菜以番薯菜花白菜黃瓜洋葱胡蘿蔔爲大宗，每日平均須出產蔬菜一萬公斤左右，供城內市場的需要。以前的煖房現即利用爲苗圃，不過還不敷用，又添造許多玻璃窗，平蓋在地面上，其下即種植菜秧，比煖房還要便利，因爲玻璃窗每扇各自獨立，啓閉和修繕都容易。此外還有種種附產，如水菓，如蜂蜜，如鮮花，如鹹菜，地面和時序均要充分利用。

這個菜圃常雇的工人約有三百名，三分之一是女子，而場長也是女子。去年牠和另一菜圃比賽，還得過政府的獎

金。工資照時間計算，農忙時也添雇臨時工人，場內備有拖重機和耘土機各二輛，和馬二十七匹。每年支出約二十五萬盧布，收入約四十萬盧布。

為工人設備的有食堂寢室俱樂部和醫院；如彼等子女設備的有寄兒所幼稚園和小學。大食堂最為壯麗，係舊有建築所改，堂前有廣場，為羣衆集合之所。那日適有附近的集體農場借該處點驗農具，馬匹，所以地面上弄得非常齷齪。場外又有小湖，佳樹環繞，清幽可喜。在列寧格勒我又參觀過褒努斯（Bernois）村的合作社，牛奶農場，從前也是一個富人的別墅。同一地方由個人片時享受變為公衆謀利益，其價值就大不相同了。

國營農場有種穀類的，有種蔬菜瓜果的，有種工業原料的，有種草料並飼養牲畜的，因其性質的不同，有直屬於中央政府之農業人民委員會，國營農場人民委員會及食物供給人民委員會的，有直屬於地方政府的。一方面為農場樹一模範，一方面為農業造就人材。而其最大優點，在國家有調劑的全權，可以就所需要種植。不像他國私有的大農場，惟利是圖，走向自相傾軋的一條路。

現在我要一講集體農場的制度，這種農場因地理風俗的不同，不像國營農場那樣整齊劃一（註四）姑舉我在莫斯科零美集塢村（amenjevo）所看的賈里寧集體農場做一個例。此村面積約一百二十八公畝，戶口計一百十二家，男女五百九十八，馬九匹及農具若干，成立至今不過五年，因為靠近城市的關係，大半是種蔬菜，和城內合作社訂約，每日供給黃瓜四千條，洋葱二千公斤，花生三十公斤，胡蘿蔔三千公斤，和做Salad的生菜三百公斤，每隔十日供給番薯六千公斤，白菜二千公斤，所得代價一部份為現金，一部份為農具，一部份為機製日用品，如衣帽鞋襪傢俱之類。

加入集體農場的可分為三類：（a）沒有農具或牲畜，（b）有少數農具或牲畜，（c）有多數農具或牲畜，加上勞力，再以工作日計算，普通男子每年可得二百七十五至三百工作日；女子可得二百五十工作日，每一工作日平均可得三盧布的現金，和十二公斤的蔬菜，平時工作和休息的時間和工廠一樣，不過農忙的時候，常要做到十小時，在冬季工作稀少的時候，可外出尋覓臨時工作。場內事務公推五個委員和兩個候補委員主持，只有一個管理員和兩個助手可免在田中工作。

（未完）

論文學與批評

李辰冬

文學是文字的意象的表現。意象是什麽？意象是我們在實際生活裏所遇到的事物的回憶，而這種回憶能在我們的腦裏有一種顯明的形象的，謂之意象。一切好的文學作品，沒不給我們一種顯然和深刻的意象。所以一位作家愈能把某種意象表現得愈顯亮而給我們的印象愈深刻，則其在藝術上的價值也愈高。我們所以說意象的產生是由於對實際事物的回憶的，因為我們正在欣賞一處自然美或正在經驗一段人生可歌可泣的事，那時是不會有什麼意象的，意象是得痛定思痛之時纔能產生的。然而意象的來源，不一定都由作者親身的經驗，但總以經驗為基礎。如果一位作者的經驗愈多，則其意象必愈豐富；而且即令是未曾親身經驗過的事物，可以用已往的經驗判定他的是非，造出恰恰合於實際的意象。例如王昌齡和班婕妤，一個是唐朝的男子，另一個是漢朝的女子，然王昌齡以已往自己對於「奉帚」「金殿」「團扇」「玉顏」「寒鴉」「日影」等的認識，而創造了一首為班婕妤怨的意象長信怨：「奉帚平明金殿開，暫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再如三國演義的作者並非是兵家，水滸傳的作者並非是強盜，但是他們對於兵術，戰略，風俗和人情知道得太清楚了，於是他們可以由空中樓閣裏造一部兵家或強盜的書。還有法國遊歷小說家綠蒂，他根本就沒到過依斯浪特，然以自己對海，漁夫，船上生活等的認識，寫了一部傑作「依斯浪特的漁夫。」其實大多的藝術作品，都以引起我們的意象為目的，繪畫，雕刻，建築固然可以引起意象，即令溯之於耳的音樂，聽了後往往也是引起一種顯明的意象，像李東川的名句「黃雲蕭條白日暗」，月照城頭烏半飛」，「長風吹林雨墮瓦，」都是聽過音樂後所引起的。他們所不同的，就是表現意象時用的工具，繪畫用色彩或線條，雕刻用金石，建築用木石，音樂用聲音，文學用的是文字。不過，意象並不是實際事物的再現，而是實際事物的回憶，經過作家的修正，增減，裝飾後的東西，然愈能顯不出其人造性，則此作家的藝術造詣愈高遠。

其次，我們要討論的是藝術家與我們普通人不同的地方

在那裏，以及他所見到的事物，是否和我們所見到的一樣。以克羅契的意思，「畫家之所以爲畫家，就因他能觀澈別人所只能感着只能瞥見却不能觀澈的東西。我們以爲自己是能殼看見微笑的，但實際上，我們只有一個依稀恍惚的微笑的印象，我們並不能像畫家用了工夫之後，覺察到微笑所由構成的一切特徵，而畫家因能發現這些，所以能把他們留在畫幅上。」這話說的很對，但講法似乎有點兒籠統，神秘，不深刻，沒進一步講出所以然我們所見的微笑是依稀恍惚，而藝術家所見的是微笑的特徵的緣故。這裏有引伸的必要。

我們認爲藝術家與我們心理上的根本區別，就是前者感覺性强烈，而後者比較薄弱。在我們周圍往往遇到一些人，他們的注意力特別强烈，感覺力特別敏銳，我們看來是平凡無奇的小事，可是他們就要像紅樓夢裏所描寫的秦可卿，「不拘聽見什麼話兒，都要忖量個三日五夜纔算，」而認爲是值得思索的大事。如果說藝術家是先天的，那末，就是指這善感而言。他們所看到的事物，也是我們所看到的，不過他們的感覺力强，於是他們在社會裏所感受的也較多，所以他們的靈魂也愈複雜。複雜到我們難以了解，難以解釋的時候，就覺得他們是神秘不可測度。倘若我們追究一下他們表現的材料的原來，就知道一點也不神秘。達文西要是在街上遇到一

位頭臉特別的人，他能跟他一天，注意地審視，回到家裏好像這個人還在他的面前，很快地把印象畫到紙上。一天，他想畫一幅鄉下人的笑容，於是他撿選幾位自己滿意的鄉下人，和他們非常要好，請他們吃大餐。他坐到他們的跟前，說些最愚鈍最滑稽的言談使他們放聲大笑，他好藉這機會去注意地觀察他們各種笑的姿勢，等他們走後把他們的笑容表現到畫上。然而他還要經過許多次的修改，增減，纔到滿意的地方。藝術家之所以能表現微笑的特徵，因爲他把所有微笑的特別筋肉活動都聚攏到這裏來了，而我們所注意的僅僅是一二種微笑的特徵罷了。有些美學家以爲藝術之源是先天的，而非經驗的，整個的，而非東取一膝西取一臂相湊而成的。這種論調，實是似是而非，其所以錯誤的緣故，因爲不深知作家生活的關係。當他搜集材料的時候，很可能地是東取一膝西取一臂，不過表現時的意象得是整個的。他們只注意到產生後的作品，而沒想作品未生前的情形。再者，凡是偉大的作家，在實際生活經相當閱歷後從事創作的時候，只要在他的腦子裏尋找材料就夠了，像巴兒扎克說的，他有他的養魚池，他有他的涼廚。曹雪芹是到「舉家食粥酒常賒」的地步，纔「秦淮殘夢憶繁華」而寫出紅樓夢。法國小說家普魯士蒂是在他的病房裏，雖說孤寂得很，然正是這時候

纔找到了他的「時光」。巴兒扎克到晚年所處的並非是實在的宇宙，而是他自己所創造，但他以爲他的宇宙比實在的宇宙還要實在。普通一般美學家所注意的，只是偉大作家產生作品時的晚年生活，所以覺得神秘，覺得他們天生就是這樣。

現在再回到文學是文字的意象的表現一個題目上。有人說文學所引起我們的不僅是意象，應當還有情感。情感比較是熱烈的，而意象比較是冷靜的，所以意象不能代表整個的文學。其實要詳加分析，就知道沒一種意象不是情感的，沒一種情感不是用意象來表現的。情感絕不是空洞的東西，比如你想表現苦悶的情緒，並不是呼幾聲「苦悶呀苦悶」，或寫一篇苦悶的原因，就可辦得到。你得在實際人生或自然境界裏找一種苦悶的象徵，用顯明的意象表現出來。例如李易安的「聲慢慢」是表現苦悶心情的一首名作，但如果她只寫了「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一句，而沒有「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切切。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從字音，從氣候，從酒與風，從飛雁，從落花，從黃昏後細雨滴到梧桐上等等苦悶的象徵來烘托，絕對引不起我們苦悶的情緒的。所以一位作家要想表現一種情感的時候，他得由實際社會或自然界裏找出可以與這種情感發生直接聯想的事物來作一個顯明的象徵。這些象徵得與這種情感的聯想關係愈直接愈妙。而且象徵愈多，給我們的印象愈深刻。自然是不變的，變的是人類的情緒，所以每種意象，都是由於一種特樣的情緒把自然事物的新組合。由此，我們可以分清一部作品的成熟與否：不成熟的作品，總是喜歡用些熱烈的，空洞的字眼來表現情感！成熟的作品則以實際事物作爲象徵來表現。曹子建受了他哥哥的壓迫，然他不直講，而以「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意象來象徵，所以令我們讀着津津有味。不但「不平」的情感畢露，但還給我們留一種深刻的印象。一件藝術作品所以能令我們百讀不厭的，就因爲他給我們的印象總是不消滅，再由這印象引起重讀的趣味。等他給我們的印象消滅的時候，那我們對他的趣味也就完了。沒有一部作品說是不能引起我們一種顯明的意象而能令我們再讀的。小泉八雲說的規定一部作品的好壞，可以拿他能讓我們讀的次數多寡來決定，讀的次數愈多，那部作品在藝術上的價值也愈大的意思，就是看他能在我們的腦裏留多長時光的意象。當然，這話不僅指一位讀者；

種族與時代，都包括在內。

一部作品所給我們的，除情感外還有作者的思想，那末，意象裏是否含有思想？解答這個問題，和我們解答意象與情感的關係一樣說法，沒一種意象不帶思想，然又沒一種思想不以意象來表現。我們在處女作或未成熟的作品裏，往往發現作者是在那裏做文章，和很淸白地來宣傳自己的主張，這實是藝術未成熟的現象。創作家並非不可以表現他的學理，因爲他同別人一樣，或者更甚於別人，他得對當代以及已往的政治，道德，社會，智識與文學等等，都得有相當的見解；但他得把這些見解表現得使讀者覺不出其爲作者的學理，而是一種意象。文學好比是美女，思想是骨格，意象是肌肉。凡肌肉沒發育到相當豐滿的程度，而瘦得還令人看見骨格的女子，我們絕不會稱她爲美人。骨格與肌肉同是組成一位美女的主要元素，如果有一種不健全，即失去了美的價值。沒一部好的作品，不是以一種健康的思想在那裏支持着，等於一位美女得有一架修短合度的骨格一樣；但只有思想而無意象，或意象表現得還不能掩蓋着思想，那我們絕不能認爲是好的作品，又等於只有合度的骨架而無肌肉或肌肉太瘦而還顯出骨格一樣，那我們絕不能認爲這是一位美女。這種毛病，即令在大作家裏，也往往顯現，例如我們讀「戰爭與和平」的人，總覺得末一卷之不如前三卷有趣的，就因爲托爾思泰在這一卷裏不去注意表現意象，而去解釋戰爭與和平所以然的理論。「浮士德」後部之所以不如前部的，也是因爲歌德太注意去發揮他的哲理。當你太注意理論的時候，你就不會再注意意象的表現。你的朋友跳河自溺時，如果你去救他，這個當兒，你就顧不到再去欣賞河邊的各種美景和泳游的樂趣，因爲你的注意力全集中到怎樣救朋友的行爲上。所以我們總認爲思想僅僅是作者的線索，領導他到那一方面去。搜集材料，然而他並非材料的本身。因此，我們又可以說思想是空洞的，而塡實他的是意象。其實，世界上沒有一部絕對的客觀作品，所謂自然主義或寫實主義的著作，也不過比較參加作者的理想成分少一點罷了。我們上邊說的，意象並不是實際事物的再現，而是作者對實際事物的回憶增加和修飾過的東西，增加和修飾，就是作者的理想，作者的思想。紅樓夢前八十回之所以令我們百讀不厭的，就因爲曹雪芹著作的目的，並不是要證明什麼，解釋什麼，而係自然地，從容的，一幕一幕的意象，一幅一幅的繪圖，不斷地而去組合實在；但我們實際把紅樓夢分析一下，就知道凡是賈寶玉說的話，和薛寶釵的論詩，都是作者的主張，然他把這些話與賈寶玉和薛寶釵的性格合而爲一，所以讀這些話的

時候，只覺得我們對這二位人物更進一步的認識，絕感不出是作者自己的話。

文學是文字的意象的表現一個定義成立後，現在就該問什麼樣的作品纔算傑作。我們把一切的文學作品考察一過，就可曉得除短詩詞外，所有的不論大小著作，都是在描寫人物。「紅樓夢」裏有四百四十八位，「董魁紹」有六百位，「人間喜劇」裏據說有四千位，再如莎士比亞，歌德，托爾思泰，杜司退益夫斯基，左拉等都是著名的人物創造者。他們要與市政府的人口註冊部爭勝負。然文學上的人物是廣意的，不專指人類社會的人物而言，齊百靈的「叢莽集」中所描寫的禽獸，「兩都賦」與「阿房宮賦」中所描寫的城池宮殿，「西遊記」中所描寫的孫悟空豬八戒，也都是文學上的人物。總之，凡宇宙間一切現象而入於文學者，我們統稱之為文學的人物。一切作家當開始創作的時候，總是先描寫他自己靈魂的冒險，他對自己發生莫大的趣味，而想不到去觀察別人。等他脫離了自我注意考察別人後，真正的創作家纔開始。巴兒扎克一晚十一至十二點之間，遇到一位工人同他的妻子由戲院出來，為着好玩，他跟到他們的後面。他們最先談的是他們看的戲，漸漸地談到他們的家務，又談到物價的騰貴，生活的困難，和廠主的虐待。巴兒扎克聽到這些話，好像他們就是自己，他們的襤衣穿在自己身上，他們的破鞋穿在自己脚下，他們的慾望，他們的需要，就是他自己的一樣。他們的靈魂成為他的，而他的靈魂也變為他們的了。就像自己和虐待他們的廠主和尅扣薪金的帳房奮鬥似的。他們的怨恨，不平，喜怒，噪鬧完全成為自己的。這種逃脫自我而變為他身的本性，是人物創造者的創作家必需要的條件。有許多作家終身都逃不出自我，所以他的人物總是單調。這種逃脫自我性愈大的作家，其創作人物的量數也愈大，而且比較個個人物都有獨特的面目。一位作家創造一位人物時，如果他能對實際的人物觀察得愈多，思索得愈久，則此理想的人物，必愈真切，愈生動，愈能集中些人類的不變性格，而為某一時代，某一國家，或某一種族的靈魂象徵。沒一位作家不是因為他創造了幾位不朽的人物而後纔不朽的。這裏要增加一句，短詩詞的作者之所以不朽，也因為他表現了幾段人生，不過他沒像其他的作家較大規模地來表現一個意象，並且造一個姓名加到這個意象上罷了。

不過現在我們再追問一句，如果是同樣的人物，而且所象徵的也是同樣的人類的靈魂，那末，這作品的價值是否有等級之差？比如，同是兒女對父親的不孝，可是巴兒扎克在他的「老高里油」裏是一樣寫法，莎士比亞在他的「李耳王」

，梭發克在他的「哥爺的鄂地柏」又是一樣寫法。又如，同是慳吝，紀元前二百年左右拉丁喜劇家波勞特寫一位窮的慳吝人余克里昂，到法國十七世紀莫里哀又寫一位富的慳吝人哈耳巴崗，可是到了十九世紀的巴兒札克旣寫一位鄉下的慳吝人葛浪特，又把同樣的人物搬到巴黎，創造了一位放重利者的布斯貝克。同是一種人物，而有這末多樣的寫法，那末，他們在藝術上價值的區別在那裏？我們很難淸楚地下一個界說，因爲許多作品在這一時代是很風行的，然換一個時代，就沒人過問。例如，羅梭的「新愛蘿綺思」自一七八一年出版後，不論男女老幼，都是人手一編，二十年間，出了六七十版，翻印還不算；但現在除著文學史和好奇的人偶然讀讀外，很少有人提到 。反之，司當大耳的「紅與黑」在當時沒人喜歡，可是現在大家都認爲是一部傑作。這樣說來，作品之好壞，沒有一定的標準，全以時尙爲轉移；其實，然而不然，在著名的傑作裏，我們總是把丹丁的「神曲」，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歌德的「浮士德」和中國的「紅樓夢」，放到最高位置的，此中不能沒有原因。以我們想，凡是一位作家所表現他的人物的性格，愈是普遍的，換言之，就是個個讀者都能在這位人物的身上找到自我，則此人物愈爲讀者所喜歡； 如果喜好的時代愈久遠， 則此人物愈偉大。不過，沒一位作者不是用他自己周圍的事物作爲象徵，而來表現人物的性格；然周圍的事物因時代和地域的關係轉易的，未出國門的中國讀者，很可能不會瞭解歐洲作家用以象徵的事物。因此一位作家所描寫的人物愈是靈魂多而事實少，則此作家愈是世界的，永遠的。詩人之在文學作家裏佔最高位置的，就是這個緣故。即拿「紅樓夢」與「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相比，前一部在藝術上的地位所以特高的，因爲作者總是注意在描寫人物的心理動作，很小的事，他能幾十頁的在那裏寫，然而處處都是閃電一般地那樣迅速，那樣光亮，使我們直接了當地深入了人物的靈魂；回頭再讀後三部著作，人物的靈魂固然也很淸楚地給我們一個印象，然讀着覺得不靈活，不生動，就因爲堆集事物太多的關係。

批評建築在嗜好上。什麽是嗜好？嗜好，據法國批評家伐格的解釋，就是一種極敏捷的心靈感覺性在一部作品裏去冒險，看這部作品是否合乎他的脾胃。換言之，就是「在我讀的東西裏，找到了我自己，於是我受了感動，」再不然就是「在我讀東西裏失了途徑，使我與他格格不入。」批評與嗜好，乍看起來是彼此相反的。批評是分析人家的靈魂，而嗜好是分析讀了一部作品後我自己的靈魂。我讀並我受了感

動；然而爲什麼我受了感動？這就得解釋我自己，追溯到我的靈魂裏的某種感覺，某種愉快，某種憎惡的淵源。不但如此，爲便於解釋人家的靈魂起見，還得把自己變爲別人。這種衝突是實在的，而且不可避免的。布瓦樓批評現代的批評家們說：「那些批評家有一切的特質，如知識，智慧，反省以及其他一切，但是缺乏嗜好。」可是現代的批評家們又批評布瓦樓說：「那位並不缺乏嗜好，但他不能解釋他所不嗜好的東西。這能算他是真的聰明麼？」是的，至少有一種危險，就是如果一位批評家的嗜好太强了，可以停止和防礙批評的智慧，但一位批評家的批評智慧太活躍了，可以阻止嗜好。但是我們確實思索一下，就知道這種衝突雖然存在着，而批評與嗜好，實在是彼此利用，彼此帮助，結果他們知道自己應有的範圍，而且在自己的範圍裏彼此相敬地作自己的職務。大概是巴斯加說的，「我們由讀物和談話來造成我們的心理，再照着我們的心理去選擇讀物和談話，於是成了一個環。」這話一點也不錯；但我們得引伸一句，就是我們永遠逃不出了這個環，並且這個環是漸漸地在那裏長大。起始的嗜好，不過是我們的性格的特質。這種天賦的特質是永遠不變的，永不會變成與自己相反的性格。他由我們的讀物一層加一層地在那裏自動的修正，然總是與自己的脾胃相合的，不過更行堅固，更行肚量寬宏，更行能以容納些乍看起來是與自己相反而實際與自己相合的事物。所謂一個人的嗜好，就是我們天生的性格被我們的讀物與反省所修正，裝飾與增補後的東西，那就是說由於批評。反而言之，批評也利用嗜好，需要他的幫忙。假設有一個人他完全缺乏嗜好，換句話說，就是沒有偏愛，而僅僅有點好奇，那末，這樣好奇，一定是冷枯的。他一定對文學本身是慳吝的，然只搜集了許多的參考材料，他的工作僅僅是考證或索隱，而他絕不會做批評。批評得由嗜好纔能引起自己的熱情，不論他對這部作品是滿意或不滿意，然他總應用着自己的心理活動。嗜好，激刺着批評給他一些機會去欣賞，去征服，去辨駁。批評與嗜好，在某些意義上固然是彼此衝突着，但是批評需要嗜好的帮忙，嗜好需要批評的輔助。以上都係代格對一位批評家未批評以前心理活動的分析。

從上幾段我們論文學的那些話裏，就知道我們對於文學所着眼的地方在那裏，同時也就可知道批評文學的注意點是什麼。我們總認爲道德，階級，宗教，政治，等等都是文學的材料，古典，浪漫，自然，象徵，印象，表現主義等，也不過是表現文學時的方法。不論創作家用那一種材料，用那一種方法，其目的都在表現一種意象，如果他所表現的意象

不深刻，不生動，不能使我們得到一種顯明的印象，我們決不能認爲是好作品，反之，如果他所表現的意象能給我們一種顯亮的印象，那末，他的作品就有了美，就是藝術，到這裏我們就得就藝術談藝術，決不能拿任何暫時的或地域的某種材料或方法爲出發點而批評不朽的藝術。曾記福羅貝爾給喬治桑的一封信道，你以爲批評將來要死掉，其實以我看來，他剛剛開始。拉哈爾布時代是文法的批評，聖白甫與譚納時代是歷史的批評，但到什麼時候纔是藝術家的批評時代？誰把批評深刻地應用到作品的本身？很多人把作品產生的環境和原因解釋得清清楚楚，可是誰注意到作品的結構？作品的風格？作者的觀點？這話講的異常正確。我們絕不反對文法的批評，修辭的批評，歷史的批評，因爲這些是基本的工作，但我們還得注意到作品的本身，作品的整個，以及作品之所以使我們感動，與所以使我們不生感應的緣故。這樣，勢必作一種比較的研究，而講出其中的道理來。因此，我們認爲美學對喜好文藝批評者有莫大的幫助，緣於文學是藝術的一種。不過只讀些美學上的原理原則那是不够用的，還得多讀作品，而將原理與作品打成一片。文學批評的職務，以我們的意思，是在認識文學到底是什麼？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出作品之所以使我們愛好與憎惡的緣由，而輔助創作家去

創造。希望創作家不要大言不慚地認爲自己是天才者，不受任何批評家的影響，而只「聽從自己的指示」，要知道沒一位作家在未寫某部作品以前，不先是胸有成竹的，而這「成竹」怎樣來的？作品未表現以前，作者就在那裏修正，裝飾，表現後又要經過多次的修正，裝飾纔成爲一部傑作。試問這些修正，裝飾是不是批評？批評家與創作家都是設法怎樣纔可以由實際社會裏找些象徵而顯明地表現某種意象，他們的工作雖是不同，然他們是彼此利用，彼此互助的。創作家想着他是「聽從自己的指示」，其實無形中就受了批評家的指示，不過他不覺得罷了。我們常說我們的意志是自由的，然而你考察一下你自己所以養成這種意志的環境，教育，血統等等，就知道所謂自由是在某種範圍裏說的。批評家所要尋求的是想在文學裏找出幾條不變的，永久的最低限量是希望不變的，永久的原理原則。這些原理原則固然不能使無天才的作家成爲偉大作家，但他可以輔助有天才的作家易於成功。那就是說給他一種暗示，使他曉得怎樣用自己特有材料和自己特有的方法而組合意象。

這一篇完全是解釋我所提出的「美學的文學批評。」但深知自己的才力薄弱，然總相信這條路是對的，所以很希望國內的創作家美學家和文學批評家加以指摘與討論。

一月八日，一九三五，北平。

東京讀賣新聞社社長被刺

與日本國粹主義之抬頭

胡澤吾

一

在一切社會的轉形期裏，社會經濟的不安，影響及於人類意識的不安。在意識的不安中，必然引起一種鼓噪，囂張乃至洩憤快意的「苦迭打」行動。

世界恐慌中的各國，都先後出現了各色各樣的國粹團體或宗教團體，而帶有麻醉或復古的意味。從外表看來，它們也是一種國民主義或國粹主義，可是近年來為了社會情勢的變易，它們的涵義和從來所存在者則有不同；而且它們的存在是越過越多，越過越大了。它們的根本思想自然是右翼的，過着了適當的機會就時時的活躍起來。

近年日本社會亦有同樣的表現：什麼柔道——即日本國術之一部——啦，講經會啦，皇道座談會啦，類此者名目繁多，不遑縷述；依這類名義所結成的團體，有如雨後春筍，蓬勃的孳生着！牠們的構成份子，多半為社會中間層。這些中間份子眼看社會情勢的激變，時時感到自身地位的動搖及現實生活的拮据。他們對於現實是悲觀的，對於將來是絕望的；但他們沒有前進的勇氣，祇有找尋「逃遁之路」，「避難之鄉」。於是他們在過去的追憶中慰安着徜徉着，他們走向復古的道路上去了。

國粹主義與復古主義似未必盡同，可是國粹主義若離開了現實，便自然會與復古主義結合起來。這一現象近來日本已明白的顯示了。其事之最為滑稽可笑者：如去年岡部子爵所提唱的 Metre（米突）法反對運動及松田文相所主張的 PaPa（爸爸）Ma Ma（媽媽）反對論——日本小孩呼父母為『テテハハ』而無爸爸媽媽之類的稱謂，近來有之則係仿自外國——。

保守勢力的思想表現如是，其行動的表現，當然也有同樣的類似性了。

二

東京讀賣新聞社社長正力松太郎氏便在這種社會情勢的逆轉中遭了一度厄難。

事變經過是這樣的：二月二十二日午前正力氏照例從自宅乘車往報館工作，正到報館門口下車時，有位洋服怪漢事前假裝過路客在該報館揭報處看報，看見正力氏下車了，立即從大門左方跳出，拔出一尺多長的日本古刀朝着正力氏左耳下方刺下，使正力氏負了重傷暴漢便逃走了。其時正力氏痛不可忍，高聲呼救；經該報館守衛及工人某挾往該報附設

醫院救治，幸未傷及動脈，經輸血手續後，現象良好，當無生命之虞。

犯人名長崎勝助，卒業警視廳警察訓練所，曾爲巡官，後因神經衰弱而退職。其後學柔道，入武神會，拜師求友；他而復參加右翼運動。該武神會標榜皇室中心主義，發行一種雜誌，鼓吹忠君愛國思想，名『强化』；長崎即爲其發行人。神武會會長爲熱田佐，亦即長崎柔道之師，聞行刺之刀即係受自其師所賜。犯人之身世如此，其思想當可想見。

犯人行刺後，即往所管丸之內警察署自首。該署署長及署員協力嚴訊，追究其犯罪之動機及背景關係等。據長崎自供：襲擊正力氏的直接動機，乃因去秋讀賣新聞社招請美國盧支職業野球團來日比賽，轟動一時，惹起東京乃至全日本國民的狂熱注意，犯人認爲這種比賽是汚辱神器的冒瀆行爲，引起無限的憤慨！其次，今次通常議會日本憲法權威者美濃部達吉博士在貴族院中追及『人權蹂躪問題』。這一問題爲日本自由主義者所深切注意者，於帝人事件中竟有强白，刑訊，非法搜索等事實發生。美濃氏認爲司法法西斯化，根本爲法治思想所不容，在貴族院質問中發出堂堂皇皇的議論；讀賣新聞也就用了很大篇幅，連日作堂堂皇皇的記載，犯人對此亦頗不滿，愈益決定了犯意云。至其他背景等，犯人堅不肯說。其自供如是，犯罪有無其他原因，目前尙不得而知。但以招請外人球賽爲汚辱神器，以揭載擁護法治言論爲深惡痛絕，其頭腦之偏狹，於此可見！

三

這一消息傳到美國後，爲了盧支職業野球賽那段因緣，美國朝野亦十分驚詫！其實，事猶不止有關野球而已也，原來，這一事件乃是五，一五事變後又一驚人血案。其演奏的主手，仍然是法西斯主義者，不過一個政治意識較高，一個政治意識較低而已；其足以顯示日本國粹主義的抬頭則無二致。大概國民的國粹思想愈是濃厚，該國的經濟趨向愈有接近鎖國政策的可能。美國朝野對此關心除了同情正力氏個人而外，大概不免帶有這點注視的意味吧！

日本近來這類右翼團體的活動，愈演而愈烈：如去年年底帝大教授神川彥松氏發表了一篇軍縮會議的文章，並沒根本反對廢棄軍縮條約，祇是指明華府海軍制限條約對於日美間海防上某點之重要及無條約狀態之危險，而該教授不久即接得恐嚇信，警告其以後作文之留意。又今次貴族院某議員所提美濃部達吉博士憲法著作中所言議會爲天皇機關說，認爲有違國體，向文相內相提起質問。後來經松田，後藤的解答似以不了而了了。但未幾即有十多位右翼主義者，跡近包圍似的面請美濃氏停止該書的發賣，其理由即以美濃氏學說有違皇室中心主義；這點，在憲法主義者的美濃氏看來，固胸有成竹毫不爲懼，可是右翼主義者的糾纏或猶不能及此終歇吧。

上述種種固爲日本社會轉換期中的必然表現。但即此現象對于日本統治者自身看來，也是個很足躊躇的問題。日本國家所以得有今日的强盛，除了經濟建設的邁進而外，不能不歸功于明治維新以來，言論之自由及政治之自由；因爲社會政治是在批判中進展的，若一切批判全被排斥了，則社會進步根本即已失去一個大的動力，這樣說來，國粹主義的極端不啻即是社會的逆轉現象呀！

二十四，二，二十三日速寫。

我國關稅戰時怎樣？（七）

麥健曾

第二目　政治上的研究

我國政府法律上既然可以有自主權自由增減關稅稅率，但是事實上能否如此辦理，有無其他的束縛呢？我國可以說有幾種束縛，第一是政治上的，我們先來研究。

政治上的束縛有兩方面，一是國內政治，二是國外政治。

像在美國，關稅稅率的釐訂，直接受國內政治變遷的支配。關稅稅率的增減，是歷來被政黨用來作政戰的武器，誘与民衆擁戴的香餌，以及當作酬謝幫助本黨選舉成功的禮物。大概來論，民主黨是代表美國西部南部農業人民的利益，共和黨是代表美國東部經營工商業人民的利益。農業人民的利益，在乎減低製造品入口的稅率，而增加農產品礦產品入口的稅率。但是工商業人民的利益，在乎增加製造品而減輕原料品入口的稅率，故此民主黨上台，即使不實行減低製造品的稅率，也不便將牠提高；共和黨得勢，也不便將原料品的稅率增加。於是關稅稅率的厘訂，就得受重重的束縛。更加以美國關稅稅率制定的權，是在國會議員的手裏，而大多數的國會議員都是代表一區或一行事業的利益，故此更改關稅稅率的時候，各自施展政治手腕，極力活動，以達到成立利於彼區或彼行利益的稅率，來維持他將來重被選舉的機會，於是乎關稅稅率的厘訂，就得經過多方面，長時間的疏通，各種利益交換妥當，方能成立。但是這種國內政治的束縛，在我們中國，還未有可以感覺到的力量。

第二種國內政治上的束縛，是母國對於殖民地或統治下之自治邦，或殖民地自治邦對於母國，因爲要增加經濟上的關係，來達到政治上的統一或團結，要互相給與特惠關稅的待遇。有了這種特惠關稅的辦法，對於從享受這種權利的地方所輸入的貨物，就不能用很高的稅率。但是這種國內政治對於關稅稅率的束縛，我們中國是沒有的。

我們所以可以說，從國內政治那方面看，中國政府增加關稅稅率的權力，可以自由施展，沒有甚麼束縛。

國外政治上呢？這一點可以分三層討論。第一層是好意

思不好意思去增加徵收別國貨物的進口稅。甚麼是好意思不好意思去增加徵收呢？譬如別國待遇我國輸入彼國的貨物很好，將牠免稅，或者按照很低的稅率徵收，那末我們就覺得不好意思去[illegible]到很高那國輸入我國之貨物的關稅了。禮尚往來，國際間也是如此，別國待我國好，我國待別國壞，於情於理，都是說不過去的，所以我們要看別國對於輸入彼國的我國貨物待遇怎樣，來定我方的態度。

但是進口的貨物，多是從許多國來的，我們却不能因為貨物進口量甚少的國，對於我國輸入彼國的物品，特別優待，我國因為要優待那國，而連帶把別國——並不優待我國貨物而輸入我國大量貨物的別國——也一齊減低稅率去優待。所以我們只能看與我國國際貿易有重要關係之國的情形，來定我國的辦法。

考近年來輸入我國貨物的重要國家不外美國，日本，英國，德國以及印度。這些國家歷來就沒有優待過輸到彼國的我國貨物。故此我國對於輸入我國的彼國貨物所徵收的進口稅率也無須如何客氣。

國外政治上那一點的第二層，是我國需要不需要用關稅稅率上的待遇來聯絡別國。增加稅率的時候，要不要顧慮得罪別國。

現在交道『不古』，交誼的濃淡，多隨利害的輕重來轉移。國與國的交誼，比人與人的交誼，更有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利害化。而物質上的利害，尤其是一切利害之王。故此關稅稅率上的待遇，是聯絡國際感情的要具。增之則怒，減之則喜。在國力充足，別國無奈他何的國家，增加關稅時，對于別國可以抱『他氣由他氣』的態度，隨着本國內的情形來釐訂。但是在要看別國的喜怒來維持苟安局面的國家，就得對于有關重要的國家，要減低她的貨物入口稅來討她的喜歡。不是這樣積極去聯絡，也不便大增她的貨物入口稅去惹她的厭惡。不幸我國現在的情形，近於後一種的國家，故此對於增加關稅稅率，免不了有這種性質的顧慮。現在在我國外交策略上有重要意義的國，不外日美俄。除了俄國之外，都是極力擴充國外貿易，來排洩他的剩貨。中國市場他們都很重視。不論偏袒某一國不增加某一國貨物的進口稅，而增加其他國貨品的進口稅，其他國不能贊同，即使普遍地大量增加那些國的貨物的進口稅，也妨碍他們在中國市場貿易的發展，也定不樂聞，而起惡感。同時我國大部分的進口貨，是從那些國來，大部分的出口貨，是向那些國去。國際貿易的主要國家又是那些國。我們要增加稅率去增加大量關稅收入，不能撇開那些國貨物的稅率而能達到。

那些國家既然是在我國外交策略上，就是不積極的去聯絡，也不要引起她們的惡感，但是要提高稅率，大量增加關稅收入，就不能不提高許多那些國貨物的進口稅，而提高許多那些國貨物的進口稅率，就免不了引起她們的惡感，故此從這方面看，我國關稅稅率的增加，是受了一種限制，不能提得很高，即使提高，也是限于比較不很重要的貨物。

國外政治上那一點的第三層是如果我國不顧慮外國的意見及情感，毅然把進口稅稅率提得很高，能够實行不能够實行。換句話說，受影響的各國，會不會遵守提高的稅率納稅，會不會出頭干涉，强迫我國去減低。外國的行動，當然要看當時世界國際的情狀，外國內部政治狀況，我國的外交手腕，以及其他的事實，但是照現在的情形，我們的束縛，除非有特別優美的交換條件，一定不會答應。我們細細尋繹民國二十三年的新稅則，我們就可以感覺到這層束縛限制的實在性。對于一國有這樣辦不通的情狀，即使別個我國國際貿易上的主要國，不取同樣的態度，我國也不能採取欺善怕惡的行徑，何況這些國家，在我國外交策略上應該聯絡的呢！

根據上述那幾層理論，我國對于關稅稅率自由增加的權力，是受國外政治上一種甚有力的束縛，除非世界的局勢大有變更，我國對于關稅稅率，只能有小規模的增加，即使有高度的增加，也只限于少數的物品。

第三目　國內經濟事業上的研究

發展我國各種經濟事業，是我國大家公認目前極重要的事務。不只平時的財政，戰時的財政根本的辦法是靠國內各種經濟事業的發展，就是人民生活的改善，軍事力量的增加，人民教育程度的提高，政府官吏的廉潔化，以及其他許多全國人民希望實現的目的，都靠國內農工商礦交通等事業的發達。

這樣重要的事，政府不獨應該努力興辦改良歸政府辦的各種經濟事業，還要對於人民的經濟事業，用各種的方法，去獎勵，去保護。

關稅是獎勵保護國內經濟事業的利器，近百年來已為世界所公認。尤其是經濟落後，農工商業幼稚或者衰老退化的國家，非得有保護關稅作一種壁壘，作一種帷幕，去防止外國的經濟狂風，經濟暴雨的侵襲，經濟蝗蟲的散佈，國內的經濟事業苗，或者萎黃欲墜的枝葉，就得摧殘不堪，沒有茂盛的希望。

關稅既然要當獎勵發達我國經濟事業的工具，我們現在看這種目的對于我國的關稅稅率有何影響或者限制。

要扶助國內實業的發達，自然要利便本國貨物在外國市

場銷流，因爲能在外國市場銷售，出產的量數可以增加。在工業品方面，大約生產量愈增加，製造成本愈低落，獲利更多，而競爭力亦更大。即在需求時期上亦可以得著更平均的分配，于是廠屋機器工具人員可有更經濟的利用。貨銷愈多，成本愈低，自然獲利愈厚。利愈厚，營業的資金便愈大，于是事業更能發展，即便遇着恐慌蕭條，也易于維持。在農礦業方面，產品之能推銷于國外市場，雖然未必可以得着生產經濟的利益，却也可以幫助維持貨品的價格，而增加獲利的機會，或者減少虧本的危險。因此之故，世界各國，早已將出口稅取消。是以我國的出口稅即使暫時不便全部取消，特別需要奬勵的貨物，也該免去出口稅，而其餘的部分，亦不應增加出口稅，除非是國內工業所需要，而因出口減少到不足需求的貨品，可以提高出口稅率來限制出口的量數。

我國歷年來尤爲近年來的主要出口貨物不外是荳類及其製品，生絲及繭，蛋及其製品，茶，花生及其製品，棉花棉紗，皮革及皮貨，雜粮，絲織品，桐油，鑛物及其製品，籽種及籽餅，煤等等。這些貨物不是消費品就是原料品。消費品要免稅或用低稅去鼓勵出口，自是合宜。就是那些原料品，多是我國現在的工業尙未能利用的東西，或者是不甚合於我國製造事業的使用，即使不用奬勵出口，也不必增加出口稅去限制。

至于我國的主要進口貨物多是製造品，如棉紡織品，糖，紙，毛織品，機器，金屬製造品，染料，化學製品，煤油，捲烟等等；以及我國原有或可以出產的原料品，如米，麥，棉花，烟葉，煤等等。大約除了機器之外，若是提高進口稅率阻止或減少牠們的進口，即使暫時有一部分的工業會受損失，一部分的人民會感覺痛苦不便，但是可以給我們的未萌芽的，初萌芽的，或根基未鞏固的製造事業，鑛產事業，一個機會去發展；給我國古老的，落後的農業，一服興奮劑去努力改善生產的方法，增加農產品的種類，出產的量數，以及改良產物的品質。但是從後門進來的老虎——外人在中國設廠製造以及壟斷中國的原料品——也要設法驅除，然後前門拒狼的辦法才有效用。

總之從發展國內經濟事業方面看，出口稅只有取消減少，不便增加，但是進口稅即使普遍的大量增加，也是利多害少。

第四目　國民生計上的研究

上面所說的國內經濟事業，固然與國民生計有關，但是發展國內經濟事業是側重將來的國民生計，因爲振興國內的

製造事業，使本國製造的物品，能够替舶來品，不是有絕對把握可以辦到，就是辦到，也非短時間所能。至于農業生產方法的改良，產品種類量數的增加，品質的改善，以及礦業的振興，都不是可以一蹴而幾的事情。在國內經濟事業已經發達到相當程度，出品可以代替外來物品的時候，即使進口稅很高，人民不會感到痛苦，但是中國物品尙未能代替外國物品，或是所產量數不敷國民使用的時候，如果進口稅定得很高，那末人民便感覺到物價異常騰貴，生活很是艱難，因爲進口稅的担負，是由進口者用提高物價的方法，盡力地轉移到消費者的身上。那些進口貨如果不是必須品，那末價格的增高，只是令收入不很多的人，減少一部分的舒適，或者娛樂，對於大多數的民衆，沒有多大影響。但是如果那些進口貨是必須品，增稅即便增價，在以力謀食的一般民衆，便會更有食不足以充饑，衣不足以禦寒的困苦。

我們現在研究一下我國近年來進口貨物的性質。我國近年來主要的進口貨，除金屬，礦物，化學產品，機器，染料及顏色，呢絨，木材，菸草等項，與一般民衆的生計沒有什麼直接的重要的關係之外，其餘大宗入口的物品，如米，棉花，棉貨，煤油，小麥，糖品，紙，麥粉等等，都是一般民衆生活所需要的東西，雖然其間也有程度上的差別。米是華中華南人民生活的必須品，即是叫化子裝喪父喪母，裝殘廢，裝重病得來的錢，也得花于此項貨物。故此米價的增減，是我國大部分民衆生計上的一個大問題。多少窮民的悲歎愁喜，都是看這養命要品價格的升降去決定。但是增加米的進口稅率，并不一定增加米的市價，因爲洋米不是米的惟一來源，其實進口的洋米，只占一年內民衆食米的一小部分，大部分還是國內自己生產的。民國二十一年洋米進口的總額爲二千二百五十萬担，二十年爲一千七百萬担，十九年爲一千九百九十萬担，但是民國二十一年國內產米量，照海關的估計，有八萬七千三百萬担，故此洋米進口的最高額，也只約得國內產額百分之二五，其數甚微。不過米是大部分民衆養命的必須品，并且因爲多年習慣的關係，事實上沒有甚麼替代品，每人所食的米量，貴的時候不能有大量的減少，賤的時候也不能有大量增加。米的消費，換句話說，是有極少的伸縮性，因此之故，如果國內產額不敷人民的需求時，米價就可飛漲，在這個時候，要是按很高的稅率來徵收洋米進口稅，那高度的稅率，就有遏止洋米大量進口的力量，使國內米糧短少的局面，得不着充分的救濟，而使米價益漲。即使要納重稅，依然進口，那附重稅，因爲米的供給還未充足，價格仍可提高的關係，也很容易由納稅者用增價的方式，轉

移于食米的民衆身上。于是人民一面受本來米價高漲的痛苦，還要受間接繳納大量洋米進口稅的痛苦，一班財力上低級的人民，現在已經受够重重苛捐雜稅的壓迫，現在我國的租稅負擔已經是太重于貧而太輕于富，不只不能按納稅者之能力去徵稅，反多向無能力者去收稅，絕不應該在關稅上，更增加貧民的負擔，故此國內歉收，產米額不敷需求的時候，增加洋米進口稅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增加民衆的痛苦，不應有的。但是在豐收的時年，國內產額足夠需要，或者有餘，那末提高米的進口稅率，可以限制洋米進口，幫助提高國米的價格，免得有穀賤傷農的現象。在這種情形之下，洋米之關稅負擔，也不易轉移到食米者的身上。如果能轉移，承受負担者多半是有相當財力只求適口不計價高的人。故此國米有剩的時候，可以提高洋米進口稅率。

小麥麥粉的情形，與米相差不遠、所以上述關於米的理論主張，可以同樣應用。

至於棉花棉貨，却與米麥等糧食性質上有些不同。入口的棉花，是用來紡較細的紗，以織較上等的布。用洋棉織的布疋的消費者，是經濟略爲寬裕的人，加增了棉花的入口稅，而加增布價，他們當不至於感受若何的痛苦。况且如果嫌用洋棉織的布疋貴，還有用本國棉織的布可以代替。每年的入口棉貨，一部分是日用品性質，一部分是半奢侈品性質，還有一小部分是奢侈品。帶奢侈品性質的棉貨，重稅也無妨。而日用品性質的，也可以擔付相當的入口稅，因爲眞是窮者有土製棉貨來代替。

入口的糖以及紙，在我國現在的經濟狀況之下，可以說是帶幾分奢侈品性質，而同時又有本國製造者去代替，提高入口稅，也不至於使消費者會感到太高度的壓迫。

至於煤油，則却又不同。我國既不能自己生產，也沒有相當的代替品，現在用來點燈的，又多數是屬於窮苦階級，所以增加入口稅，便直接增加用煤油者的擔付，而令窮困者更難以爲生。

（未完）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由二十四年二月廿二日起至二十四年二月廿八日止）

（記者）

本週國內大事：(一)財政問題：中政會議談話會決定二十四年度預算原則，由孔祥熙飛漢，與蔣委員長商陳，孔並約宋子文同行，對於財政情形及金融問題，均有所商洽。(二)剿匪軍事：武昌行營重要職員均已發表，定三月一日成立辦公，徐向前匪大部出川寇陝企圖竄甘，經國軍圍堵，一股回竄川北，固守南江。綏宣各線殘匪，正由川軍鄧田各部收剿。朱毛匪衆侵滇不克，復回竄川南入黔，企圖東竄，與蕭賀聯絡。湘西方面，何鍵已赴常德佈置。(三)中日問題：王寵惠已離東京，廣田向議會報告王所談之三大原則。日外務省並發表聲明，敘述中日關係。(四)救濟上海經濟恐慌問題：上海地方協會市商會銀錢公會連日集議，討論救濟市面辦法，然均不切實際，甚難施行，尚在積極研究中。惟申新紗廠拍賣事，既落於日人之手，法律與事實關係，恐不易挽回矣！國外大事：英外長西門赴法與法當局談話後，將赴德與希忒拉直接談判，關於英法協定建議各端。奧總理訪晤英法當局談判，結果圓滿。歐局前途，殊有開展之勢也。




孔宋謁蔣商財政問題

中央近來財政困難情形，無庸諱言，財政部長孔祥熙前於二月初赴滬稍病在滬靜養，汪院長曾赴滬慰問，孔氏乃於二十五日返京，二十六日出席行政院會議，報告財政情形，孔因將赴漢向蔣委員長陳述，並約宋子文同行，二十八日晨，孔出席中政會談話會，討論二十四年度預算基本原則，結果，決組預算審查委員會，並定二十四年度各機關預算須於三月十日前送會，以便交付審查，是日晨十時宋子文由滬飛京，下機後，即赴財部晤孔敘談，鄒琳徐堪及財部各司長亦在座，十二時許在部午餐畢，孔宋即同赴機場，乘機赴漢，孔行前發表談話，此次赴漢任務，係為謁蔣委員長，商二十四年度預算，及財政上各項問題，宋先生此行，係應本人之邀約，與蔣共商財政問題，本人約在漢留二三日即行返京云。下午三時許抵漢，漢各商界及銀團代表，均往歡迎，孔氏下機後即赴行轅謁蔣，宋孔同下榻國貨銀行，晚同謁蔣，孔語人，蔣宋及余同為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委，特來漢會商，交換意見，並與蔣商二十四年度新預算及商談川省剿匪經費事宜，至整理川省財政，劉湘在京時曾商定計劃，中央補助之二百四十萬，正分期撥發，一期百萬，二期八十萬，三期六十萬元，宋日內回京，再定期入川，余暫無赴川必要，稍留即返京，孔並稱，救濟金融及白銀問題，須通盤籌劃云。

朱毛殘匪回竄黔北

蔣委員長自到漢後，各方軍政要人均往晉謁，豫鄂皖三省剿匪總部已於二十八日撤消，武昌行營組織就緒，定三月一日成立，至剿匪軍事，徐向前匪大部竄陝南企圖入甘，被國軍截擊，志不得逞，其在川北綏宣各線者，已被川軍鄧田等部搜剿，朱毛入滇不克，回擾黔北，企圖東竄，圖與蕭賀聯絡，正由中央軍會同川黔湘各軍圍剿，匪勢當不至坐大也，川黔湘黔公路均開工趕築，此路關係西南政局，尤為重要，茲將本週各情，彙誌如次，

蔣委員長自二十一日由贛移節漢口後，連日與軍政要人接談：于學忠萬福麟王樹常等已到漢，廿五日晉謁蔣氏，商改編東北軍問題，武昌

武昌行營職員發表

行營定三月一日成立辦公，行營主任張學良，參謀長錢大鈞，秘書長楊永泰，下設七處，參謀處長晏勛甫，總務處長米春霖，經理處長熊仲韜，秘書處長吳家象，政務處長甘乃光，農村復興處長陳振先，副文羣，另有直屬四處，為軍隊整理處，處長陳誠，軍法處，處長陳恕普，軍醫處，處長劉瑞恒，政訓處，處長賀衷寒，委員長侍從室設二處，第一處長晏道剛，第二處長陳布雷，新行營各處長一律提升為少將待遇，參謀長，秘書長以及直屬之四處長則為中將待遇，主任為上將，以便職責提高，易於辦事，軍隊整理處為新添設者，隨時調集軍隊訓練補充，關係甚大，特由陳誠擔任，陳將長駐鄂，其所遺三路總指揮缺由羅卓英暫代，至豫鄂皖三省剿匪總部已於二十八日撤消矣。

徐匪北竄圖謀入甘

徐向前匪大部自上週離川竄陝南，南江留少數遊擊隊，陝軍三十八軍軍長孫蔚如集中兵力於南鄭西鄉城固等縣，中央軍進攻襃城寧羌沔何一帶，據漢中二十五日電，徐匪竄擾寧羌縣，趙壽山旅張駿京團星夜出擊，匪受創後，連夜西竄，南鄭二十六日電，漢江北岸已無匪踪，襃城以西之匪大部退至襃城西北之茅壩集一帶，匪以主力向上兩河口西竄，被我軍擊潰，復由白水井迺西進犯，均不得逞，漢江南岸之匪在冷水河一帶牟家壩黃官嶺渡江北犯，據南鄭二十八日電，二十六日王勁哉部收復沔縣城，徐匪在漢中襃城之主力已被擊潰，在略陽線者，已不能為患，無再犯能力，據上述各電觀察，徐匪企圖入甘之計劃，當不能如願也，蔣委員長以徐向前股匪久踞川北，亟應迅予剿滅，以除大患，故將贛閩浙皖等省殘匪肅清後，即集中大軍，向川省兼程推進，一致圍剿，茲為統一指揮，便利督剿計，特令蘭州綏靖公署朱主任紹良為剿匪軍第三路總司令，西安綏靖公署楊主任虎城為副總司令兼第三路第一縱隊司令官，並規定總司令不在前敵時，副總司令得代行總司令職權，楊奉令後已於二十四日在西安就職。

至於在川北南江一帶之殘餘部隊，本週中迭被川軍分途進攻，田頌堯軍二十日夜攻入蒼溪城，巴中民團佔來龍場，二十五日由蒼溪出擊，連克迴水壩，槐樹驛，元壩子，觀音寺，江山廟，馬司觀各處，並接防昭化至江口，鄧錫侯部亦已接防廣元，嘉陵江西岸之匪，已被兩部肅清，統觀徐匪現在情勢，西以主力踞旺蒼壩，北以主力踞校場壩，甘陝軍已嚴密防堵，川軍候攻克旺蒼壩，即會師南江，故肅清川北殘匪，衛須川軍剿匪各部之努力也。

朱毛回竄川南黔北

朱毛匪部自回竄黔境土城後，與黔軍侯之擔部激戰，分兩路進攻，已佔猿猴場，川軍潘旅亦在太平渡與匪相遇，中央軍裴惠昌師開宜賓，上官雲相部四十七師二十二日晨離渝開綏陽綦江松坎，防堵朱毛回竄，至朱毛主力在東皇殿一帶，川軍郭勳祺部已到該地與匪接戰，滇軍孫渡所部五六兩旅二十三日抵敘永，正向土城進展，據龍雲二十五日電告，滇境已無匪踪，據貴陽二十八日電稱，第二路薛岳部開赴前線，分向松坎，桐梓，遵義，綏陽各地堵剿，吳奇偉於二十六日親赴前線指揮，川軍廖旅由叭灘追擊，溫水桐梓間，已無匪踪，匪巢婁山關有向桐梓以東移動模樣，朱毛仍改取蕭賀故道入川，秀山方面由王東原師由印江思南調開酉秀一帶，防堵蕭賀援應，其防地由陳光中接防，中央軍與川黔軍已聯絡一致，成截擊之勢，朱毛自不能得逞也。

何鍵赴常督剿蕭賀

蕭克賀龍一股自盤踞大庸已有三月餘，蕭匪駐辰州大庸邊界之大坪一帶，賀匪駐大庸西鄉，國軍現已佈置就緒，二十五日赴常德督剿，並定三月一日就剿匪軍第一路總司令，至前線情形郭汝棟師朱旅二十四日渡過澧溪，與匪一部遭遇於庸邊官路口，激戰甚烈，匪勢不支，向分水嶺逃竄，蕭克匪部人槍千餘，竄犯沅陵屬大窩坪東，經我陶廣師王鍾兩旅章亮基師徐旅，同時進攻，匪由深溪向永順邊界潰竄，郭部王彌東旅，二十三日在溪口附近，與匪激戰，我羅啓疆旅，由岩泊渡開往增援，晚十時匪仍向老鴉口潰退，我李覺師陳子賢陶柳兩旅，正在妖滸方面，向匪痛剿，又蕭賀股匪一部，人槍千餘，回竄永順屬石織，二十二、二十三等日，經我

陝南風景

沔縣馬超墓廟



褒城山河堰水口處

陳渠珍部堵剿，激戰數次，將匪擊潰，斃匪四百餘名，獲槍二百餘枝，餘匪向塔臥方面逃竄，現正搜索邁進中，虎坪散匪，已告肅清，二十六日周輔廷旅開抵慈城駐剿，羅啟疆旅進駐南山坪鹽市一帶策應云。

川湘趕築公路通黔

蔣委員長以肅清川湘黔境殘匪，非趕修公路，不能奏效，特令各該省當局籌辦，浙江建設廳長曾養甫奉令赴湘，組織委員長行營公路處，曾本人任處長，李育任總工程師，曾養甫於二十五日由長沙赴沅陵，即督促開工，至路線黔境由鑪山縣經鎮遠至玉屏鮎魚堡之線歸黔方負責，湘境由武岡洞口經安江洪江至晃縣與鮎魚堡之線銜結，歸湘方負責，同時開工，限三個二十天完成，預計需款十八萬八千五百四十三元，全線凡長一千一百里，至川省方面，川黔公路二十六日行開工禮，在川境一段約長一百七十公里，與黔境邁桐公路銜結，從此黔省與川湘交通可朝發而夕至矣，而黔中特貨可不經桂境而出川湘也。

廣田口中之中日關係

王寵惠渡日後與日方朝野會晤情形，已詳誌上週大事述要中，本週王氏仍續訪日本政府要人，二十七日赴箱根，擬於三月五日由橫濱出發赴美，廣田於二十七日在日議會陳述中日關係，謂王所談有三大原則㈠中日兩國之關係應以和平的外交工作使其密切，㈡其外交爲和平對等之外交，㈢非僅限於國家方針，即國民亦應互相使其融和，廣田將依此進行，茲分誌如左，

王寵惠歷訪日要人

二十二日上午王寵惠歷訪遞信省大臣床次，民政黨主席若槻，正午赴外相廣田之宴，晚應衆院議長濱田之宴會，與議員討論中日關係，二十三日訪軍事參議官前陸軍大臣荒木貞夫海軍省軍令部次長加藤隆義，軍事參議官加藤寬治，二十四日下午四時出席衆院各派議員之談話會，二十五日九時訪駐美日大使出淵，午應重光之宴，下午三時訪政友會總裁鈴木，二十六日午前十時再訪廣田，二十七日上午離田赴箱根，又上海國際公業公司總理陳伯藩於二十七日抵日本東京，北平政整會委員李擇一亦於二十六日由滬東渡，據傳係對於中日問題作側面工作云。

廣田在議會之報告

二十七日日本衆議院追加預算總會，關於中日問題，廣田答復議員質問如下，清瀨規矩雄問：最近中日親善與王氏來日之經過及其成果如何，廣田答：中日親善頃已好轉，惟迄至今日，曾有種種誤解，王氏此次來日，非常歡迎，雙方均披瀝談話，相信中日兩國關係當能進一步，惟王則以個人之資格，王氏所談要點如下，第一・中日兩國之關係，應以和平的外交工作，使其密切，第二・其外交爲和平對等之外交，第三・非僅限於國家方針，即國民亦應互相使其融和，余對此深表同感，故將以此三大原則進行之，清瀨問：對華一般問題，請在秘密會詳細予以說明，廣田答：最近中日親善之好轉，非常簡單，日方希望中國停止一切「排日」行爲，



王寵惠與廣田首次會談寫眞

（右）王寵惠（左）廣田

對日發揮其親善之態度，惟現在尙無何具體的方案，將來之方針，前已言及，具體的問題，特今後深加硏究，淸瀨問：華方未談何具體的問題，中國現在處於窮狀之下，故其親善非利用之手段乎，廣田答：王氏僅言及三大原則，未談其他具體之問題。

日外務省發表聲明

日本外交當局以歐洲有人對於近頃中日關係有誤解批評，特於二十七日以當局談話之方式，發表聲明，並電令各國駐劄大使公使，詳細說明日本政府之方針，其談話要旨如下：「最近英國方面有種情報，謂日本乘此機會，對華財政上之援助，其交換條件，使中國退出國際聯盟外，並將在華之歐美顧問同由中國驅逐，又有謂日本使中國加入東亞聯盟等說，以上各說爲毫無根據之虛談，帝國會屢向世界聲明，日本實期望能與東亞諸國同負東亞和平及治安維持之重責，因此乃切望中日兩國之親善關係予以增進，故當此際決無有强要紊亂中日兩國之友好關係者，滿洲事變發生當時，諸外國由東亞和平維持中日親善關係確保之見地上，而非難日本之態度者，頗不乏人，惟其後東亞之和平，益見確保，中日關係且又反加親善，東亞之情勢，已如此等批評家所希望之程度而好轉矣，然而現在突然斷定日本爲破壞現存條約者，嗾使九國條約加盟國或提倡「滿洲國」之門戶開放問題等，並更有欲惹起東亞政情之波瀾者等等論戰，聽聞之下，實難解其用心何在，今玆中日提携具體化之際，此等批評反作如斯之批評，是該等批評家表面上口談東亞和平及中日親善，實則內心希望東亞和平之紊亂，中日關係之疎隔，此吾人不得不抱疑念者也，吾人誠眞正爲東亞和平及增進中日親善之關係而努力者，故各國應諒解日本眞意，以顧念東亞和平及中日關係之好轉。

上海經濟恐慌與救濟

我國經濟界情形，二年前雖世界一般不景氣，因特殊情勢關係，尙未蒙其影響，迄去年中美國白銀政策實現後，我國存銀外流二萬萬餘元，財政金融立感困難，而全國商業中心之上海，益顯衰落之象，今年以來倒閉破產者，時有所聞，而地產之跌價，尤致錢業界之命脈，經濟界人人自危，各懷保守之計，上海地方協會市商會銀錢兩公會等團體迭次集議，以謀救濟之策，不意申新紗廠第七廠又被滙豐銀行拍賣，落於日商豐田紗廠之手，日紗業久有壟斷我國市場之意，其野心不止於收買一二紗廠而已，政府正謀補救之計，能否挽回，尙不可知也。

四團體謀維持市面

上海地方協會，市商會，銀行公會，錢業公會於十八日下午四時，假靜安寺路一一三八號，開聯席會議，集議繁興及防救市面衰落辦法，討論內容，關於㈠如何穩定本市市面，及改善一般商業環境，㈡在此不景氣時期中，金融界與工商界應如何謀取聯絡，以渡過難關，而謀市場之復興，二十二日地方協會會長杜月笙，副會長錢新之，市商會主席俞佐庭，中國銀行總經理張公權，銀行公會主席陳光甫，錢業公會主席秦潤卿等六人，同赴西愛咸斯路，晋謁財政部長孔祥熙，面遞兩會呈文，陳述市況及救濟辦法，請令中央銀行指撥鉅欵，直接放欵於工商業，以穩定市面，再徐籌治本方策，以恢復景氣，孔對各業蕭條，允決竭力設法維持，關於貨物抵押，允交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承辦，至地產押欵，認關係重大，且爲數甚鉅，須經過詳細考慮，方能決定，二十三日四團體又舉行聯席會議，討論結果，㈠孔部長已表示，政府對於安定市面，當盡力贊助，中央銀行放欵，自應儘量辦理，㈡銀錢兩業，對工商業放欵摺子及押欵押匯，亦均照常辦理，甚爲流通，㈢地產押欵，銀錢業本未停做，嗣後仍將酌量收受，㈣出口貿易，如雜糧業等，近日已開始活動，市面亦漸趨樂觀，又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於民國二十三年總結帳期指定的欵，由中央銀行業務局主持，備作銀錢兩業抵押放欵之用，二十五日又開會，討論，請求救濟市面之辦法，（一）各銀行發行兌換劵，係六成現金保證，四成債劵保證，今兌換劵信用昭著，現金準備，請以明令提出半數，做地契押欵，債劵保證中，請認房地契與債劵有同樣價値，充作準備，（二）各儲蓄銀行之存庫保證，請指定房地契爲擔保確實之資產，准予一律收存，（三）請政府准發救濟公債十萬萬，專作救濟市面復興農村之用，即以每月本市房租收入作還本付息基金，據接近金融界者觀察，一三兩項，不易辦到，至財部批復，准由中央銀行議量貸借物品及可靠地產押欵，係第一次要求，又財部批復滬市商會俞作庭，地方協會杜月笙呈，略謂滬市情形，自有救濟之必要，

近數月來，本部迭經商請中央銀行，會同中交兩行，拆放巨欵，維持市面，新舊年關，得以安然渡過，凡此事實，當爲各界所共悉，玆據前情，除分別函令各銀行，對於各業提出確實押品，請求放欵時，務須依法盡力承做，以維市面，而期各業均能活潑發展外，合行批仰知照。

外商銀行傾軋舉動

上海外商銀行鑒於滬市金融緊急，乃利用其勢，擬增發鈔票，謀吸收現金，滬各界對此異常注意，而銀行界尤爲重視，要求財部嚴厲制止，聞財部對此事正愼重考慮，或將交金融顧問委員會會同財政專家討論具體辦法，據聞外商銀行吸收現銀之方法，除增發鈔票外，並提高存欵利率云。

又匯豐銀行總理馬凱於二十三日在該行股東會演說，中國經濟情勢，足資吾人之借鏡，特譯載其要略如下，「吾人預料經濟前途頗爲困難，尤以金融情形之動搖，使一般感覺不安，誠恐在蕭條期終止前，吾人尙須作長期之掙扎也，現時所需要者，並非人爲的提高價格，而爲購買力之增加與證券之較易銷行是也，關於美國購銀事，氏稱「此舉受益者僅係極少數之人，且其利益亦不甚顯著，但影響所及，則令占有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之國家，感受嚴重紛擾，」氏又稱，「惟美國白銀政策並非惟一的紛擾因素，中國金融不安，大部分係由於應付此種情勢未能得法，上海與倫敦銀價之差異，致令上海與其他市場之存銀不免減少，香港亦遭遇同樣之情形，但因週轉靈活，故一方照付大批之提欵，而仍能避免匯兌情形之紊亂，中國所須之白銀輸出稅及平衡稅既非必需之舉，亦不能視作成功，白銀流出之緊縮的影響頗爲嚴重，上海各銀行被迫保存現欵，以致妨碍商務，至於中國金融之前途，頗難預測，最要者即須異常審愼，且於與有顧問資格者協商前，勿採取任何步驟，余以爲中國政府在先必曾與上海經營外匯之銀行家密切合作，以利用其長久之經驗，惜在銀潮初期，中國政府並未曾徵詢彼等之意見，故以已往發生之事件，委罪於外國銀行家，殊欠公允，惟最近情形已大有進步，中國當局現常與本行滬行總理韓區曼協商，吾人對於有益之辦法，當然切願合作，余對銀價續漲，而世界物價之落後，認爲於中國有重大之危險，但中國自助之途頗多，舉其最要者，即爲糾正對外償付之差額，並不十分困難也，」述及遠東一般情勢時，氏繼謂遠東在在具有富於燃燒性之材料，現所需要者爲審愼與明智的政治家手腕，自大體上言之，現時中日情勢較去年此時已經好轉，殊爲一種有希望的徵象，」氏稱，關於華北懸案之解決，頗有進步，「吾人對於本埠及內地金融情勢，與中國各大銀行，久已發生密切關係，現時吾人更希望有機會與華方合作，發行外國公債，」氏稱英國經濟調査團不久即將發表報告書，其內容無疑的將包含有益的建議，惟如遇中國經濟情形不振時，則經濟復興亦不能早日實現也，吾人觀中國潛能力之偉大，認爲中國之將來，無眞正悲觀之理由，「上海商情之慘淡，足爲貿易進步之阻碍，惟不久當可獲得一出路」。

匯豐拍賣申新七廠

近年來我國紗廠業衰頹已極，素稱巨擘之申新紗廠，一再頻於險境，負債二千餘萬，去年曾由財實兩部與經委會組織整理會設法救濟，並由中國上海兩銀行貸欵維持，茍延至今，不意該廠第七廠押於匯豐銀行，期滿未贖，該行竟宣告拍賣，二十六日上海日商豐田紗廠以二百二十五萬元之最低價買去，人心大憤，按申新紡織總公司，爲我國紡織業之最大者，總經理爲榮宗敬氏，其第一第二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等廠，均在上海，其第三廠在無錫，其第四廠在漢口，其第七廠地址楊樹浦路四百六十八號，紗錠數爲五萬六千二百八十四枚，線錠數一萬三千四百四十枚，布機四百四十九台，雇有工人四千餘名，廠長爲李繼曜，現在日夜班照常工作，其總値國幣在五百萬元以上。

▲匯豐委託公告拍賣　魯意師摩洋行受匯豐銀行委託公告云，本行受有關係之第一受押人之委託，准於二十六日下午三時半，在北京路本行前間拍賣坐落本埠東區貴重地產六十八畝，暨該地上所建房屋，以及屋內機器，即是在抵押據上所開列之產業，係屬於申新紡織公司第七廠，此項產業，限價銀洋二百二十五萬元，若出價不到此數者，則不予攷慮，該地註册英册8389 8387 8388 9654.如須察閱此項道契及抵押契據者，請用書面向本行洋總經理接洽可也，再者買主須將全部價銀，於拍定後二星期內付清，凡出價最高者即爲買主，倘出價人方面，有二人或數人發生爭論，則經本行裁奪之下，立即重行拍賣，一經拍賣錘拍定後，買主除訂定一成交契約外，並須立即付存本行銀洋一萬元，此欵如買主不能照本行拍賣章程履行者，則除被沒收外，本行仍有權執行所訂定成交契約之全部條件。

▲三團體均電請制止 ㈠南京行政院實業部外交部司法行政部鈞鑒，據申新紡織公司函稱，該公司第七廠以價值五百萬元之財產，向匯豐銀行抵押二百萬元，到期願付全部息金及一部份押款本金，該行未允，竟登廣告，擬於本月二十六日下午三時拍賣，請設法制止等語，敝會等竊以紗廠為重要工業，該廠財產價值既如此之鉅，並已付一部份債款及全部份利息，不應遽行拍賣，應請迅予電令制止，以維實業而護產權，上海市商會上海市地方協會同叩有，（二十五日）㈡南京行政院汪院長財政部孔部長實業部陳部長棉業統制委員會陳主任委員鈞鑒，前以敝業日形危困，迭經籲陳在案，查上海申新七廠價值五百餘萬元，前以二百萬元押與英商匯豐銀行，到期無力取贖，該行竟以二百二十五萬標價，於寢日拍賣，事關整個棉業前途，羣情惶駭，懇請鈞座籌善策以保主權，毋任屏營待命之至，華商紗廠聯合會叩有，（二十五日）

▲律師代表通告反對 過守一律師代表申新紡織第七廠反對匯豐銀行委託魯意師摩洋行拍賣申新紡織第七廠房屋地基及機器緊要通告云，頃據申新紡織第七廠經理榮稱，本廠前將本廠所有廠房地基及機器等值價五百餘萬元，向匯豐銀行押借洋二百萬元，嗣以受市面不景氣影響，紡織業困難已達極點，致到期未能償還，現在多方籌措償還方法，乃匯豐銀行並不顧念吾國社會狀況，擅行將抵押之房產等估作低價，託魯意師摩行拍賣，一再託人磋商無效，是有意侵害本廠法益，絕對不能承認，無論何人買受該產，當不能取得合法所有權，應請貴律師代為登報聲明，請各界幸勿受愚，致啓糾紛等語前來，據此合亟代為通告，惟希公鑒。

▲一特院佈告假扣押 上海第一特區地方法院假扣押申新紡織公司第七廠財產之布告云，江蘇上海第一特區地方法院布告第一四〇九〇號，案查上海中國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與債務人申新紡織公司，為二百八十萬元欠款，聲請假扣押一案，業經本院裁定，『債務人所有第七廠，全部地基房屋機器及其他財產，限於前記請求金額範圍內，應行假扣押，以備清償』等因在案，除派員前往實施假扣押外，嗣後無論何人，對於上開假扣押之財產，非經本院核准，不得有任何私擅行為，特此布告。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院長郭雲觀。

▲政府正籌補救辦法 關於申新第七廠被匯豐拍賣事，政府及各方面甚為注意，二十七日行政院會議時，會加以討論，關於救濟部份，當經決定交由財長孔祥熙會同實業部辦理，交涉部份，則由院先電滬市府，向匯豐磋商，當局認匯豐不照民法第八七三條規定，不申請法院拍賣，依法不能認為有效，各方面幾於同抱此見解，實長陳公博二十六日夜赴滬，據實部稱，即係與滬各方面接洽此事，另據司法部長王用賓談，申新拍賣事，本部已接滬商工實業各界來電，已交由民事司研究，並於二十七日去一覆電，表示法院當依法辦理，滬市長吳鐵城曾於二十六日電汪院長報告，匯豐銀行將於二十七日舉行拍賣，請求救濟，汪院長對此極為注意，惟以時間急迫，且匯豐已趕於二十六日擅自拍賣，援救不及，二十七日特電吳市長，詳查具報，以便核辦，原電如下，上海吳市長勛鑒，宥（二十六日）電誦悉，申新第七紗廠於二十六日被匯豐銀行拍賣，行政院於二十七日始得上海市商會及紗廠聯合會電告，即欲援救，亦已不及，且聞報知二十六日下午已付拍賣，申新紗廠為吾國新興工業之一，政府夙所愛護，今遭此挫折，廑念至深，仰將詳細情形，確查具報為要，汪兆銘沁（二十七日），吳鐵城派秘書長俞鴻鈞於二十七日晨晤匯豐大班赫區門交涉，無具體結果，陳公博到滬後，致電行政院報告在滬與俞鴻鈞訪晤匯豐大班交涉情形，政府已令外交部與英方交涉，取消匯豐拍賣，同時上海金融界於二十八日開會，結果，由中央銀行聯絡中國交通兩行籌款二百二十五萬元贖回，至第二債權人中國上海銀行等決進行訴訟，中行並延聘律師斐斯陳聰祖向匯豐律師高易接洽，據上述情形觀察，此事恐難有所補救，蓋法律與事實均有所不能也。

▲各界對拍賣之反響 華商紗廠聯合會二十七日開緊急會議，決議組織委員會究研辦法，一面電中央及院部及將，請迅救濟，中華廠商聯合會，二十七日晨開會，除電中央外，主張即日起與外商銀行絕交，即通告各界，請將存入外行之款提出，以後不得再存，拒使外行鈔票匯票等，斷絕交易，同時外傳榮宗敬在拍賣以前，與承受之日商，先有默契，但無從證實之，又國貨工廠聯合會，二十七夜開會，決請政府向英領交涉，函匯豐警告，申新事應照所在國法律辦理，另函銀錢業以實力援助申新，以為交涉得結果之後盾，並請政府在棉統稅項下，撥二百二十五萬，俾申新償付匯豐債務，如不能達到目的，則由各廠扣抵，末推代表向市府請願。




英法奧之重要談判

英法協定後，英法對德意見，已協商一致，對蘇俄之照會，英方將先由掌璽大臣艾頓訪俄商談，西門將訪德與希忒拉談判後，再赴俄，至於奧國與英法間之談判，奧總理舒斯尼格於二十日起程赴巴黎，二十一日與法當局談話，二十四日復赴倫敦，與英外長西門談話，英法兩國對奧均保障其獨立，總之現在歐洲形勢，正由英法兩國外交當局與俄德奧義波蘭等國折衝，其主旨在使法義協定與英法協定中所載之各問題，能得圓滿解決。

英德初步談話圓滿

英德間關於英法牒文內容之談話，據二十二日倫敦路透社電，謂確在進行中，德外交界之初步討論，已發現彼此意見完全相同，咸以爲此種談話，不應僅限於天空公約之問題，但應包括英法牒文內所言及之全部範圍，即德國復入國聯與成立東歐中歐公約是也，英國駐德大使裴浦士會奉訓令，向德國政府探詢，二月十四日德國復文中所未提及之各項問題，是否可由英德兩國作有益之會商，裴浦士現已接得德政府答復，內稱英國閣員如來柏林，德政府準備就英法所建議之各項問題，悉加討論，英德談話結果，並不能確定德國之接受，但德國既允就各項問題悉加討論，則英國閣員赴德國之主要障碍，業經排除，據西門二十五日在議會答復質問，謂英方會詢問德政府，英德當局在柏林會談時之題材，是否包括英法倫敦宣言中所舉一切事項在內，渠現已獲得德政府之答覆，同意討論之範圍，並邀請西門赴柏林一行，英政府認此舉頗爲有益，渠希望不久即往柏林，惟起行日期尚未確定，法義政府對此舉亦表贊同。

西門將訪德俄談判

西門二十八日赴法與法外長舉行談話，對於倫敦協定成立後之談判及西門最近赴德一事交換意見，西門並偕掌璽大臣艾頓三月初赴德談話後，由艾頓先赴俄籌備，西門然後赴俄，據外交界稱此爲歐戰後最重要之外交訪問，其目的有四，㈠清除德，波，俄三國對提議中之東歐安全制度意見之差異，俾能獲得一三國皆可接受之計劃，㈢研求希忒拉對於德國軍備之要求，㈢得到法國方面之要求，俾有具體事實，便於工作，㈣研究紅軍實力，勸誘俄國裁軍，至於蘇聯邀請英閣員赴俄之照會已於二十六日由駐英蘇聯大使，送交英政府，又波蘭捷克兩國邀請西門前往問題，英閣議亦將於二十七日討論後，再決定答復。

奧國總理訪晤英法

奧總理舒斯尼格偕外長華爾登尼格於廿日赴法，廿一日與法當局談話，二十二日繼續會晤，至七時四十分始畢，二十三日發表公報云，兩國閣員會將歐洲一般政局，會同加以研究，而對於各種情勢之足以發展中歐各民族之信仰心及充實中歐之和平者，尤爲注重，法奧兩國同意承認義法羅馬協定，業將中歐公約之原則予以確定，各關係國若能以完全平等之精神簽訂此項公約，則其利澤殊爲溥厚，最近英法兩國倫敦協定，亦認中歐公約係安全要素，與其他區域公約同爲保障和平之工具，合成整個，不可分離，此層尤足欣幸，至於經濟方面，則奧國業與法國及其他各國訂立協定，結果良好，殊足滿意，公報最後謂法奧兩國業已協定，不久進行談判以冀訂立文化協定云云，一般人士評論公報，謂奧國政府對於多瑙河互不干涉內政之公約，不僅在原則上表示贊同，且以此項公約列於各種多邊公約之列，而認爲同係保障和平之工具，合成整個，不可分離，可見奧國



奧總理　舒斯尼格

已完全贊成英法倫敦宣言書之立場矣，此外公報又提及完全平等之精神字樣，足見談判多瑙河公約之時，誠能以此項精神為本，則其成立自必較易也，至於奧國哈普斯皇室復辟問題，則談話中並未提及，總之，法奧兩國交換意見結果，業有重要進展，而於歐洲穩定事業，至有裨益，果能一本眞誠，處以忍耐，則不論何種困難，終必克服也。兩國當局談話結束後，奧使館舉行盛大宴會，奧總理舒斯尼格等一行於二十四日離法晚間行抵倫敦，二十五日與英外相西門外部次長文西泰談話，主要部份係關於不干涉奧國內政公約之一事，經奧國方面說明奧國倘遭外國干涉時，則簽約國均可直接與奧國磋商，非簽約國亦可經國聯之媒介，與奧國磋商云，此次英奧談話雖僅係探聽消息之性質，實則極關重要，多瑙河公約將為英德柏林談話主要問題之一，今西門外相赴德之前，與奧國閣員舉行談話，可因此明瞭奧國之地位，實大有裨益也，至關於哈浦斯堡皇室復辟，增加奧國借欵及陸軍軍額等問題，則英奧談話中悉未提及，英格蘭銀行總裁諾曼本日雖曾拜訪奧總理舒斯尼格，惟所談者係關於奧國舊有各項借欵，如國聯經手奧國借欵等問題，又一般人相信本日午後舒斯尼格與英國財相張伯倫會見時，曾討論是否可由英國墊付欵項，使奧國得向英國採辦鐵道材料，用以革新奧國鐵道之設備云。舒斯尼格等一行於二十六日離英返國，此次訪晤英法兩國，使兩國對於奧國局勢，有更明確之了解。

日俄進行談判

日俄間關係，蘇俄主張締結互不侵犯條約，日本則主張先解懸案，據二十二日東京電通社電，廣田外相於廿一日下午在上院預算會中對芳澤謙吉氏之質問答辯如下，『㈠「滿洲國」境防備問題，日本原屬島國，故在國境防備上，自不免有神經過敏之嫌，但日方所謂國境防備實與蘇俄所主張不同，故不得不對俄方所行之必要程度以上的防備加以考慮，㈡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問題，關於此種條約之締結，現有兩種方式，一即在兩國 間各種問題解決後，再行締結，二即在締結斯約後，始行着手解決懸案，但據本人意見，則以在日俄懸案完全解決後，再行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為最妥當，㈢確立遠東和平問題，關於此事，政府當局自當竭力進行，惟就日政府方面言，雖可依與英美兩國中之任何一國訂立條約，以圖達到上項目的，但本人則以為不宜與任何國發生特殊關係，而當與各國一律維持良好關係，換言之，即不當出於與一國和好而事壓迫他國之舉，而應以與各國修好，為確立遠東和平之根本方針也。』又東京二十七日新聯電，駐日俄大使優列尼夫二十六日與廣田之第三次私的會談，廣田特別強調聲明，對俄和平外交之確立， 在乎兩國懸案之解決， 如㈠日俄漁業條約之改訂，㈡北庫頁島石油採掘協定期限之延長，㈢為樹立日俄「滿」三國之善鄰關係，設立國境紛爭調停委員會，㈣芳澤・加拉罕之日俄基本條約上所確認之西伯利亞礦山・林業權之再確認等等，廣田對此逐條加以說明，尤以國境紛爭調停委員會之設置，力陳其為東洋和平之基礎條件，除試探俄國態度外，並促進其從速解決前述各種問題，俄大使優氏對此則云，本人雖未接到本國訓令，惟鑑於日本之友好的態度，願以互讓精神解決之，而為率直之意見之交換，在此二三次之私的會談中，對於兩國懸案之解決方法，雙方意見略見一致一事，誠對俄外交上最大之收穫，如再作二三次之會晤，當必能發見妥協之點，然而前述諸懸案當待三月中旬日本駐俄大使太田歸任後，在莫斯科與俄政府開始日俄懸案解決交涉云。」蘇俄一方與日進行談判，一方則計劃增強遠東防務，據莫斯科二十一日合衆社電，蘇聯頃正計劃增強遠東區，以防侵略，其鞏固黑龍江以北領土之辦法如下，㈠在北庫頁島・堪察加及俾羅比丹建築於戰略有關的公路網，㈡挖深黑龍江及其他河流，以利交通，㈢改良海參崴・廟街各港，以便巨船入口，㈣增造輪隻與碼頭，此外蘇俄當局並擬興辦航空事業，其主幹航線由莫斯科經伯力

至海參崴，另一線由伯力至新築之柯蘇縻爾斯克市•蘭街•鄂克次克海岸以迄堪察加之彼得羅巴夫羅夫斯克，又一線達庫頁島，蘇俄現正鼓勵遠東移民及建立新工業，其對於經營遠東之煤礦與煤油業尤爲注意，近頃有煉汽油廠一所，已經完成，此後蘇俄遠東空軍之燃料，可取給於當地矣，柯蘇摩爾斯克之碼頭，現正在建築中，將爲太平洋首屈一指之大碼頭，其築港主要目的之一，爲輸出遠東鍊金廠之出品云。

義亞糾紛仍在談判

義亞糾紛，上週形勢頗緊張，本週經英法之調停，兩國代表於十九日在亞京談判，二十二日中立區之談判宣告停止，而義國對於東非洲之軍事行動，仍在進展，由義政府向亞政府要求在義屬與亞國邊境設置中立區域，美國著名黑種飛行家茹利安，向有黑鷹之號，已於二十二晚自紐約啓程前往非洲，擬於義亞發生戰爭時，助亞國作戰，另有其他飛行家五人，亦將繼續赴非洲參戰，蓋紐約黑人區域，視亞比西尼亞爲其同族，對於最近義亞衝突，頗具深切印象也，此外英國駐義亞兩國代表，一方面努力斡旋，謀使兩國事端獲得友好之解決，一方則要求亞國邊境爭執地帶，如劃爲中立區域，則應保證索馬利蘭地方之英僑，得使用該處之泉井云，駐義英大使德留蒙二十三日與義外務次官蘇維治，作關於義亞糾紛之重要會商，當時雙方曾言及一九零六年英法義三國所訂關於維持亞比西尼亞帝國土地完整之協定，其結果未悉，義軍目前仍繼續開往東非，義屬索馬利蘭昨夜伏爾加尼亞號輪船載有義軍二千人，由奈勃斯開出，二十三日已抵墨西拿，由該地再增載軍隊二千人，都四千人，而往東非，該船除載有軍政之各項專門人員外，並載有義國各地之醫生及工作人員，東非義屬以里特里亞之都會馬薩瓦，因義國備戰甚亟，故空氣極爲緊張，義國二十三日閣議通過如遇戰爭發生時，將組織一商船艦隊，政府並頒布條例，規定檢查商輪，徵發用品，分配輪隻職務以及徵兵入伍之辦法，至於亞國方面，據亞比西尼亞駐義公使館二十三日發表公報，謂亞國政府對於以維魯亞地方附近劃爲中立區域之議案，於二月九日及十二日切實表示接受，並已訓令在爾洛古比地方駐防軍隊司令，與華受爾地方義軍司令接洽，前往劃定中立區域界線之事宜，二十二日義軍司令通知亞國軍隊司令，謂已以此事呈報政府，現正等待義國外交部之答復。

義國方面，以爲所解決兩國爭端，應分三種步驟，第一步直接談判，未成則由第三國居間和解，和解又不成，方可提付仲裁，二十六日亞比西尼亞駐羅馬代辦，訪義大利外交次官蘇維治，告以亞比西尼亞已願放棄以前要求，即中立地帶劃分委員會中必須參加瑞典與比利時軍官一事，義大利政府對於此項修正提案，表示接受，並表明可讓游牧民族往中立區域汲用井水，至於義大利對於亞比西尼亞所建議，引用義亞友誼條約中之仲裁條欵，持何態度，刻尚未宣布，義政府現仍繼續運輸軍隊與軍火往東非工作。



阿比西尼亞手指墨索里尼，牽着「國聯媽媽」的後衣道，「他打我！」——華盛頓郵報——

據倫敦二十八日電，據「每日郵報」羅馬訪員訊，亞比西尼亞皇帝爲

義亞糾紛事件，有函致義王與墨索里尼，稱「吾人決不侵擾伊里特里亞與蘇馬利蘭之義屬殖民地，且亦從未有此意，」駐義亞國代辦向新聞記者談話，稱義國爲烏魯爾衝突事件，曾要求賠欵二萬鎊，兩國間顯有誤會，亞國誠懇的意願，爲迅速以和平方法解決此事云，又亞比西尼亞國駐義代辦阿富威克，二十七日向報界發表宣言，謂義國倘將駐防義屬以里特里亞及索馬利蘭之軍隊，完全撤去，不留一兵一槍，亦可保證平安無事，余敢以吾國之榮譽，宣誓亞國決不作進攻義國殖民地之夢想，亞國此種和平態度，業已由亞國皇帝向義王及義相墨索里尼一再申明，然義國則仍繼續輸送大批軍隊及軍用品赴亞國邊境，當知亞國之所企求者，無非信守義亞兩國所訂之友好和解仲裁條約而已，此外吾人對於國聯亦深願效其忠誠，蓋國聯實爲亞國與西方文化之連繫，義亞爭端，提交仲裁後，仲裁委員會倘認爲責在亞國，則義國所要求之賠欵八十萬鎊，亞國準備全數償付云，但義國負責方面宣稱，謂亞國抱有偉大之和平志願，應以事實證明而後可，亞國代辦作此類宣言，業已多次，無如事實證明與其所宣言者相反何，義國不得不採取預防措置者，職是之故也，且義國政府之態度，業已十分明瞭，義國所要求之賠欵數額，與所發生事變之嚴重性相較，實極爲細微云。

巴拉圭退出國聯

南美巴拉圭與玻利維亞之爭端，自去年十一月國聯非常大會中，提出調解建議，玻利維亞當即接受，而巴拉圭即予以拒絕，最近國聯大會諮詢委員會建議，以前禁止軍火運往格蘭察柯之辦法，對玻國准予撤消，而僅施諸巴拉圭，以示制裁，巴政府於二十三日通知國聯秘書長愛文諾，聲叙退出理由。略謂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國聯大會所通過解決大查哥爭端之建議書，巴拉圭並未加以拒絕，惟要求對於建議書內主要各點，重加考慮，刪除其中與巴拉圭國憲法相牴觸之各點。但國際大查哥事件諮詢委員會，竟認巴拉圭政府此項要求等於拒絕建議書，並決定採取預定之制裁辦法。至就禁運軍火至交戰國一事而論，波利維亞最初曾提出抗議，巴拉圭則承認係一種正當合法措置，蓋中立國行使其主權以謀停止戰爭，固屬正當之行動也。無如巴拉圭雖作此種要求，而國聯則並未命令調查戰爭責任，諮詢委員會竟取銷對於波利維亞禁運軍火之決議，對巴拉圭單方面禁運軍火，以事報復。國聯濫施權力，足長侵略國之氣燄，使侵略國原有武力所不能達到者，今亦可達到其目的。諮詢委員會此種決議，實爲一種武斷之行動。巴拉圭爲國聯會員國，相信其所負義務，應以盟約所載明者爲限，且應與他國亦受平等之待遇，爲此巴拉圭政府，茲特正式通知，退出國聯云云。據日內瓦二十四日路透電，巴拉圭退出國聯事，謂國聯大會解決格蘭察柯爭議辦法，限三個月採用之期限，今已屆滿，故在國聯盟約之下，玻利維亞現處於合法戰爭之狀態中，而巴拉圭之地位，則爲非法，然國聯未必採行國聯盟約中所載，如斷絕巴拉圭商業與外交關係等之極端嚴重計畫，蓋料美國與巴西不贊成此種辦法也，同時南美諸國仍有出而調解之望，據巴拉圭京城今日消息，巴政府致國聯之文，謂國聯全未顧及巴國請求確定格蘭察柯爭議責任一點，故國聯不復有施行制裁之權云，至於處理格蘭察柯事件之諮詢委員會，將於三月十一日開會，討論巴拉圭退出國聯後所造成之局勢。



一週間大事日記

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起
至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止

（記者）

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王寵惠在東京訪岡田床次各要人。

▲國府公佈頒給勳章條例施行細則。

▲黃慕松赴武昌謁蔣。

▲張公權等謁孔祥熙商救濟滬市面。

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上海地方協會市商會銀錢公會等四團體商議救濟市面。

▲王寵惠訪荒木加藤等。

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王寵惠出席日議會各派招待會。

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蔣在三省總部紀念週訓話。

▲于學忠黃慕松等謁蔣。

▲國府命令特派耿毅為行政院駐平整理委員會委員。

▲孔祥熙由滬赴京。

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中新紗廠第七廠因債務被滙豐拍賣，日商豐田紗廠以二百二十萬元拍進。

▲孔祥熙出席行政院會議報告財政情形。

▲王寵惠再晤廣田辭行。

▲黃郛赴杭再上莫干山。

▲李擇一赴日。

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中政會通過蔣汪提議保障人權案。

▲王寵惠離東京赴箱根。

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中政會談話會議 定二十四年度 預算基本原則。

▲孔祥熙宋子文飛漢謁蔣商財政。

▲中常會決議葉楚傖繼任中宣會主任委員。



論評選輯

論確定整個教育目標

關於普及教育運動問題，本報二十二日社評已曾論及。今天我們再來一談年來的教育改革趨勢，並願指出當局應設法確定教育整個目標。

年來的教育改革，有一種顯著的趨向。這便是對已往放任主義的修正。我們曾屢次指出，在既往若干年中，我國教育家似乎對教學法有過量的注意，而對整個的教育目標未能澈底研求。教育家中與我們取大體相同的態度的，也頗不乏人。而北大教育哲學教授吳俊升氏最足舉為代表。他在本報「明日之教育」周刊上曾有文論及中國需要一個新的教育哲學。教育當局所採的態度，也可以由年來對教程的措施中見到。其他不論，祇就課本的編纂來講，教育部近來對於中小學課程標準均有綱目公布，大學課程標準也正在着手釐訂中。不但如此，當局並已起始直接委託專家編纂教科書本。比起以前將編纂課本的責任完全推與營業本位的書賈時期，不知要有多少進步了。我們對於當局的這種措施，是完全表同情的。

不過我們覺得這個問題還值得更嚴正的研究。據我們的觀察，近來教育的改革，實際還在最初的階段。我們近來祇已發見既往的放任主義是錯的，是應修正的。我們祇已明白教育除了方法之外，還更應注意目標。但是究竟要甚樣好目標的問題，我們則尚未得到解決。並且對於這種問題未有極鄭重的研求，極縝密的探討之前，也不該即潦草予以解決。若在既知注重目標的時候，不先決定到底要甚樣的目標，則不但理想的教育結果不能得到，並且也許會又弄出流弊來的。所以確定教育目標的詳細內容，實是在認定教育應有整個目標之後立刻該走的一步。

但確定整個教育目標，實不是一件容易事情。例如，我們既說調整整個的教育目標，至少人生哲學，倫理道德，政治體制，經濟結構等問題，全要先加以研究，選擇，與採納的。然而這些問題，却正是聚訟千古，也得不到定論的。那末究竟將何所適從？並且一種道德哲學，政治哲學，或社會哲學的產生，是不可期成於一朝的。這種學說需要長期的背景，複雜的環境，適當的機會，才能漸漸滋長出來，藉着一家之言表現出來。這樣豈不更困難了？第一，我們打算藉一種理想改造環境，然而理想都又須待環境產生；第二，即使一種理想已在不斷地產生，試問在牠沒有公認為權威之先，有甚資格被採為教育目標，來使萬萬人宗法？所以姑不論我國的孔孟，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法之富祿代爾，盧騷，德之康德，費希特，黑格爾，英之邊沁，達爾文，美之詹姆氏，杜威等一代師表不易再出，即使有這樣的人物再世，嚴格講來，以匹夫之一言，尊為整個社會的師法，也不是絲毫沒有疑問的。

因為有上述的困難，所以持重的時賢便主張不要強求教育哲學，更不主張用政治的力量，來壟斷某一派，來尊崇某一家。我們以為這種態度是不足以應付目前事實的。教育的責任是已經放在政府肩上。政府如不過問教育目標問題，則必仍回到前幾年教育無政府的狀態。而那種教育已經證明不足以應付國難，不足準備未來建設的工作。所以我們在去年十月二十

六日的社評中，曾主張政府應即設立一個「中國教育目標研究委員會」。這種委員會應該是超政黨的，半官式的。聘請國內的思想家及教育家為研究員。專研究今後教育應有的理想。研究到的結論，供給當局來採納。原則採納之後，再由教部聘請教育專家依科學的有效的方法製成課本，責令全國各校，尤其是小學，一律採用。這樣才可以希望於數年之後，造成國民一致的民族意識，一致的國家觀念，養成一致的情感，一致的信仰；才足以應付我們當前一致的族國問題！我們曉得以這種「人工的」方法來決定教育目標是有流弊的，然而却再沒有比這更好的方法可想；我們也明白這種企圖未免過大，然却也不能因為牠關係重大，而竟不做這種企圖！並且這種工作，有計畫與無計畫都是要進行的，有計畫的進行似乎總比無計畫的較好。

我們這裏所提出的方策，並且不能說不切實際。南京教育部便正向這方面努力。各地教育實驗運動也有的有教育理想。而與我們這種所提出的方法最類似的，却須推廣西的普及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不過我們這裏所提出的計劃更澈底一些，更廣大一些而已。

我們深信設立教育目標研究委員會（或研究院）以確定今後教育（尤其是基礎教育）的目標是最實際，最迫切，最待辦之舉，而不容國人以抽象的理論視之！

（錄二月二十五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美國最近經濟政策之矛盾

在最近二三月間，美國政府在國會內及實際施政上所表示之經濟政策，頗為不少，其中比較帶有重要性者，當為以下數種：（一）打倒經濟的國家主義，回復經濟的國際調協主義之政策，此種政策之大體見於郝爾國務長官於一月三十一日在參議院農業委員會之演說中，對於國際經濟會議之重新召集之主張上，郝爾於二月八日在與記者團會談中關於美國之對外通商條約新方針之說明，更足以證明美國對於此種政策之具體進行計劃。（二）大規模的工賑政策，此種政策可見於一月初旬羅斯福對於國會所提出之財政咨文中，此種需用經費四十萬萬美金，幾占全預算額半數之工賑案，在二月二十一日，雖經參議院修改其內容，然從全案精神言之，無寧謂為參議院尚嫌此案規模之過小，而並非根本加以反對，故此種政策必於本年中見諸實行無疑。（三）產業復興計劃延長政策，亦即所謂統制經濟延長並強化政策，此可於二月二十日羅斯福對國會請求於本年六月十六日滿期後，更將復興計劃之期限繼續延長兩年之咨文中見之。（四）比以前更積極的通貨膨脹政策，此可於財長摩根陶最近屢次聲明美國決不變更貨幣政策之言論，及美國於本年一月二月之交，美金張價時實際動用美金匯兌平衡基金，收買英鎊及佛郎以抑制美金價格之行動，並最近在金條款之判決對於政府有利及在此種判決後所謂通貨膨脹派之議員又大肆活動，鼓吹美金之再貶價，等等事實中見之。（五）對於中國經濟開發上之積極進行政策，此可於特召駐華美使詹森回國及實行派遣中國經濟視察團來華，等事實證之。（六）軍需工業擴大政策，此種政策可于本年度國防費預算總數為約八萬萬美金，比上年多一萬萬八千萬，及美政府各要人屢次在國會關于實行擴張海空軍之說明見之。（七）消極的對蘇通商政策，此可于美政府實行裁併駐蘇之美國領事館人員事件見之。

美政府關于以上種種政策之採用，當然有其個個的具體理由，此等具體理由如何？且種種政策是否真能全部實行似亦不無可疑，凡此種種，固待討論，然目前以其不屬于本題之範圍，故姑置不論。吾人於此最應注意者，厥為以上種種政策在傾向上帶有矛盾性，及美國政府何以同時採用性質互相矛盾衝突之種種對策，一層。吾人試一檢討上述諸般政策，即可發見其可分二類，一為帶有世界經濟性即國際調協或國際進出經濟性者，如

（一）（五）（六）全部及（四）之對外部分（指通貨膨脹政策之對外傾銷作用）是，一為帶有自足自善性即所謂集團統制經濟性者，如（二）（三）（七）全部及（四）之對內部分是。尤其是（一）與（二）（三）在性質傾向上固顯然相反，即在羅斯福之『新行動』及『新秩序』（New Oeal and New Order）的理由上亦似難說明；（五）與（四）似更難並容（指一面以白銀國有策苦中國，一面又欲開發中國產業而言）；（六）與（七）在政治及經濟的路線上完全相反，亦似難索解其並存理由。

美國果何為而採用此種種互相矛盾衝突之政策耶？依吾人觀之，是殆由於美國現階段的經濟現狀之反映。蓋美國經濟狀況，在去年八九月前後，已收穫第一期復興計劃即統制經濟政策之最後良果而將漸入於麻痺無感覺狀態以至於享其惡果，易詞言之，美國因第一期復興計劃而生之人為的，跛行的，一時的經濟好況，已於去年八九月前後達到頂點，而走入長期蕭條之路上，故欲進一步打開困難，除利用民主黨競選獲勝後之政治勢力，對內進一步使統制經濟政策及通貨膨脹政策强化，對外進一步實行國際通商鬥爭即國際貨幣戰，進一步擴大國防（此對於國內經濟，可以形成所謂軍需通貨膨脹，故對內亦有作用）之外，別無辦法，故以上各種政策在部分的經濟關係上性似相反，然在全局的政治關係上適足相成而為矛盾的統一，是殆『凡欲君臨於世者必須右手持和平，左手執刀劍』之類耳（關於美國在現級段上的政治經濟之一般動向，請參看上年十一月十四日及本年一月三日社評）。

在目前『中日經濟提携』聲中，吾人對於美國經濟政策之發展動向及其根本理由，必須有澈底認識，否則一旦誤認美國經濟政策已失其統一性或誤認政治已失其條理性，必誤解國際政治之大勢，以為美國已自顧不暇，必易被某方利用，以為中國在經濟上眞非受唯一近鄰强國之領導不可，必因此而陷于過度悲觀而失却『經濟上自力更生』之精神與機會——是不可不注意也。

新刑法施行後兩個問題

◇　◇　◇　◇　◇　◇

（錄二月二十七日天津大公報）

新刑法實施之後，隨第二百三十九條而起者，有兩問題，皆頗得吾人之研究，即妾媵問題與娼妓問題是也。按新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規定，有配偶而與人通姦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姦者亦同。依此解釋，則凡有婦之夫，納妾與宿娼，均不得免於該條之支配也。日來報紙喧傳，謂新刑法施行法中，關於妾媵問題，將有救濟之規定，即僅防止新刑法施行後之納妾，而於施行前納妾者，不認其為犯罪是也。（外傳施行法中對於此事，將採用不溯既往原則云云，實有錯誤。按不溯既往原則，已規定於新刑法第一條，施行法中，無再規定之理。蓋依新刑法，既認為納妾通姦，則在家長與妾之關係未脫離期中，其和姦行為，仍持續的存在，即不愛不溯既往原則支配。施行法所得規定者，或僅阻止其犯罪之成立而已。）現在施行法尚在起草之中，是否有此規定，尚難斷言。惟此項規定，雖可以減免不少糾紛，但若實際考察，則其眞意，仍偏重於保障殘餘封建勢力，於社會的意義，至為渺小，而有嚴重之社會的意義，厥為娼妓問題。夫娼妓之在今日，固已漸就衰滅之途，顧在中國，則事實不但未能禁廢，而且為政府徵收捐稅之對象，是就國家立場言，實明認其合法存在也。新刑法施行之後，有配偶者一經宿娼，立即構成犯罪，則宿娼者必為無配偶之男子。吾人試閉目一思，此種現象，寧不滑稽？國家一方面在立法上，否認娼妓之存在，一方面在行政上，承認娼妓之地位；而娼妓於身分則有根據，於留宿則無自由。然而無論為立法，為行政，同為國家之機構，即應有一致之意思，今若此，是不啻一手扼其吭，而一手撫其背，使其陷於啼笑不得之境也。

吾人之為此言，並非為娼妓制度張目，而承認其有存在之理由也。吾

人間嘗研究，中國國家之立法主義與施政方針，嘗有形成一極端矛盾之現象而不易調和者。此即其一。是故從立法方面言，則此種現象，徒損法律之威嚴，從施政方面言，亦難貫徹其方針。惟使人民紛擾摸索於是是非非之間而無所適從，司法官與行政官乃得利用此項弱點而上下其手而已。今再舉一最淺顯之事例，如吸食鴉片及栽種罌粟，刑法上認爲犯罪，禁烟法上且加重其刑，然而烟寮之林立於各省市者，固不必托庇於外人之租界；鴉片爲違禁之物，而已繳納特稅者，至少在其銷行區域內，可默認其存在；此似已將刑法上之鴉片罪與禁烟法之規定，視同覆瓿矣。然而不然也。法院方面，仍將根據刑法與禁烟法，判處刑罰，沒收物品。苟有人焉，持此以質法官，詰其何以認准許領照吸食鴉片者爲犯人，認業已繳納捐稅之鴉片爲違禁物品，恐法官亦將啞然不能答，天下事之矛盾滑稽，有逾於此者乎！

新刑法施行後之娼妓問題，其矛盾滑稽，亦頗與上述者類似，然而今日世人，僅注意於妾媵問題，意若娼妓之存在，固自有其對象（無配偶之男子），不必爲之研究禁廢，致喪失一大財源也者，此不獨對娼妓爲失其平，即於立法主義，亦未能貫徹。吾人徒聞刑法施行法中有妾媵問題救濟辦法之喧傳，而於有嚴重的社會意義之娼妓問題，轉寂然不聞有何解決辦法，且各省市開放娼禁之聲，與日俱甚，故發爲此論，希望立法及行政當局，急起而謀一澈底之辦法，而後始不至以行政規程，停止法律之效力，以機關命令，廢止法律之適用，法治國家，爲可幾及矣。

（錄一月二十五日北平晨報）

◇　◇　◇　◇　◇　◇

中新第七紗廠拍賣

上海申新紗廠第七廠，因曾向匯豐銀行，以抵押借款方式，借洋二百萬元，到期未能償還，已於日前經抵押債權人——匯豐銀行——委託魯意師摩洋行實行拍賣。該廠財產，約値五百萬元。惟經當場拍賣結果，竟爲日籍律師村上等兩人，以二百二十五萬元之最低價，代表一不知誰何之人所承購，拍賣人因當場無願以較高價格承購者，遂即宣告成交。此訊傳出，全國實業界，咸爲異常衝動。籲請政府救濟之聲，頃已前起後繼，騰見報紙。申新廠之業務情形，吾人不敏，愧尙未明底蘊；惟在現行稅則之下，國人自營之棉紗企業，固可斷言其必將慘敗。此客歲新稅則公佈時，吾人所屢請政府當局注意，期其以行政手段，謀所以切實挽救者。今聞此訊，彌覺痛心。申新廠之失敗，或由廠主之經營不善；然政府於新稅則實行之後，曾未聞以行政手段，彌補其外交上未克排余之自殺因素，實使吾人不能更爲政府當局諒。職是之故，廠主經營之善否，乃至其是否存心鬼祟，期以此肆其要挾，皆非吾人所欲問。蓋國家對人民課稅，對其企業，自應身任監督指導提携愛護之責。申新廠之有今日，縱廠主有過失，有罪惡，然政府過去之疏忽觀望，未盡其職責應有之努力，實已無可爲諱。此眞政府所應急起圖維者也。

匯豐銀行爲申新第七廠之抵押債權人。債務人於不能履行債務時，該行對之，自有依法訴追之權。此項債權關係，如在有管轄權之法院登記，即可對抗第三人，而其抵押之目的物，尤非其他任何債權人所得過問，此爲現代國家之民法通則。該行於其抵押債權，果已實行登記，則一經起訴，法院即須對抵押標的物執行假扣押之必要處分。債務人如再延不償還，則法院依債權人之請求，即可以强制手段，將債權標的物，公告拍賣，以賣價代爲償還。斷未有置法院於不問，由債權人逕予處分者。匯豐銀行雖爲享有領事裁判權之外國商人，然上海第一特區法院，固爲華洋共認之司法機關。該行果具何項理由，可不依訴訟手續，逕將申新第七廠實行拍賣？如該行未能證明其已得債務人之許可，則該行此舉，抑又不僅法律手續之爭，而爲中國法權之嚴重問題也。

當場承購申新第七廠者，爲日籍兩律師所代表之不知誰何之購主。[illegible]

傳該兩律師，係大連株式會社所委託，惟在身受委託之人，則又吞吐其詞，不肯即將購主姓名明白宣佈。此中蹊蹺，殊可玩味；然政府不加救濟，則該廠之終將淪爲日人所有，固無疑也。此實任人拍賣之必然結果，人取我棄，原不足怪。據申新公司總經理榮宗敬談：該公司所屬各廠，每日所納統稅，平均在二萬圓以上。是國家取於該公司者，已不爲不多。今其二五兩廠，已告停工，而其第七廠，又爲其具有外國國籍之債權人非法拍賣。國人自營之紗廠，橫被摧殘；國家神聖之法權，任人破壞。顧政府所昭告於國人者，僅爲其過去之空言救濟。誠意幾何？已屬令人懷疑；且外商之蔑理非法，顯屬破壞法權。此如不爭，何以立國？惟政府對之，則若不甚措意，足徵其一向對此事之顢頇態度。吾人又何能不爲全國之紗業前途危，更進而爲全國之一切企業危？申新第七廠之事，不過其事之一端而已。

僅就申新第七廠之拍賣事件而論，政府對下列兩事，實應負起責任：第一，須指摘其法律上之瑕疵，以司法機關，宣告其拍賣行爲爲無效；第二，須亟籌鉅欵，即將該廠收回，而任其因此而生之任何損失。匯豐銀行之拍賣行爲，如無特別內幕，任何國家之民法規定，俱難認爲合法。事關法權，未可忽視。如債權關係，可不聽具有管轄權之法院依法處理，則國家所設之特別法院，盡可宣告解散！法權神聖之謂何？至一般紗廠之救濟，亦應奮其決心，及早籌維。此其有關國計民生者之大，固爲具有常識者所知。以政府當局之明，應不待吾人詞費。新稅則之可用行政手段彌補其缺陷者，其道甚多。政府果有決心，則全國紗業之甦生，固不必盡諉責於農村破產，經濟凋敝，而認爲完全絕望也。

（錄二月二十七日北平晨報）

◇ ◇ ◇ ◇ ◇

上海恐慌之根本救濟

上海市場，久告不安，舊歷年後，波動更甚。銀錢兩公會，市商會暨地方協會四團體代表，前曾公呈財部，籲請救濟，已奉批令，業經函知中央銀行會同中交兩行，對於各業提出確實押品，請求放欵時，務須供法承做以維市面云云，其辭空洞，殊不足安杌隉之人心。聞四團體擬有三項救濟辦法之請求：（一）爲請明令發行兌換券之各銀行，將現金準備，提出半數，做地契押欵，債券保證中並請認房地契與債契有同樣價值，充作準備。（二）各儲蓄銀行之存庫保證，請指定房地契爲擔保確實之資產，准予一律收存。（三）請政府准予發行救濟公債十萬萬，專作救濟市面之用，即以該市每月房租收入，作爲還本付息基金。以上三項，其用意皆在維持上海地產，而不知地產跌落，本身自有原因，純賴政府之力，斷難勉強維持；況以地產變爲兌換券準備基金，則提高地產價格尚在未定之天，而銀行鈔票之信用，已隨之先受影響，此事之窒礙難行，詎復灼然可覩。至於十萬萬救濟公債，揆之目前經濟情形，決無發行之可能。凡此空疏誇大之言，直等於過屠門而大嚼，意者明知其不可爲而姑作壯言以告慰羣氓乎？自來政府社團，救濟金融，振興經濟，其辭甚辯，其術甚多，究其實際，率皆一說即了，事過輒忘，此非其意之不誠，蓋由其事根本上無實現的可能性，海上四團體最近提出之請求，亦正類此，其爲無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天下事，興衰成敗，皆有其必然的因果律。中國近年，金錢集中上海，繁榮胥賴人工，初非有顛撲不破之基礎，今之傾向幻滅，毋甯爲應有之歸宿。蓋上之政府以重利的公債，吸收社會游資，使整個市場，變成公債投機世界，下之則法律無力量，保障失效能，任何投資，皆不確實，於是資金封鎖，百業停滯，血脈窒止，生機蕩然，此其受病之因，在在皆與政府之財政經濟政策有關，苟無根本救濟，則支節岡維，都無是處，上海四團體所爲提出空疏無當誇大難行之救濟方案者，殆亦有感於眞辦法之奏效匪易，故爲此不切實際之呼籲，冀以自欺欺人，苟延喘息歟？然而圖窮匕

見，危機日逼，其勢終不可以久，吾人竊盼政府之速速有以自決也！

抑中國近年立法行政司法有一弊足以影響國家社會者，即思想體系混亂不明是也。姑以對地產一項言，往歲法律，保護產權，至爲優渥，上海一隅，尤稱嚴格。年來欠租之案，法院輒延不强制執行，減租運動，房客且集合團體以請，於情既認有可原，於法乃多從寬假。產主方面，權利寖失保障，地價日趨跌落，此皆事實，不難覆按。又如此次榮宗敬所辦申新第七紗廠，因欠英商匯豐銀行債欵二百萬元，到期不償，被其拍賣，引起中國各界之責難。此事按之中國法律，匯豐行動，誠有未合，蓋民法第八百七十三條載稱：『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又第二項云：『約定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爲清償時，抵押物之所有權，移屬於抵押權人者，其約定爲無效。』上項規定，意在保護債務人，乃中國新民法一貫之主旨。詎意正爲如此，乃使中國金融機關，不敢輕於設定抵押權，而有產者亦遂失其融通周轉之利便。惟匯豐乃英商，享有領事裁判權，本非中國法律所可束縛，況申新廠與之訂立借欵時，契約上必有明文規定，則今茲擇然拍賣，根據合同，彼自振振有辭，故於情縱可惡，於法殊無如之何，我方除非欠債還錢外，徒否認亦無濟於事，凡此種種，皆中國法律與事實，思想與需要，矛盾衝突之處，若不通盤研討，爬梳修正，終非根本辦法，此又吾人因感於上海近事之故，願爲各關係方面特進一解也。

（錄三月一日天津大公報）

杏山草堂詩話

曾‧嘯‧宇‧

合肥張靖達公，樹聲。字振軒。清咸豐三年。値洪楊事起。以廩生與其弟樹珊。倡辦鄉團。故說者謂淮軍之興。實自張氏始。後屢以軍功遞保道員。洊至封圻。仕至兩廣總督。光緒十年，卒於任。公雖以武功起家。而自幼好學。苦讀精思。於歷朝經史，漢宋儒先各書。及義理詞章之學。靡不研究而得其門徑。故爲文下筆千言。曲暢旁通。考公之受知於湘鄉也。在咸豐九年。公是時仍居鄉治團練。李文忠時佐湘鄉軍幕。公曾上書，極論淮北將懦兵驕，官貪民困之狀。籌所以補救維持者。文忠以書示湘鄉。深蒙嘉許。題牘端云。獨立江北。今之祖生。於以見靖達與湘鄉。文字因緣。非偶然矣。公有奏議八卷。出刊行世。惟詩賦詞章之學。槪未之見。甲戌秋季。因皖省籌賑救災之役。識公從孫張君濟洪於江上。暇出靖達公雜著一卷示予。乃公從姪雲錦先生手輯。皆靖達自製稿件。如摺片書牘等篇。莫不委曲條鬯。識卓議宏。獨詩詞一類。裒輯太少。僅載有七律二首於卷尾。吉光片羽。亦足珍矣。渦孝肅祠云。城南一曲尙淸流。風送荷香檻外秋。遺像至今傳鐵面。直臣豈肯作金鉤。烟波浩淼藏魚艇。蘋藻馨香薦古洲。漫說閻羅關節重。靑宮事業等安劉。過公瑾墓云。鼎足功收一炬紅。白楊古墓嘯寒風。兩朝心腹推知己。半壁江山効死忠。遺恨直吞漳水北。豪情猶唱大江東。英雄兒女今何往。埋玉深深惜此中。



國風社選

千里長余一歲去歲取東坡白髮蒼顏五十三詩句刻紀年印余見而愛之許以歲暮見貽既而踐約乙亥元日成詩二章一追懷坡公一寄謝千里　　衆異

白髮。不。我。貸。蒼顏。未。須。嫌。蹉跎。塵。網。中。忽已。五。十。三。坡公當此時內直方淸嚴金蓮送歸院制草人爭談（元祐七年戊辰東坡年五十三以翰林學士知制誥除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麻制皆作於此年宣仁后命以金蓮燭送歸院亦是年事）晚途。乃。多難。流落。惠。與。儋。終。風。復。苦。雨。遂。老。蓋。世。胥。我。窮。甚。於。公。未。艾。先。江。潭。十。年。縮。雙。手。萬。象。歸。一。奩。春。衫。懶。重。試。吟。筆。退。不。銛。公。詩。作。我。印。降。鑒。應。無。慚。楊。侯。今。印。人。較。予。一。歲。長。雕。蟲。本。餘。技。片。言。每。息。壤。坡詩。語。雖。雋。取。足。終。年。賞。在。我。爲。方。來。於。君。成。既。往。了。無。爭。墩。念。寧。作。懷。壁。想。遂。令。一。拳。石。意。重。千。金。享。疑。年。每。自。問。容。鬢。眞。不。爽。詩。成。鈐。紙。尾。似。寫。今。年。象。寄。君。椒。盤。側。畀。我。荷。葉。掌。明。年。更。遺。誰。韻。事。吾。能。傚。

輓晦聞　　秋岳

君詩。稱。後。山。自。況。意。高。蹇。眞。源。信。曹。洞。潛。氣。倍。深。婉。禪房。共。祭。詩。廿。載。事。非。遠。如。何。輟。琴。歎。亦。迫。歲。年。晚。平。生。羅。癭公與。諸。貞壯邂逅。必。茗。椀。騰。騰。先。塵。埃。惻。惻。念。秋。苑。晚居。適。連。巷。契。闊。各。坐。懶。今。循。篋。中。箋。細。字。恨。不。滿。敷。庵。近。爲。客。閔。嘿。病。孤。館。欲。邀。寢。門。哭。未。惜。眠。食。損。堂。堂。傷。亂。意。絕。代。去。不。反。所。期。任。子。淵。異。時。注。詩。本。

甲戌除日探梅靈谷寺遂至孝陵是去年與秋岳釋堪所同游者　　纕蘅

萬家。都。在。春。聲。裏。却。爲。荒。尋。更。出。城。誰。分。隔。年。仍。此。地。眞。成。三。友。共。平。生。壓。櫓。梅。夢。衝。寒。發。染。袂。山。光。向。晚。明。循。例。祭。詩。吾。事。了。定。林。老。衲。識。余。情。

元夜病起畏寒不出得纕蘅除日游定林詩次韻

邵寄并际秋岳　釋堪

歲除贏得還家病。臥聽春聲滿鳳城。乍展詩筒拋藥椀。如溫舊夢忘勞生。僧樓紅蕚成孤賞。馬市繁鐙作自明。流水韶華何足恨。交親蘦落不勝情。（吶聞少鹿守白汪生相繼逝去）

周夢坡逝世經年同人將祀之西溪兩浙詞人祠

追悼一律　遐庵

絮酒重傾有百哀。晨風猶憶共銜杯。三生片石期同證。（余與夢坡曾同參妙善禪師）百轉溪流念此才。清閟藏多憐漸散。（身後所藏強半以清積逋）霜花香好為誰開。（此有本事）詞流幾輩垂垂盡。愁向蘆庵一溯洄。（漚社同人自彊邨翁逝後蘭史夢坡繼之殊傷零落）

檢理積年文稿漫題其後　槃齋

今日萬端成一擲。臏留此物在心脾。窮原貪入幽深地。積氣常懸浩蕩思。便到古人寧有用。誰能後世待相知。藏山覆瓿都迂計。祇博回甘寸抱嬉。

祭詩　子威

古弼尖頭禿盡時。辛勤助我一年詩。派融唐宋才能肆。境託莊騷句更奇。談藝已嗟同輩少。尋山還共故人期。笑他酒脯長江簿。說與瀟湘水不知。

一年詩境託瀟湘。歲晚寧知在異鄉。未見書多供役使。已刪句尚待商量。此中宜副文昌蜜。所得休投李賀囊。儘許他人評得失。自家甘苦自家嘗。

送釋戡旋京並訊纕蘅秋岳醇士諸君　彥和

送君重看上元鐙。傳語平安念好朋。六代風流春未歇。一時觴詠興猶騰。憂天飲啄微生殉。振翮扶搖大隱能。抱甕藏山今日計。應無豪氣許陳登。

口占答客　什公

紫陽偷註參同契。稍喜殘年讀異書。肯執途人訊疑信。漫天風露渺余愁。

思嘉客　（燕京臨別）　叔雍

抵死催人禁漏清。夜殘星斗已三更。明朝容易金鞍去。芳草天涯又一程。　歸夢短。別情深。臨歧無淚只吞聲。落花許向春邊住。畫裏流鶯著意聽。

細草黃塵送臘殘。香醪玉黍倚留筵。何堪惜別三公逝。縱許重來一惘然。　清禁月。御鑪烟。夢回天上又人間。不辭身作堂前燕。歲歲南雲自往還。

凌霄一士隨筆

徐宗亮「歸廬譚往錄」紀胡林翼軼事有云：『文忠公律已甚嚴，於宗族戚黨不少假借。在黃州時，族人某來謁，飲食之者數月。一日辭赴前敵，問其故，以營官某奉調銀錢所，薦與偕行。文忠勃然，呼銀錢所委員及奉調營官面諭曰：「吾有族戚，力豈不能庇之？爾輩藉以結納，風氣一開，伊於胡底？姑記過一次以儆。」因飭銀錢所給族人歸資，並通飭各臺局營員：「用人一事，胥秉至公，不得徇上司同僚情面，濫爲汲引。若經訪出，立即參處。」時頗有議文忠刻者，然瑣瑣姻婭，則無膴仕，詩人致慨甚深，文忠所處非過也。』又云：『文忠公少年有公子才子之目，頗豪宕不羈，改官黔中，始勵志政事。軍興而後，益以名節厲世，頗似信國少保，然口體之奉，未能如曾左諸公嗇苦也。予從營英山，無三日不小宴者，末座叨陪，厭飫極精。外間遂有粮臺供應日五十金之謠，其實非也。曾公蔬食自甘，幕府諸人咸以爲苦。左公則尤甚，遇士卒方食，即取匕箸同餐，盡飽而止。仁和范郎中嘗言：赴衢州請兵時，大風雪，左公布衣羊裘，坐夾帳中，留一飯，白肉數片雞子湯一盆而已。後經略西邊猶如此。』又云：『文忠公一代偉人，其游戲筆墨，無關輕重，然亦可仿佛其英姿磊落。當駐軍黃州時，一日念及餉事，取白紙草書數行，刊印，加關防馳遞。文曰：「開口便要錢，未免討人厭。官軍急收城，處處只說戰。性命換口糧，豈能一日騙？眼前又中秋，給賞更難欠。惟祈各路釐局大財神，各辦釐金三萬串。」此紙遞去，

不十日，錢船絡繹而至。』皆有致。曾左胡律己均嚴，而林翼口體之奉，優於曾左，少年時環境不同之故也。（曾左之自奉嗇苦及林翼少年之不羈，他書亦頗言之。）至好爲諧謔，三人亦略似。林翼以財神稱釐局委員，而曾國藩亦嘗以老板稱林翼，其咸豐六年四月初八日致弟國華書云：

温六老板左右：三月二十八日，有小夥計自鄂來江，乃初九日起程者，接潤之老板信三條，知雄九老板釁耗，吾邑偉人，吾店首功，何堪聞此？迪安老板新開上湘寶行，不知各夥計肯聽話否。若其東來，一則恐無盤纏，二則恐潤老板太單薄。小店生意蕭條，次青夥計在撫州買賣較旺，梧岡夥計亦在彼幫助，鄧老八林秀三亦在彼合夥也。雪琴河裏上意尚好。浙閩均有些夥計要來，尚未入境。黃虎臣老板昨往瑞州去做生意，欲與印渠老行通氣，不知可得手否。余身體平安，癬疾全愈，在省城與秋山寶店相得，特本錢太少，夥計又不得力，恐將來火食爲難耳。餘不一一。澄四老板三月十九發一信來，已收到矣。開益號手具。潤公老板迪安老板義渠寶號吳竹寶店均此。來夥計二人，照給白貨。初七日到小店，初九日行。

曾書以商店生意喻軍事，以老板等稱加之諸將帥，或是恐書落敵手，故作隱語，亦未可知，惟明出諸人之字，則隱而未甚隱耳。

「譚往錄」紀淮軍之創立及餉事，謂：

淮軍之興，由前山東布政使六安李公元華。當咸豐四年髮逆踞廬州，李以撫部門生帶團勇助勦。張制府樹聲潘撫部鼎新劉撫部銘傳周提軍盛波盛傳昆仲，皆奔走其間。如是數年，雖未有成效，而戰陣之事，練習日精。時合肥相國在籍辦團，或居帥幕，或領軍事，尚無專主，迨廬州事亟，由間道投曾文正公江右，李亦隨赴吳清惠公淮安矣。張潘諸公乃保境自守，徘徊俟時。及咸豐同治之交，楚軍日盛，由西路徑克安慶。劉撫部族子東堂與韓提督殿颸偵知其事，諸公乃使謁合肥相國請計，於是有創立淮軍之舉。時江蘇官紳乞師者踵至，合肥相國慨然請行，先立鼎銘慶樹四營，益以湘軍親兵一營，林字一營，開字二營，共爲九營，陸續赴援上海。銘營始以東堂主之，東堂方推其叔撫部，慶營則吳提軍長慶主之，向從軍廬州，與潘張諸公又別，亦未嘗歸李部下，林

營則湘人滕鎮軍嗣林主之，親兵營則湘人韓太守正國主之，開營則程提軍忠烈主之。通名淮勇，實則湘軍三營淮軍六營也。其後林營未甚著蹟，親兵營年餘敗，惟開營功業先著，而忠烈殉後，遂以不振，於是樹鼎銘盛各成一軍，自一營開至數十營不等。盛軍者，即周氏兄弟抵上海後所主者也。慶營正副二營，歷十數年，至海防議起，始增六營，而銘盛兩軍壘爲畿輔拱衛之師，遂稱兩大，較諸軍爲久長云。說者以淮軍創於李，成於劉韓，大於劉周，皆所以佐合肥相國成中興偉烈，蓋有天焉。軍餉定制，向無額數內扣者，有之自淮軍始。歲支九關，遇閏酌加，餘則目爲欠餉，糧臺分別記注，裁撤時酌發三五關不等，或歷年過久，通計成數報效，爲本籍增文武學額，勇卒亦竟安之。聞詢老輩，則初赴上海時，餉項匱乏，食米而外，僅酌給鹽菜資，及接仗克城，人人有獲，每向夕無事，各哨聚會，出金釧銀寶，堆案高數尺許，遇發餉時多寡不較也。合肥相國知之明訂九關，杜營哨虛冒，遂爲成例，入於奏案。其時米價極昂，石值銀五兩。各軍克城，輒封存賊所囤米，據爲私有。合肥相國出示收買，定價石銀三兩，出入一律，亦爲成例定案。淮軍統將往往以此致富云。

均足爲淮軍歷史之參考資料。（言淮軍初成時之各營，數未相合，當有訛字。）克城縱掠，爲舊日軍營惡習，由來蓋久，大氐縱掠三日，逾期始申軍法。民國二年，張勳軍入南京，報紙載其大掠十日。未幾，友人某君在津浦火車偶與勳部曲閒談，頗洽，因以報載叩之，答曰：「安有十日？僅三日即出告示禁止矣！」蓋以三日若爲慣例所許，不必諱言耳。蔡壽祺「蓉城偶筆」，記咸豐庚申（十年）辛酉（十一年）間川中軍事，盛推遊擊陳祥興之忠勇，而謂：『陳軍令甚肅，收復榮昌時，弛禁三日，三日後有犯令者立正軍法。』三日之弛與軍令之肅，並行不悖焉，亦足徵軍界舊習已。

宗亮於「譚往錄」光緒十二年自識，謂：「冠後客游東南，兵事終始，見聞蓋亦多矣。閒歸里廬，故人後進，從而問訊，輒據几拉雜書之，遂以成册。」嘗居胡林翼李續宜李鴻章幕府，故於湘淮軍事，頗多見聞，所紀每有史料價值。

會稽論海潮碑

汝泉

中國古時對潮汐之說，源殊派異，多出之臆造。葛洪有天河激湧一說，載於抱朴子。其說云：天河從北極分為兩條，至於南極，其一經南斗中過，其一經東斗中過。兩河夾天，轉入地中過而下水相得，又與海水合，三水相蕩而天轉之，故激湧而成潮。儼然癡人說夢。更離奇者，則為風土記之說。此言曰：鱣魚長數千里，穴居海底，入穴則潮上，出穴則潮退，出入有節，故潮水有期。似曾經目擊，而煞有介事者，益發可笑。宣昭候潮說謂卯酉之月，陰陽之交，故潮水大於餘月，大梁析木河漢之津也。朔望之後，天地之變，故潮水大於餘日，日月會於酉日，大梁會於寅日析木。與葛洪之說頗相類又曰：月有盈虛，潮有起伏，故盈於朔望，虛於兩弦，息於朒朓，消於朏魄，而大小準焉。（似乎較近情理。）洞正二輿經謂潮之起伏，由於地機翕張。盧肇謂以日激水而潮生。封演云：月周天而潮應，挺空入漢山湧而濤隨。以上所引與今潮汐之說相衡，直等於蒙古大夫論病，聞者必嗤之以鼻也。宋姚寬西溪叢語謂舊於會稽得一石碑，論海潮依附陰陽時刻，極有理。不知誰氏所作。作者曾詳敘所經之地，及其實際研究之情形，謂於宋大中祥符九年冬奉詔按察嶺外，所經……俱沿海濱。朝夕觀望潮汐之候者有日，得以求之刻漏，究之消息。十年用心，頗有準的。凡其所論，多與今說相合者。特錄其正論，俾使醉心舶來科學者知中國亦自有究心科學之人，不必一味崇奉舶來科學，盡屬開山，而忽略其本國之文化焉。

大率元氣噓翕，天隨氣而漲斂，溟渤往來，潮隨天而進退者也。以日者衆陽之母，陰生於陽，故潮附之於日也。月者太陰之精，水乃陰類，故潮依之於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盈於朔望，消於朏魄，虛於上下弦，息於輝朒，故潮有大小焉。今起月朔夜半子時，潮平於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過月望復東行，潮附日而又西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俱復會於子位。其小盡則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三分半，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至後朔子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亦俱復會於子位。是知潮常附日而右旋，以月臨子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汐必盡矣。或遲速消息之小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其期也。或問曰：四海潮平皆有漸，惟浙江濤至則亘如山岳，奮如雷霆，水岸橫飛，雪崖傍射，澎騰奔激，吁可畏也。其怒漲之理，可得聞乎。曰：或云夾岸有山，南曰龕，北曰赭，二山相對，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為濤耳。若言狹逼，則東溟自定海，吞餘姚奉化二江，侔之浙江尤甚狹逼，潮來不聞濤有聲也。今觀浙江之口，起自纂風亭，北望嘉與大山，水闊二百餘里，故海商舶船畏避沙潬，不由大江，惟泛餘姚小江，易舟而浮運河，達於杭越矣。蓋以下有沙潬，南北亘連，隔礙洪波，蹙遏潮勢。夫月離震兌，他潮已生，惟浙江潮水不同。月經乾巽，潮來已半，濁浪堆滯，後水益來，於是溢於沙潬，猛怒頓湧，聲勢激射，故起而為濤耳，非江山淺逼使之然也。

此論遠在宋時，無完備儀器以助其測量，雖小有差異，亦不失為空前之一大發明。此說之所以不為多數人所注意者，為葛仙翁等諸說之勢力所掩故也。其說之至今不彰，則因舶來之說宣傳力大，流佈易於普遍，誰復再由故紙堆中研求其散漫無系統之發現乎？因錄之以彰吾國之文化焉。

老生和小丑

王余杞

一

噹噹——噹噹——噹噹……

站台上打着鐘，兩下一歇，表示這將要開來的是上行車。候車室裏的旅客們驀然吃了一驚，在因無話可談而沈默之後，在每張臉龐變成繃緊之後，一聲聲的鐘聲敲動了他們的肺葉，臉龐隨之而緩和下來。滿屋立時充滿了生氣。咳嗽，吐痰，沁鼻涕，哈哈哈笑幾聲，彼此應和着。

小孩們抓緊了母親的衣角，母親們却忙着收拾行李。

白衣侍者挨次遞着手巾把，挨次收拾連托帶蓋的茶杯；臉上一團和氣，裝做若無其事地向每個人乞憐。這就使他一顆懸空空的心，一時提起，一時又放下。原因是有的雖是隨便接過手巾一擦，隨便又扔給兩毛錢，這種人倒底不多，最多的是那種長袍短褂的紳士們，接過手巾，摘下帽子，自腦頂皮以下，莫不拚命地擦着，眯着眼，咧着牙，好像不擦下一層皮誓不甘休。然後交互地擦着兩手，手背，手掌，手指縫，手指尖。然後，忽然又想起似地，伸出右手指按着右鼻管，唏唏；又換了左手指按着左鼻管，唏唏；再把手巾在上嘴唇上拚命地擦拭一氣。然後，才難割難捨地把手巾還給站在身旁好一陣的白衣人。白衣人站着不動。沒有說的，只得伸手向懷裏掏，緊咬着牙，橫了心地掏出一張票：大洋一毛。

侍者嘆出一口氣。橫眼一瞧，人們已走了一大半，趕着攤開一條新的，另外尋找一個主顧。那邊剛有個西服少年進來，手巾便送了過去。而那位，不伸出手，反而皺了皺眉，萬分厭惡地掉開了臉，提起手提箱，砰響一聲拉開了門，硬底皮鞋跟得得得地踩着磚地走了。

屋裏只地下像秋空的疏星似地散佈着烟捲頭，人却全擠到外邊站台上去了。

天橋上下來一隊路警，分開站在站台上維持秩序。旅客一個個伸長了頸子，張大了眼睛，同向一方凝望着。那遠處，揚旂已經落了下來。隱隱約約地似乎望見空際浮起黑烟，隱隱約約地似乎聽到轟隆的輪聲。驀然間一點黑影，在那里出現，漸漸變大，漸漸變大，顯然已能看清輪廓。

「火車來哪！」

不禁會一同驚叫着。站台下的鐵軌也傳出音響，站台上的人聲更加嘈雜起

來。似乎發了瘋，都懷第一個上車的野心，兩腿便忍不住向前邁進。然而前面有路警，却伸開了手，嘴裏說着「火車危險」，手比劃着要人往後站。

自覺身分不低的紳士這就一百個不高興，口雖不言，心裏直罵：「媽的，化錢坐火車，還受干涉。」

看光景他應該發一發脾氣；幸而沒等他發脾氣，銀笛一聲，火車已經停在站上。車頭上不冒黑烟，可直喘着氣，吼，吼，吼，吼。

車身吐出一些人，又裝進一些人。紳士是其中的一個，西裝少年也是其中的一個。

天氣還冷，紳士身上穿着一件厚呢大氅。因爲這件大氅，使得他怎麼想活動也不能活動。車門邊的人擠得太多，依了脾氣，得叫他們讓開；不叫讓開吧，乾脆等到擠過了這一陣時再上車。跟他們一道擠多失身分？這是理智，但理智之外還有感情，感情却不許紳士如此這般地做。牠慫恿着他，要他事事佔先，殊如上車，也不許落後。紳士遲疑了一會，終於挺身上前，一手抓着車門邊的鐵扶手。提起脚，却還沒落實在，背上先就吃着一種力量的撞擊，身子向前一撲，幾乎跌倒下去。死命抓緊扶手，且把提起的一隻脚放下來。放下來，可糟心，正踩在別人的脚上。那人轉身就是一肘，正打在紳士的胸上，身子搖了兩搖，又要往後倒。

到底也沒倒下去，到底也擠上了車。

車廂裏浮滿了煖汽管散發的熱汽，熱汽從袖管褲管鑽進紳士身上，火辣辣的，燥熱得有點難受。大氅罩在身上好像有千百斤重，頭腦變成昏暈，忍不住張嘴喘氣。

理智感情全拋開，沒有來得及批評一切的餘暇，還得往前擠，就不出於自動也得出於被動。向前看，全是一片人頭，當人頭已經漸次減少下去時，車廂裏的空位幾乎全被佔去了。

而對面還有個人慌慌張張地筆直走來。——他是西服少年。

鼻子尖對着鼻子尖，雙方同時吃了一驚——

紳士心裏想：「原來是你！」

西裝少年心裏想：「原來是你！」

狹路相逢，別無去路。左右看看，原來旁邊正有兩個座位。誰也不能限制誰，誰也不必對誰客氣，大家便都坐了下來。

西服少年放下手提箱，先掏出一支烟捲，叼在嘴角上，才摘帽子，脫大氅；紳士却忙着先脫大氅，然後從袖管掏出一個白手巾捲，在已就發光的前額上拚命地擦。

站上電鈴已經響過了。又是一聲銀笛，車又慢慢地開始移動。車窗外的人

頭一個一個地退下去，車窗便楞楞地震動起來。紳士的喘氣還沒平和，心思又被震動得翻來覆去 。眼前坐着西服少年，他因而記起一月以前的某一天。

二

一月以前的某一天，西服少年結着紅領帶，啣起烟捲，帶着一個親戚的介紹信，走向剛被任命為督辦的林步英的公館。進了門，簽過名，就被引進一間廣大的會客廳。他是按見客時間而來的，這時廳裏先他而至已有不少的人。聽到他走來的足音，都不免一動，但大家都不相識，自然說不上應該招呼，呆呆地齊向他看了半眼，或又低下頭，或又手足無所措地端起茶杯。

他找着一個座位。他坐下來。劃燃洋火再抽着烟捲。他抬起眼向四處望望。第一吸着他目光的對面牆上高懸着的一塊匾，紅底黑字，寫着四個大字：「節礪松筠」，右方落着「大總統題褒」。看着就笑了，諷刺地笑。 轉而抽着烟。一直把烟抽完，把烟頭扔進座旁的痰盂裏，這就發現了在痰盂的那方還放着一雙脚。脚上穿着布底緞鞋，其上褲脚上紮着綢帶，其上長袍馬褂，兩手抄在袖管裏，正襟危坐，原來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紳士。

他看了他半眼，他也看了他半眼。本來不相識，難道還有什麼恩仇？然而彼此間都隱然感到種不快：不是嫉妒，不是讐恨，只是不快。

紳士覺得自己一生為人正直，奉公守法，忠誠廉潔；，宦海三十年，就因為在幾次豁免了額外的需索才立下了名，雖然兩袖清風，沒剩下一個錢，倒底問心無愧，是可以對天表白的。能夠不相信因果報應麼？要不紳商各界何以在督辦跟前力保自己，自己那會得督辦的屈身傳見？可見善惡終還分明，天下之大，並不人人都講摩登，打倒禮教，洋氣十足的……

眼光不禁落到西服少年的紅領帶上。那西服少年呢，正抽着烟捲，也在想——

聽說林某的頭腦很清楚；他尊重輿論，他喜歡接近新青年，他在努力效法歐美政治家，這是中國政界進步的現象，比了軍閥時代，總算改良。真的，要想改良，就得用新青年，老腐敗是沒用的：二十多年，中國的事就壞在一般老腐敗身上！老腐敗不懂政治，不懂政治怎麼能做官？幸而林某有見識，他自己曾經表示過不用舊官僚。——「舊官僚」；他眼睛向着那紳士。

紳士却站了起來，用手揮揮袍子，被人領到一間小客廳。

在那間小客廳裏，他見着他所要見的人，那位督辦。不須介紹，正如進廟拜菩薩，不須介紹就認得出誰是菩薩一樣，他認得那位督辦。初時一驚，一驚

於居然督辦也是一個人，既而又歎服，能夠做督辦的倒底不同，不然如何對着他會不由得肅然起敬？他於是特別弓了弓腰，端着兩肩，頭一直沒抬起來，兩眼緊盯着自己的緞鞋尖。兩手垂直，袖管比手臂富餘一尺多，兩隻袖管下垂，叫人懷疑他兩手的存在

督辦是怎樣的長像，他沒弄清楚，他弄清楚了的只是兩個字：「威嚴」。

招呼他坐，他也坐，但屁股離椅子還有一寸遠。

他聚精滙神地把全力注意於督辦的舉動，那每一個舉動都叫他心跳：督辦挪一挪身子，他心跳；督辦拿起雪茄烟，他心跳；督辦劃洋火，他心跳；督辦說話，他心跳……

他似乎過於困倦，頭有點暈，口有點乾。然而面前擺着一杯茶他却沒敢端起來喝。——不錯，他不敢，他此時只覺得自己卑賤，渺小。

甚至於他不敢多說話，除了在督辦的話語中斷的時候補上一個「是」，這無異寫文章時所加上的標點——

「這樣嗎？」

「是。」

「那樣嗎？」

「是。」

「不這樣嗎？」

「是。」

「不那樣嗎？」

「是。」

左一個「是」，右一個「是」，一直「是」到底。到底，那是說他被送出來了。

被送了出來，身子斗然輕鬆，來不及猜想這次的謁見會給自己的前途以如何的影響，第一就先從袖管裏掏出張白手絹，邊走邊拚命地拭擦着臉。

手絹的白影在眼前揮動，從白影中却看出一點紅來。眼光一閃，那原來是在別人身上。戴着紅領帶的西服少年打他身邊擦過，走向小客廳去了。

西服少年自己覺得是新青年，新青年的特異處是——

一鞠躬之後就坐下。

抓起烟捲來就找洋火。

不等別人問起他就說話。他要從話語中表出他獨特的意見。他開始述說對於督辦的景慕，因為督辦曾經有若干不可磨滅的功績留在社會上。譬如某一件事要不是督辦怎麼樣，就會怎麼樣；某一件事雖然已經怎麼樣，幸虧督辦怎麼樣；某一件事……

督辦就笑了，鬍子笑成「一」字。

然後是此次督辦的出山，他找出了好些個「立場」：就政府的立場或許可以這麼的；就地方的立場或許可以那麼的；就人民的立場或許可以這麼的；就督辦的立場或許可以那麼的。其中有利也有弊，利的方面，第一……第二……

第三……弊的方面，第一……第二……第三……

督辦就緊擰着眉毛，顯然是非常注意。

末了該說到自己。這却有點困難。抬眼望望窗外，窗外的天氣是冬天裏少有的好天。於是便把語調力求恰合這種天氣，不是夏天，不必作出隆隆雷聲，不是秋天，無須洒下瀟瀟陣雨；不下叫人噤口的雪，不颳叫人心顫的風；只在一片晴空裏，閃出媚人的陽光，那麼溫煦，那麼和悅，那麼親藹。——他這才扔下烟頭，閉了嘴。

督辦呢，被這一片暖和的陽光照得快溶化了——他本來胖得像個雪人。

三

在火車中，紳士和西服少年仍然對看着。

火車在狂奔，車廂在震動；紅領帶在哆嗦，馬褂邊沿在顫抖。

紳士有那一股子勁：決不肯先向人攀談，那好像有失身分。何況眼前的洋氣十足的小孩子？反正自己事事對得起良心，爲什麼要弓着身子去拍自己瞧不起的人的馬屁——拍馬屁，找着別人說話便是。不如扭轉身子看窗外。窗外，一片廣漠的黃土，大地在跟着火車轉。

西服少年可不那麼樣。他不一定和誰相投，但他和誰都能談大半天。對於督辦林某是如此，對於紳士又何嘗不如此？也許他們乍一相見時，會感覺到尬尷，而不久他就能自然起來。他記起和紳士曾經在林某家裏見過，大概這次其中免不了也有他，就應該設法和他接近，雖然利用他不比利用林某有用處。

他向着他，但他的臉從不轉過來。

列車長走來查票，紳士才轉身從衣袋裏掏來車票來。這時望見西服少年在向自己笑。心裏儘管仍然懷着一團不快，緊綳着的臉上的肉却不能不鬆弛下來，

「我們好像在那里見過，」西服少年乘勢就開口，保持着笑，「熟人，是熟人，我見過您的。」

紳士咂了咂嘴，沒出聲。

「哦，」他就只好自己接下去，「我想起來了，是在林某的家裏。一點也不錯，熟人熟人，是在林某家裏。——您貴姓？」

「劉。」紳士迫不得已地報出了一個字，委實沒法子不答理人家，心裏不快也沒奈何。

「啊，劉先生，」這下他就更有詞了，「我姓屠，我叫屠漸農，」遞過一張名片來，「我說我們是在林某家裏見過的，對不對？我有好記性，只要見過一次的人都記得，格格格劉先生。您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單看您的儀表，態度，就知道您是個有學問有能耐的人。您

也是在給林某幫忙的吧，嘿，林某可也眞不弱呢，他借重您，眞算有眼力！」

他說完了話，一直還在抿着嘴，笑影長留在嘴上。這幾乎叫劉先生下不了台：先前對屠漸農原是很瞧不起的，但聽了他的一番話，一字字一句句都覺受用，再要瞧不起自然問不過良心，然而在聽了這番話才改變態度又問得過良心麽？——劉先生是講良心的。

他臉上便忍不住直出油汗，擦也擦不完，良心在做怪了。

火車嗚地叫了一聲，慢慢緩下來，停在一個車站上。

兩張臉同時轉向車窗，看着站台上穿梭般地人羣，他們便自然而然地交着話語。

一個抽着烟捲，一個拚命地擦着臉孔。

不久，火車繼續前行，而他們幾乎已經變做很熟的朋友。這才明白大家都已接到督辦的委任狀，而此次旅行，也都是同去到差的。這就更好。兼之屠漸農明白劉先生（他後來掏出來的名片上却印着「劉定濤」三個字）是非常忠實於上司的人，他就也從不說一句關於督辦林步英的壞話。

他却不禁暗笑。

而紳士劉定濤改變得不免有點過分：他差點沒把屠漸農引做知己。自己一生正直，却沒想到那少年一眼就看得清清楚楚，怎麽不令人感動？眞是「後生可畏」，「青年有爲」……幸而他想不出別的成語，否則他必然把好的挑出來全送給他。

他們再繼續交談着：彼此說出各人的抱負，又互相推許一陣。大概在這世界上，只有他們兩位才是聖人，只有他們兩位才互相知道自己是聖人。兩人中也有差異在：紳士劉定濤是心比口還眞誠，西服少年屠漸農是口比心爽直。

交談的結果是等到差之後就施展他們的能耐，在一齊歡笑中表示了他們的愉快。

一個快笑得流出淚來，又習慣地從袖管裏掏出手絹；一個仍然抿着嘴，笑不露齒，——中國有沒有這講究他不明白，但穿洋服應該這樣，可是千眞萬確的。

他又掏出一支烟捲。

天色昏暗下來，火車停在他們的目的地。

四

督辦署裏分三科，兩人同派在一科裏。

辦公室是一間不小的房間，可是全背靠背或面對面地坐滿了人。於是提起筆來蚊子嗡嗡似的哼吟聲，珠落玉盤似的滴滴答答的算盤聲，嘴裏包着一口茶嘩啦嘩啦的漱口聲，彼應此和的聯珠咳嗽聲，以及沁鼻涕聲，吐痰聲，外帶談

笑聲，感嘆聲，熱鬧的景況賽得過南方城市的任何一家茶館。

乍一坐下來，眞有點不慣；擧眼一看，全是不認識的人，雖然當時經過主管者的介紹，但中間仍不免橫亘着一道鴻溝，三個五個地在那裏交頭接耳地竊竊私議，眼風一陣一陣地打自己身上掠過去。善於交際如屠漸農那麽的人，到此也啞然若有所失，又何况具有長者風的劉定濤先生。

幸虧劉先生是經驗宏富的過來人，公事房裏的冷板櫈他坐過三十餘年，要不他怎麽心氣和平得像一頭跋涉長途的駱駝？其實把他比做駱駝却也不很合適；他雖不如駱駝的任重致遠，而他肚子却的的確確地比駱駝多了一腔委屈。他是曾經獨當一面管過人的呀，現在却叫人管着；——講了一輩子的道德，做了一輩子的好人，末了是叫別人管着，眞够他先生受用的！

倒底「良心」兩字可以安慰他，摸摸胸膛，又安安靜靜地坐了下去。不但能坐下去，而且能比別人坐得長久：九點鐘上班，那紳士八點鐘就到了：中午也不肯多休息，直到下午下班後聽差進來打掃屋子時才走。他並不想借此邀功，顯然地，他沒任何別的嗜好；而且他自己也說過，「不上班就要生病」，原來他是生就了這樣一副骨頭呢。

屠漸農不一定是存心跟他彆扭，可是行爲上反正和他不一樣：九點鐘上班，他却非過了九點半快收簽到簿時不肯來；來了又不肯安靜地坐一會。他到處找人談話，嗓子又特別響。別說那沒有好處，全署裏的同事沒有人比他更認識得多，眞不愧是一本「人名大辭典」——同事們都這樣稱呼他。可是談話儘管談話，總沒忘記看鐘，心裏從來就一分一分地計算着的。三個鐘頭過去一半，他就在準備中了，不知不覺間便已不知他的去向。他討厭公事房的腐敗空氣，他討厭公事房的機械生活；他瞧來只有傻子才待得下去，自然他不是傻子。他罵同事們都是官僚政客，封建餘孽，但他並不反對自己陞官加級。

這麽生活着就這麽生活着，漸漸地他們也跨過了中間阻隔着的那條鴻溝，混入了大家的一羣。這一羣，原來也沒有什麽特異處，也不過就是活着罷了。

忽然公事房裏的空氣突地又熱鬧起來：會抽煙的齊抽着煙，愛咳嗽的大咳其嗽，都放下了筆，紛紛議論着，這已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察哈爾發生事變時。但那次並不起勁：「九一八」，「一二八」，古北口大刀戰，北平來飛機的更精彩的表演都已聽說或看見過，小小一個察哈爾的衝突，那還刺激得起人？倒不如這第二次的來得好玩。皇皇的令文張貼在佈告牌上，大家戴上老光眼鏡，搖頭擺尾地哼讀着；花花綠綠的標語

貼在墻壁上——

「不嫖，不賭，不吸煙，不酗酒！」

「行路不吸煙！」

那便是「新生活運動」。有種力量似乎要使大家「新」起來，於是各人的座位上都打掃得從來沒有的乾凈。談話的資料因此也增加了——

「新生活，南京的汽車費一年好幾百萬，却叫我們實行新生活！」這幾乎是一致的意見。

「不管它，自己趁這工夫改良改良也好，」這是抱着改良主義而善於適順環境者，譬如紳士劉定濤先生們便屬於此類，

「我偏不，」瞧瞧屠漸農，那西服少年，「沒人命令我，我倒是向來就講究清潔整齊的；要來命令我，我偏不！——算什麼玩藝兒呢！」

「對，」立刻有人附和，「又是貼標語，中國的事就壞在這貼標語上頭！你們來看——」

若干雙眼睛隨着他的手指轉向墻壁。

「不嫖不賭，不吸烟，不酗酒！」

「行路不吸烟！」

「究竟那個對呢？」他問大家，輕蔑地一笑，「又不叫人吸烟，又叫人只行路不吸煙，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真是！」大家都點着頭。

「還有呢，」屠漸農就接過去。但還沒說下去時，忽然送來了一件公文。

公文上是派他和劉定濤兩位到外縣去查一樁「走私」的案子。這是一件不壞的差事。

大家懷着嫉妒心把注意力集中在公文上，聽差又來了，招呼他們兩人：「督辦請」。

這少有的事情又引起不小的騷動。大家的意見是：紳士倒真是一位世上所不容易找得的好人，有好處的事也該輪給他一次；可是屠漸農呢，洋頭洋腦，那里還像個中國人，他能辦什麼事？讓他去只有把事弄糟的！

「我們等着聽笑話吧，」一個憋不住了終於吐了出來，其實沒有人不是這麼希望着的。

五

督辦林步英向兩人說了半天，劉定濤仍是一句一個「是」地答應着；屠漸農却一直滿臉裝着笑，裝得太久，嘴角和腮邊都覺繃得難受，心裏便又抱怨起來：「別打官腔了，乾脆說你是想叫我們替你弄錢。」

不錯，那個彈了彈雪茄烟又作了個暗示：

「那傢伙是口內的一個財主，為什麼還要做走私的勾當？罰他一千不算多！」

臉一沈，小鬍子就翹了起來。

兩人第二天清早就搭長途汽車出

發。

紳士稍稍有點不滿意：想不到督辦竟也要錢。白圭之玷，多麼不值？督辦待自己那樣的好，自己應該勸他一番才對！——這樣想着，他就更怨恨自己，怨恨自己爲什麽不當面諫諍，却忘記了當時自己是連話也說不出來。這會子的勇氣倒是大不可當，打定主意回來之後，他還是要規勸的，就是遭了叱罵，掉了差事也在所不惜。本來嗎，督辦待自己那樣的好。

西服少年沒發表什麽意見，他有他自己的主意。

天黑了，車也到了，他們住在公署的分所裏。

一天勞頓，天氣又冷，劉定濤很早就睡了。不知在什麽時候，翻一個身，睜眼看見屠漸農的匠位還空着在。隔壁屋裏却有人唧唧噥噥說話的聲音。他也曾想起來一下，沒想到眼睛一閉又睡着了。

再醒來時，屠漸農已站在匠前，催他起來。

「別躭誤了，再躭誤就抓不着人。」

」

他雖然猜出幾分，却也不大明白，也就起來了。西服少年一把拖着他往外走，後面跟着幾個分所的職員和稅警。

「那里去？」

「不遠。」

果然不遠，他們衝進了市鎮盡頭處的一家。稅警帶路趕着狗，一直進去，從裏屋匠上抓下一個小老頭來。

「就是他，」一個職員指着說。

「走！」屠漸農命令。不等他扣好衣服就蜂擁地拖着出來，拖回分所。

劉定濤說不定是怎樣一種心情，整個的變成了一個木偶。

一切都是那西服少年做出來的——他叫把小老頭抓進來。

兩個稅警分挾着小老頭的膀臂，半推半拖地擁進屋裏，往地下一拋，小老頭的兩腿一曲，便跪了下去，趁勢又叩一個頭，哭聲喊着：

「老爺！老爺！」

「你，你！」屠漸農跳了起來，指着他，「好，好！你偷稅，你走私，你不守法律，你該當何罪！——該死！」

「沒有，」跪着的又叩頭，抬起手來直擺着，「我沒有，我不敢，不敢！」

「沒有？來！——」他轉過臉去，「把他的證物拿來！」

什麽是證物？小老頭眯着眼看了一看。一看，他斗然放了心！那是小鬼叫他那麽辦的！奶奶的，你們敢抓我，你們不怕小鬼麽？

「還有什麽說的呢？」屠漸農又問了。

沒言語，一直沒言語。——「隨你說吧，你罰就罰吧，你罰一千就罰一千

吧！」他小老頭連嘴也不哂一下。小鬼包了他的貨，小鬼叫他那麽辦，要問得問小鬼，要罰也得罰小鬼，罰他小老頭沒有用。小鬼有話在先，出了錯小鬼會給他担帶。

屠漸農碰着一個啞子，問了半天沒一句回答。好吧，沒回答就是默認；可是自己也不相信這就算數。剝光了他的衣服也搜不出錢，要錢　，還得另想法子。他就再提高嗓子命令分所的職員，派人通知小老頭家裏，限三天內籌足罰款，繳款放人。

一切吩咐停當，才覺得肚子早就餓了，坐下來叫開點心。

木偶似的劉定濤，這才費盡了力氣張開嘴。他原是打算規諫林督辦的，現在却不得不先來規諫西服少年了。

「這怎麽好，這怎麽好，」他臉上佈滿了層油汗　，嘴唇還不住哆嗦着，「辦法要憑良心，良心！——我們是好人，總要對得起良心，良心！」

「他走私不該罰款？」那個橫了他一眼，但立刻又笑起來了。

「罰欵也成，可是得依照規章不是？」紳士也努力做出笑，但做不出來，反弄成了一臉哭像。伸手掏手絹。

「一千元不算多，林某說的，依照規章就得罪了我們的頭兒，我們還吃不吃飯？嗯！………」以下沒說出來，意思則是：老頑固，不通世故人情。

他的話一點不錯，劉定濤先生也明白，事情還是錯在督辦身上，督辦應該講一點道德，存一點良心；他回去必定規勸他，他待自己那樣的好。

可是事情跟着發生了變化，分所收到一封半通不通的中文公函，說小老頭「籍隸滿洲國，相應函請即刻釋放」云云。

屠漸農看後愣了一陣，扔下煙捲，隨即穿起大氅，一面叫人把公函送給劉定濤，一面翻起大氅領子，悄悄出門自去。

六

小老頭放走了，劉定濤不久又被抓走了，遍尋西服少年，却遍尋不見。他麽，他已經逃難似地安然逃回督辦公署去了。

在路上他風聞得劉定濤做了替死鬼，便私下先寫好一篇呈文，把一切責任都推在那位紳士身上，他自己是「屢勸無效，隻身先回」。

帶着呈文到督辦公署，人人臉上都像欲笑不笑，他感覺到這是對着自己而發。然而他錯了：事情並不像這麽簡單。

督辦林步英辭職了，辭職的發動是出於小老頭的靠山的要求。他，那個靠山，援助了小老頭，抓走了劉定濤，更進一步，他要一脚踢開林步英。在現狀之下，要怎麽樣就只好聽他怎麽樣，何

况只在犧牲一個林步英？林步英就不得不辭職了，這是上頭的命令。

林步英辭職了，繼任的人馬上就到。

大家因此改變了素常的態度，欲笑不笑也就是其中之一。爲什麼欲笑不笑呢？

「喂，新督辦是你們老鄉，你的運氣來了。」

「不成。老鄉多着呢，光是老鄉有什麼用？除非和他有親戚，令親不是不是和他舅老爺是聯襟？」

於是大家都浮起一半兒高興，屈着心在私下尋找和新督辦的關係。也許有機會呢，都不禁這麼希望着了。

誰還注意到西服少年居漸農的回來？老實說，沒有他，林某還不會立時滾蛋，大家還不會得到這一點希望啊！

他倒着實領受到一種冷落待遇，雖然也有人問他此行的經過，但好像不過是照例的敷衍，他的回答顯然並沒傳進別人的耳殼，他們轉又走開說着別的去了。

他本身是事件的關係者，他不能抱着和別人同樣的態度，他得解釋，他得向人人解釋。——然而沒有人肯聽他的。他發現了和他們的利害不同處，他應該趁早收拾起這番苦心。他站在角落裏理理紅領帶，然後將手放進口袋裏。在口袋裏，手指觸着寫好的呈文。他才自己問着這封呈文還該不該送上去。不！——自然而然地搖着頭，局面已經變了，呈文另有作法。

又抿着嘴笑，他又有了主意。

呈文再寫好，前任督辦林步英又成了一切責任的擔負者，自己則是「苦勸無效，良深歎惋」。

新督辦就職訓話之後，跟着就把呈文遞上去了。

呈文上去的第二天，傳下話來，單獨召見。

大家不免驚異：機會竟又落到西服少年身上了麼？

西服少年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他取了合適的態度，構成一篇完整的供狀，當着新任督辦面前，他將這幅供狀展開。——「林某事先找漸農和劉定濤談話，露出了那個意思。漸農是一個青年，良心還在，那里能夠如此行事？勸，苦苦地勸，不聽，得到的反而是申飭。劉定濤，該員却沒言語，他的心意顯然與林某一致。上司的命令不敢不遵，只好暫且前去，見機行事。在路上，又和劉定濤仔細討論過，該員只是唯唯否否，沒有明白的表示。誰知當晚上在分所內，該員就與所內職員商議停當；次日清早，把漸農從夢中叫醒，脅迫一同前去。抓來人犯，親自審問，不分皂白，判令繳納那個。漸農一人勢孤力弱，在旁看着，也無辦法，當地環境那麼惡劣，

該員竟不顧及，以致那方要人，該員被捕。漸隆幸因故未在；得免於難。現在事已如此，還得請督辦念該員供職本署，轉呈當局交涉，立求釋放，漸農個人，也深覺感激不盡！」

「唔，唔，唔，胡鬧，真是太胡鬧了，」督辦不禁太息。但只是太息而已。屠漸農分析這語氣，那並不是不滿意於自己，也不是不滿意於林步英或者劉定濤；那似乎是在惋惜一種命運，一種不幸遭逢到失敗的命運。

於是他便接着：

「所以，古人說：『識時務者爲俊傑』，的確也得一番修養工夫哩！」

「你說什麼？」那個轉臉問了。西服少年的話語照透了他的心，心裏開始覺得這年青人是一個人才。

他沒回答，仍然只抿嘴一笑。

「好，好；」那個又抬起手，「你先去，有工夫我再找你談談。」

他帶着笑臉出來，讓無數鋒利的眼光集中在自己身上，他愉快地回到廨所。

這晚上，睡得很舒服，而且做了個夢。夢見身子坐在戲院裏，台上正演着戲。戲裏有一個員外，似乎是林步英扮的；有一個老生扮的家院，則是劉定濤；另外一個書僮模樣的小丑，奇怪，那是自己。戲還是演下去，末了員外惡貫滿盈，丟了性命，家院殉了主，那扮書僮的那個自己，却另外投靠了主人。

……

二月二十二。

論愛情的請教

Joseph Addison著
高殿森譯

◇ ◇ ◇ ◇ ◇

事情的本身，若是沒有商量和折衷的餘地，休想用商量的方法，去試驗，去辦理。

◇ ◇ ◇ ◇ ◇

一般寧在上峯方面諂諛討好，而不願眞正助進政事的官僚們，總是迎逢着上峯的意嚮，去折弄他們的意見；猜度着上峯的心理，去貢獻他們的忠言，這久已成了一個老而眞實的觀察了。一個熱戀者的私人顧問，也必須遵守着同樣的規則，除非他要和那個向他請敎的人，拿了交情。關于這一類的事情，我很知道幾個奇怪的例子：希巴曲不久就要和一個下流的女人結婚了，但在得着朋友費藍得的忠告以前，他決意不作任何事情，所以他便趕來向費請敎，這位費先生也眞就那末毫不客氣地把他的意見全盤吐出，並且把那位女人狠狠的作賤了一頓。好，他這番辛苦總算沒有白費：因爲第二天早晨他接到了一個挑戰，正午十二點以前，他的身子便給那位請敎的朋友刺穿了！賽麗亞在同等情形下，還比較穩重一些，她請劉妮拉對于向她求婚的一位靑年，給一個不客氣的批評。劉妮拉爲了要對得起她的朋友起見，毫無隱諱地告訴她說，她認爲那個靑年是最卑鄙的——這位賽小姐不等她的朋友說完，就知道她的情郞要怎麽樣被糟貶了，他趕快請她住口，因爲她已經和他秘密結婚兩個多禮拜了！眞理是這樣的：在買好了結婚衣服以前，一個女人是不輕易向人請敎的。當她已經拿定主意，選好了情郞之後，爲了走場面的關係，她才頒發給朋友們一張「准選狀」。

（註）

假如我們仔細研究研究，在這種情形之中，背地裏撥弄着人們去勸飭的機饗，並且使他們向人請求根本無心接納的敎言時，我以爲這純乎因爲他們實在不能再把這樣一個甜密的秘密，保守下去了。一位少女總是巴不能的告訴她的摯友說，她希望不久就可以出嫁，並且爲了要談論談論那久在腦際裏旋繞的漂亮小夥，她總要很莊重地請敎她的摯友，對於這樣困難的事情，究竟怎麽辦法。不然，彌莉莎（一個沒有千鎊金錢的女人）爲什麽要滿街跑着，去請問相識們，是否勸她嫁給那位向她求婚，而年有五千進項的陶城富呢？眞的，在這當兒，你要聽聽她怎麽樣地陳述她的猶疑，再看看她怎麽樣爲難地去克服那猶疑，的確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哩。

在這里，我不能不把我們那般好虛榮的男性，所慣玩的一套把戲說一說：他們常常向朋友請敎些關於財主姑娘們的事，可是他們是永遠沒有希望要得到的。維爾昂口已經快六十歲了，前幾天

他忽然把我叫到一旁，像煞有介事地，問我是不是贊成他 娶那位闊獨貴婦，——可是的，她是全城聞名的一位大財主。聽了這個奇怪的問題以後，我不免要瞪圓了眼睛，注視着他，這一來他馬上又把她的首飾和財產目錄，數說給我聽，並且表示在得到我的贊同以前，對於這樣關係重大的事情，他決不輕舉妄動。他既然巴巴地等待我的答案，我也只好告他說：「你如果能得到那位貴婦的允許，你也就得到我的贊同了。」就我個人所知，這差不多是維爾君第十次向朋友們請教的婚事了，可是他還從未曾向對方提過他的心事呢。

為了下邊這封信，所以我方才論到這個題目上來。這封信是一位著名的少年女讀者寄給我的。按照信裏邊的推測，大概這位姑娘已經把她的婚事，進行到可以向人請教的成熟時期了。我既不願意丟了她的善意，我也不肯失了智者的令名；那末我只好把這封信公開給大家，而不必私下作覆了：——

旁觀編輯：

先生，事情是這樣的：綺麗是全城最美的一位青年。他的身材很高，但也不太高。他跳舞起來，簡直的就像一位實琅兒。他的口，我不知道是怎麼長的，但我有生以來，從來沒有見過比他這個再美麗一點的。他永遠是笑着的，因為他有最不盡的機智，唉呀！我希望你能看看他那運動的美姿！他有說不盡的迷人的地方，我相信你若見了他，你一定會喜歡他。他是一位學識淵博的學者，說拉丁文說的和英文一樣流利。我希望你能見他跳舞！可是，你要知道，這位可憐的綺麗君是沒有遺產的，但那他又有什麼辦法呢，你想？然而就因為這個，我那般朋友們，竟那末無理取鬧地對着我嘲笑他。哼！遺產，遺產算得了什麼？他有比遺產更好的東西，因為他是一位溫存的，伶俐的，謙恭的，斯文的，高條的，嫻雅的，漂亮的青年。自從第一次和他見面，我就感激他的知禮。呵！我忘了告訴你，他有一對烏黑的眼睛，滿灑灑地總向我注視着，好像充滿了淚珠兒似的！可是我的朋友們竟那末殘忍，他們希望叫我對他無禮。但我幸而還有一份他們攔不住的奩資，而且往前八月二十九日我就要十四歲了，我願意早早地定了我們的終身大事，綺麗君也是一樣的想法。真倒霉，這里我所請教的人，都是綺麗君的仇敵。我盼望先生你能給我一個忠告 。我知道你是一位大智。如果你勸我勸的很好的話，我一定要按着辦的。最後，我希望你能見他跳舞！

你的忠僕B.D,

可是，我忘了，他非常愛讀你們的旁觀。又及。

「註」准選狀（Conge delire）——國王（以首相代表之）決定委派一人至某主教轄區之後，即將「准選狀」頒給大會堂中之副監牧師與牧師分會，同時將意中委任人之姓氏，告知彼等，以便照選。

一九三五年二月譯於南開

譯自牛津版之「英國小品文選」，原文載「旁觀」第四七五期。

原文献残缺